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史想思洲歐紀世九十

(五)

著茲爾木
譯建光伍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世紀歐洲思想史

(五)

著 茲爾木

譯 建光伍

漢譯世界名著

第一二冊原序

此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第二冊是實行第一冊序中所說及之規畫（中略）。此作之多數短處，作者所深知，不必逐條指出，以省審評家費事。惟是對於末章討論算學思想之發展，作者要聲明。據作者所知而言，此是初次位置此類抽象思想區域於智識進步之普通歷史中之嘗試。此事極其爲難，誠望有奏效較佳之嘗試以爲之繼。

今日已能顯見，此後算學思想之關於科學及學殖之進步之作用日見其重要，絕不能以算學爲在智識發展潮流之外之另一種有意味之專門科學也。今日所期望於將來者，不獨是實用科學之思想家能理會算學之重要及其能力之大，且望哲學家之位置科學於人類學殖之賅括規畫中者亦將有同等之理會也。

一九〇三年十月木爾茲序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第一編下冊

第八章 以形構觀研究自然

一、抽象科學

以上數章所討論研究自然之各觀，及因各觀之助而發展之各項科學，實包含自然事物及變象之抽象的研究。所有闡理之法，起初皆以瞻察爲起點，其闡理之法雖有不同，而瞻察之法則同：即將其所瞻察之物，從其所處之天然位置及環境，抽出移開，以供瞻察，故稱爲抽象。此種抽象法，可分爲兩類：一、將物由此地易置彼地，即由自然界移至試驗室；二、若不能抽出或移動者，科學家則在意想中爲之抽出：乃取其一二種特性而瞻察之，實寫之，其餘相輔之底數（他種性質）則暫時不問。第一法是行實之事，第二法，是純粹理想事，是抽象事，乃研究之起點。此外尚有極有力之研究利器，若自然物過大或過小，或相離太遠，科學家之力所不能

及者，則製爲圖解，或製爲模型。爲研究起見，將大如天象之行動，小如原子之變化，得以圖型爲研究。自然哲學家用此抽象方法，以試驗、紀載、計算各種變象，往往有人喚醒，請勿陷於研究人爲之事，而非研究自用變象之險，科學家往往因從意想所構造之學說，有時過於繁複，過於靈巧空幻，竟失去其與事實世界之關係，致科學闡理入於歧途。於是聰明過人，畜有創解之科學家出，與事實世界較爲接近者，喚之回頭，引入有結果之路。

二、
及其用處
抽象手續

凡物之變象之能在試驗室、或手工室、或用圖型研究試驗者，抽象手續，不獨極其便利，且施於藝術商業，有極大用處。吾人實行其抽移之法，如開礦伐木，又如數千年來祕藏於物之電功、化功用法抽出之，以供人用。於是創造一種人爲的世界，以供吾人所需，以娛人意，又能供給文明時代所需之一種無價寶物，——即供給敏於手者之手工，銳於思者之運思是也。是以人爲世界之需要與創造，實能證明其能鼓勵以抽象及人爲法研究自然物，一方面則有物理學試驗室、化學試驗

三、

人之心理
亦有反對
此項抽象
精神者在

室、算學家之演算室，一方面則有手工廠製造廠。凡此諸事，皆有科學的、確切的、或算學的精神以節制之。

幸而人之心理，有反對此偏於抽象者，以免人類日趨於人爲世界，愈入愈深。此則由於吾人有真愛自然之性，吾人能知若與自然事實世界脫離關係，則將盡失吾人所有之能力；此則類於古人之神話，謂地母產生一極有能力之巨人，一旦離開其母則坍潰。此項理想，大約即詩詞美術之根本，頗能挽回風氣，制馭第十九世紀之詞章及思想。作者於討論此事之歷史時，將詳論之；此時不過言及此種心理，亦發現於科學中而已。研究特性者，往往頗有趨重於事實方面者：其所遊心者，不在於試驗室所製之物，而在於自然物之千變萬化之形貌；不在於物之有幾何模型，可以用抽象算學公式包括一切，而在乎自然物之無秩序、亂雜無章、之分布於天上及地下；不在乎有一貫通之算學方程式，能包括所有一切實事及多數不實之事，而在乎孤立各別不能包括之案。以動例論，不獨能包括世界所實有之動，

四、實寫科學

且能包括無限若干世界所絕不能有之動。以有機化學而論，已製有極多數化合物，爲活機體所無者，尙見其日有加增也。可見在各種抽象科學，專以研究世界所實有之物，置一切實有、及或者能有之事物之外，應有他種科學，專以研究世界所實有之物，而不必研究或者能有之物，以研究在此與在彼不同之情形，及生於何處與如何發生諸問題。此類科學家之對於實有之物，並不視爲通案中之一例，而以爲此一實有之物，有其特別祕奧者，在以別異於人爲、及或者能有之物。此項科學，是實寫所見之科學，適與抽象科學相反。此種科學之發起，早於抽象科學；以第十九世紀而論，其進步之猛，亦不亞於抽象科學；若論實用，則或不如抽象科學之力大，而羣衆好之者較多，研究此種科學之人數亦較多。且此種科學，兼研究人類，對於吾人之內界——即吾人之最後見解、利益、及信心——有極大之潛力。此卷及下數卷，皆追溯此百年間如何改用法術，以研究自然物、及自然事實。若在本世紀之中葉，撰此種科學歷史，尙不甚爲難。此一部分歷史，原有第十七、第十八兩世紀中享大

名之自然哲學家所研究之事實在其所致力者則為將所有極多數之自然物為之立系統為之作序秩以列於目錄中或博物院中吾人所習聞之分自然物為動物植物礦物已為學者所公認其在大學中則分為科學各有其教席至今常存第十九世紀之最大變動是推倒舊時界限及推倒第十九世紀初年及中葉之刻版分界。『原註』此項變動頗多，本書只抱守惟一理由，即科學為抽象科學及實寫科學是也。第十九世紀法英兩國發生之新哲學皆有處置科學分門之間題，皆發現其生於培根之要點，然而不免於收狹範圍且亦不能有利而無害。德國哲學家則受笛卡兒斯賓諾莎來布尼茲潛力所轉移並不重視嚴格之分門其結果則為德國比諸於他國尤有較多數之新科學發展此各種新科學則為舊時大學教授所強為分別而處於貳脫間者例如生理學及物理化學是也大來比錫大學有兩項新科學，其在英國學者之推倒舊界限，則以工能理想論及天演學說之功為最大。討論科學分門最早者，則或人類智識自然分類之剖析一（一八三四年版）。此書詳解，見休厄爾之歸納科學之哲理一，第二册第十二卷。安培之分類，以植物學為模範，則有一本兩枝之對稱。孔德分門之意義，見其所撰『實驗哲學講義』（一八三四年版）科學生

費爾論一，後來有所增加，而翻印於其一論說集一之第三册（一八七四年版）續批評孔德之階分門。法國大博物學家對於自然物，頗存等級之意，故對於科學，頗有家族制承繼之意想。於是廢此種階級制，而用世系制介紹天演之特別名詞，以科學之發生先後為準，分為三大類。一，抽象科學。二，抽象事實科學。三，事實科學。學者觀此，則知與予所分者，有同有異。作者於此不能不嘆讀者注意，此書原是思想史，並非科學史，予之科學任重願為之也。

吾人若欲研究較為親切，何以有此種之變更，則此種變更與文字之變更有其相類之處，其中有兩項潛力——一項擴充學者對於自然物及自然事之眼界；一種則縮小之，使之有較為清楚之界限，使有科學之確切謹嚴。第一種之趨勢，有掃除舊時之界限及分類，以為不足以使吾人對於自然有正確之觀念；第二種之趨勢，為創造新界說、新分界，使得與化學物理學等抽象科學之發展之途，更相合。於是將實在之物及實事，歸入於確切算學法術內。第一法則有冒險而又有遠見之旅行家，以亞歷山大·洪保德為首領，遊行天下，以為大局面之自然研究，深入自然界之大工場，以為考察。彼輩為增加自然知識起見，遨遊絕域，以為觀此間並

未受過文明侵犯，惟受各種自然力而自生自滅，相侵相養，在熱帶中發生之豐饒動植物，及西比利亞嚴寒區域所保存之遠代遺蹟。旅行家以科學新發明之利器，及其方法，知有研究地層及其所構成者，及地球上或海中所有之機體生活之分布之必要；有時則探有生命物之居處，因以擴充從前之拘迂陳舊，只有組織而無生機之對於自然物之知識。邁爾及達爾文，因遠遊異域所得之知識以爲胚胎，其後則發生二條極大之科學原理。達爾文之遠遊，及其他之尋出探險，增加極多結果之自然知識。南森(Nansen)遠出探險而歸，出其所知，以演講於衆，當時座中之科學家及平常羣衆之諦聽者，皆有濃厚之意味。

其與此派反對者，亦與此派合作，以改變實寫科學之局面，灌以新生機，灌以精力，其功亦不少。一切實寫科學，有一聚匯之點，以爲結合之地，即醫學是也。純粹科學之無人過問，歷時甚久，幸有醫士煉丹家及製藥家，起而創興或保存物理學及化學，以免於澌滅。古代塞爾薩斯(Celsus)及迦林納(Galenus)兩大名醫之

八、
物理科學
用於醫術

醫學著述，「原世註」作者趁此可以指明古希臘之大哲學家亞理斯多德(Aristotle)曰，「亞理斯多德之父名尼可馬丘斯(Nicomachus)，為馬其頓(Macedonia)王阿民塔斯(Anthony)御醫」。尼可之醫術，影響於其聰明過人之子者，甚大。一為

一部自然知識之百科全書，而近代之大名家，如耳哈味、林尼阿、哈勒，是為所有一切當時自然科學界之中心人物。第十九世紀亦有同類之結合薈萃，將所有之研究之幾乎埋沒散失者，採輯而保存之，灌輸生機於極枯窘平淡無味之科學，發生興致。作者前已言及，新醫學發起於德法兩國——法國有拉瓦節，始以物理學、化學之新發明，施用於治病，而德國則有最大規模之化學、生理學試驗室，供拉瓦節之研究。最初之動機，當推流電之發明，然此項發明，在第十九世紀之初期，往往為人所誤用，深為可惜；及本世紀之中葉，有雷文出，乃根據於較為正確之方法，以事研究。今日吾人關於神經系中電流之知識，幾完全為雷文所創。在其前者，則有來比喜之研究動物熱力之現象，及動物食料與植物食料之關係；而韋柏兄弟則介紹動力學於心臟與四肢運動之學說，同時又有米勒及其多數門徒，立生理學、

病理學之聲學光學基礎，推用力學及物理學於醫學，往往令發生未成熟之意想，誤以爲機體爲一部純粹機器之學說，即以解說生命及感覺之各大問題。約一八四〇年，司旺廢棄化學及物理學之應用，而獨以顯微鏡瞻察爲根據，宣布動物與植物之構造相同，於是從前分門研究之兩科學，至此始有第一步之合併研究。此即細胞學說之起點，亦爲細胞病理學及生物學之起點。二十年後，有達爾文之物种由來出現，學者更不得不從包括最廣方面，研究機體之全個問題。且從此與無機體之自然科學，更爲接近，又不能不研究古生物學及地質學，以證明生物及非生物形構之由漸而發展。從前地質學只有孤立之專門研究，至是不獨與動物學植物學家相攜手，且不能不與行星系如何創生之學說相接近。此種學說，在第十八世紀之末，有拉普拉斯之宇宙論；在其五十年前，則有康德之天學之發明。在第十九世紀期內，一方面有大旅行家的潛力，一方面有醫學家之潛力，聯合以發生意想較爲寬大之生物學。在第十九世紀之末年，且有聯合地質學及天象物理學。

一、斯賓塞

(此學幾乎全以創造分光鏡及分光鏡所發現之變象爲基礎，)以成爲思想又更寬大之天演學。此學在四十年前，爲斯賓塞所宣布，在此之前，則有第十八世紀之赫得，及第十七世紀之來布尼茲之宣布，不過其說較爲空泛耳。

在第十九世紀中，實寫科學既有如是之根本改革，科學家之思想，及其闡理之方，亦不得不因是而革命。撰思想史者，自不能只紀載礦物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及新近發起之古生物學、生理學、比較解剖學所用之方法之進步而已。若只照此辦法，只能得一八五〇年以前之此項歷史之大概。休厄爾之歸納科學史，即是如此。過此時期，舊時分門之名稱，則堙沒無聞，否則亦無關重要。在此時期之前，天演兩字並無劃清界限之意義，生物學名詞並不爲科學家所用。若從另一方面觀之，天演學說之歷史，原以包括第十九世紀後半期之新研究法之特性，而不足以包括以前分門研究之各種科學之主要意想。是以歷史家不能不搜求一更爲普通之方面，可以包括前後兩期者，然後可以討論各種改革。

二、
雷東休厄
之分門

凡研究實有之物及事實，毋論規模或大或小，統稱爲自然歷史。

即所謂博物

。自然哲學與自然歷史相反：自然哲學包括一切之各種動、及元素所有之一切

一三、
門學（自然歷史）
之分
門學（即博物

化合之抽象知識；自然歷史則不然，只研究實有之形，及實有之組合，與實有之變。有若干數之形及變，有若干數之學者能採輯以置於博物院，或在試驗室仿造，惟是自然界之各種形，絕不能用此法可能搜採淨盡者，而自然界之手續，亦不能爲學者所知。自然之形，或自然物，並無獨立之存在，而有其一定環境，有一定之布置，有其時，有其地。此種環境最爲要緊，與本物之要緊相同。此外尙有一層，自然手續，需時極長久，絕非人力所能者。雖然，亦有分之可能，例如在各種抽象科學，學者則研究物之處靜者，及物之行動者，則對於自然歷史，亦可以研究形及物之實有者，及接連再現者，並研究物之受改變者。在抽象科學中，則用靜力學、動力學兩名詞，關於自然物之研究，亦可以用同等名詞。在第十九世紀初年，即有介紹形構學名詞者，「譯者註」又稱形態學。「原註」歌德好研究美術，自然，及社會，書遊意大利，稱其地爲富於形。

其後即有漸發起一種有機物之普通學，稱爲形構學，不獨只論外形，且包涵生理學，及研究如何發育。此是研究完全自然之第一步，推倒自然科學之嚴格分科。其介紹形構學，即爲新法研究自然之起點。其關於此問題之最初著作，名爲一植物變形論，以樹葉爲本樣，樹木之其他部分，能從此生，成抑或是從前初樣學說之意，只爲一種理想，則歌德並未言明。此種並無一定之意想，歌德則與其時之所謂自然哲學家相同，見薩克斯一植物學史，一八七五年德國版，第一百七十頁。惟作者此時，並非注意於此點。其較爲要緊者，則在其發展其形構學之學說時之所言。聲音訓詁學家倭爾夫，曾爲歌德言，與其同姓之植物學家倭爾夫（腓特烈），在歌德之前，曾欲證明植物之各部分，有原始之相同。於是歌德研究倭爾夫所發明，則謂倭爾夫之意想，並未包括動物之變形在內，即或有之，亦不大相同。歌德之意，則並包括地質學地理學之成形而言。即堅實物如晶體，及無穩勢之語言文字及文法，亦包括在內。歌德此種意想，已爲本世紀學者戚所公認。歌德並因是而研究動物，巖石，及雲之成形，與其變形。若據戚忒爾（Zittel）之意，見一八九九年其所撰之「地質學史」，第二百七十九頁，則謂訥伊曼於一八五〇年，最先用地面之形構學名詞。歌德所撰之形構論說，新近始有全數之刊行，而附以箋注。作者所用之赫克爾一有機物形構一構學第一，係一八六六年版，第一卷第一至第一八六〇八年頁。此人即酷嗜研究自然之作，而又好學能詩之歌德是也。世界自元始以至於今日之情形，究是如何發育，可稱化育。則有

『發育』一名詞以稱之。

〔原註〕歌德之形構研究以來，並趨向於有生命物及形成

構學派天演派之地步，而特別注意，則只在乎一定不變之各本樣及各形。同時雖亦研求變形之例，並未能發明天演及下傳原理。歌德終生徘徊於兩者之間，其一為酷嗜美術，而求盡善至美之模型，其一則為有哲學的心信，以為物有相接連之常流，而無有停止（見其一文集第二大部，第六冊，第三百〇四頁）。

科學之有形構方面，及發育（化育）方面，有多少相合之處。惟其相合之處並不能多，因在自然界內，無物不是如川流之不息，絕無有絕對之停頓，即謂絕無純粹之形，絕無一定而不易之樣也。作者應另作一說法：自形構方面觀之，則在各種常變之中，試對於各種變更之循環復歸於再現之形或樣者，為之定一範圍或界限；如是則能使紛亂無秩序者，有多少之秩序。自發育方面觀之，則研究歷若干時內之變形，注意於動作及手續與功用，因而研求其通例。讀者若能想及解剖學與生理學之目的之不同，則可以知形構觀與發育觀之不同。作者之為此言，並非以有生命物為界限也。（原註一各國之發育（化育）學說，皆先有形構學之研究系（即下傳）之例，又有斯賓塞規定天演學說之名詞及其意想，則有兩大著作以表明形構發育兩學說之關係，其一即為德國赫克爾之一有機物形構等

八七四年）。其可異者，則赫克爾教授，其後拋棄形構學名詞，翻印其大著作時，則分爲兩種名稱。一補稱爲一自然創造記（一八六八年，兩册），一爲一系統分類學（一八九六年，三册）。近日分生物學說爲形構亦與發育兩門，與斯賓塞之「生物學原理」（一八六五年版第二册）相同，亦與赫克爾之「有機物形構學」之兩大分門相同，其專研究發展（或發育）已成之形，其一爲研究尙在發育間之形——即謂一則研究已成之構造及無生命物。一八七五年德國同時發起兩報，一論生物學中之形構方面，一論其發育方面。此種雙關之意，一則求知現狀，一則求知其如何而有今日之現狀，古今來皆有之，不過往往爲人造及暫時之嚴格分別所掩而已。作者今從此方以討論第十九世紀對於實有物及自然事實之思想，以別於試驗室、計算室、量度室之人造的或算學的形，及其手續。此章專討論形構觀，下章則討論化育觀。（原註）在抽象力學中，向來是先研究動之變象，即動力學。其形構觀，下章則討論化育觀，即前註力學，在抽象力學中，向來是先研究平衛情形。其化育。其後因見靜力學之關係，在乎動力學，於是亦見得形構之知識，其中，有醫學之關係，故早已有活機體之功用，及手續之研究。假使此真實世界，不過是算學家意想所能造之多數可能世界中之一，而此真實世界之種種

繁複紛亂，已非算學所能處置；假使自然之實在之形，不過是無限可能之平衡勢中之若干種，而在空間時間中包圍世人之各種實事與變化，不過是動力學中所謂無數種組合運動之若干種；假使現時世界之情形，不過是拉普拉斯所謂『世界動』之多數普通微分方程式中之一種別案解決（拉普拉斯以後之大算學家，有此說法），——果然，則形構學及化育學兩大區域，足以完全包括自然歷史所創生之各種關係，而使之滿意。好在事實並不如此，此則純粹算學家之不幸，而餘人之幸（尤爲詩人及美術家所慶幸）。自然之創造，與盡善盡美之機器，有天淵之別；自然雖有極細巧之法，以供其用，而自然所製之盡善盡美之機器，如人之眼，尙不能使光學儀器家滿意。〔原註〕此引赫爾姆霍斯所撰之「光學學說」演講（一八六八年）之言，謂以人眼當作一種光學儀器而論，有多數不美之點。赫爾姆霍斯之發爲是言，其目的在乎驅除俗人一種見解，以爲人眼之準確，及各種之功用，能以其構造之繁複準確爲之解說，一若此一種極盡善極美之光學儀器，有非光學儀器家所能製造者。隨後赫爾姆霍斯則聲明，不應讚美此種自然製造之盡善盡美，所能應讚美者，其質輔其著作中之辯論（參觀一講演集一八八四年版，第一冊第二百此

四十等頁）。讀者尤應注意者，則為赫爾姆霍茨推究人眼所以不能美能之原因，在於在胚胎時期內之發育，蓋以化育之瞻察，輔助純粹構造之瞻察也。（參觀第二百五十五頁）。

由此可見其尙有為吾人所未能知之關係及作用在。天文家若自限於從遠處窺測天象之行動及其軌道，而已心滿意足，誠然則不能怪有人稱天文學為不過『分析問題』而已。然而即在天文學中，已有分光鏡，能使遠離之物，湊近吾人，打通無數間隙，使吾人得見多數之情狀，由是而發起天然之自然歷史。學者若注視與人最親近之世界，與吾人有密切關係之事物，亦何獨不然。學者若一注意，則有兩種變象，引其用心——其一即生命問題，其一即意識或心意之問題。第二問題即吾人從純粹內省或內察所得之知識，或意臆以為有得之知識（即心理學方面者），此時先不討論此問題。凡由器官所得於外界之瞻察者，絕不能使人有意識，況且此意識所在地，究在何處，尙未能有確切之指明，——此一部分思想，將在另章討論。此時專討論研究自然，此事之第一條件，即是自然變象，或此時或從前發現於有一定之地點。所有高級生命、低級生命之變象，及人類之

學殖、美術、工藝，皆爲事實，皆爲外界瞻察所能及而研究之。作者並不拘泥於任何學說，而今所討論者，爲實有或似有的一種用意及規畫之變象。然則本世紀科學家如何研究此種變象耶？此問題之答案，詳論於下兩章：一章是討論生命觀，一章是討論身心觀。

〔原註〕從其他方面而論，與其用生命名詞，作者之所以不用者，有生物名理之首曰：「生物名詞，始見於拉馬克（Lamark）一八〇一年所著之一水地質學」。赫胥黎（Huxley）以爲所有各地質研究有生物之行科學，有同一之根基，自應作爲一種完全科學以爲研究。以一八〇二年刊行其所謂生物學之第一冊，在其著作中發明此意。全書共六册，特雷宇納魯司（Trevaranous）發售，司後二十年之勞苦（一八〇二年至一八二二年），乃告成功，此即生物學名詞之原始。是以思路清楚及喜用合宜名詞者，皆用生物學名詞，而不物用若徒亂人意之自然歷史（即博物學）名詞。自然歷史之名稱，意義太多，（見赫胥黎之「生物學研究論」一八七六年撰，一八八六年翻印於一美國演講集）第一百二十九等頁）。因此之故，作者改用生命名詞，專指生物學中之討論生命變象，及其原理者。生物學中，有大部 分可以研究有生命者。數生物學的手續之，得以純粹力學說，及化學，物理學，以實寫之，解說之多。至於生命之原理，是否純粹動力的問題，則至今未能解決，故此在思惟中，不能不用一名詞，此問題亦尚未能解決也。若問何爲生命？此問題之各種理想，據事實而論，

家如何用純粹科學式（即確切方法），以求解決此兩大問題，亦只能限於表明科學如斯問題亦未能解決也。以下兩章討論此兩問題，亦只能限於表明科學特雷宇納魯司，哥特夫里名，德國人（一七七六年至一八三七年間人），此君對於生命，雖有博大之思想，惟其所研究者，大致皆為動物學。其弟特雷納魯司，羅道福（一七七九年至一八六四年間人）則專攻植物學，畊受當時之所謂自然哲學家學說之轉移。欲知特雷宇納魯司，哥特夫里之著作，宜參觀薩克二百九十一頁）。

四章，分章以討論形構觀、發育（或化育）觀、生命觀、及身心觀。

一八、形構學之 界說

休厄爾引意大利教授古列爾米尼（Dominico Guglielmini）之言曰：『自然並不用所有一切形格，只用其中之有可能者；而此中之可能者，不能以理想取得，不能以前提證明，只能以試驗瞻察求之』云云。以上數語，為一位久已為人忘記之自然哲學家所說。（原註）以上數語，見於休厄爾之一「歸納科學史」（第一卷，第三冊，第十六至二十五頁）所引意大利教授古列爾米尼（一六五五年至一七〇七年間人）之著作。古列爾米尼行醫而兼研究自然哲學。發起結晶之角有一定角度之說，在阿羽伊之前，而其說並不為當時人所領會。參觀哥布「化學史」（第二冊，第八十三至第四百〇四頁）。可見在第十八世紀之末年，此問題已見於各支派之自然科學，可以形構學名詞稱之。（原註）伯爾拿之「動植物之研究」，竭力打破

當時以動植物分別研究之分類法。其書云，「在另一世界的平衡中，生物所，不斷非頃刻之間，所可枚舉。即如具有生命形態之物，奇異怪特，為吾人自然存在，無容躊躇也。」此名詞最先只用於植物，隨後則並用於晶體及新物質；但並非彼等之創造臆斷。在天演公例中，此種新物質，定必組成之睡而未醒，或係時候於將來，均在未可預知之中。」此乃化學家所組

金石。上文所引之語，則用於晶體。凡此皆指吾人所得取而置於試驗室以資研究之實在物。然而擴充而論，其大者如山谷之面貌，冰河之形，地球上水陸之分布，岩石之層，雲之團結等等，未嘗不可以包括於從形構上以研究自然之學問內。若從此廣義觀之，則第十八世紀之末期，對於自然為全體之研究，或分部之研究，已有要緊進步。據事實而言，從前之研究，不過為純粹之分類，及求其系統。其目的只在採輯標本，計算分別種類，實寫形狀，為之命名，以資辨識等等。至是則漸漸出此範圍，為進步之研究。以上所云之研究事業，則生於與醫學之關係。其研究動物者，借以窺見人身上有與類似之結構及功用：「動物學史」第五百六十七頁，見

「哈勒從研究剖解動物，而研究生理學，使附屬於生理學之下。忽略要緊之研究，不為切近之形構及變異之研究，而從事於較遠之生命變異之研究。」

一九、人為分類
類與自然分類

其研究植物者，以為製藥之用。此外則與實用尤關切者，如農功、園功、及栽培奇花異草、豢養牛羊等是也。因是而介紹人為於研究自然之內。其注意則在於自然物之美觀，或其用處，而不為自然。研究自然之真正科學，要逐漸脫離人為用力甚勤，需時亦久。自林尼阿以來，其著作中已有關於動物植物之人為分類及自然分類之討論。林尼阿之言曰：『自然分類示人以植物之性質，人為分類則教人以辨識植物。自然分類無鍵則不成其為法；此法自應無師亦可以用。……植物之習慣，則必需細心研究。植物學老手對於從地球四方而來之植物，一望而知；試問其從何辨識，亦不能對人言。例如非洲之植物，則有一種獵惡相；亞洲植物則有高貴相；美洲植物則有光滑令人起興之相；歐洲阿爾卑斯大山之植物，則短而堅云云。』〔原註〕見休厄爾《見一譯納科學史》第三册，第二百六十八頁。所引林尼阿著《一七五一年版之一植物哲學》。其創立有性即分雌雄。』分類者，在植物學家手中，則易於辨識植物，而難於揭露自然分類。其

言曰：『雖然，予亦嘗勞力於此——已作有事功，其未竟者，尙將盡予之餘年，以致力於吾此事』云云。（原註一七三八年版）。

薩克斯所撰之一植物學史（一八七五年版，一八九〇年有英文譯本），論林尼阿，謂其形構學及分類學著作中，有不能兼容之兩種思想。其一不過是一種膚淺思想，即所創立之人爲薩克斯之言曰，一爲便於實寫起見，曾爲各部分各立名詞，雖屬便用，而未免平淡膚淺，不能從比較而得有較深之基礎。然而同時對於植物形構，亦有較爲深奧之理想。關於此各種問題則以『植物變形學』一名之（見德百國版，第一百十頁）。

二〇.
蒲豐及

林尼阿之人爲分類，不甚爲法國所歡迎，因有法國諸大名家之反對。其大植物學家，則有蒲豐、

其原註化育觀及形構觀之自然物，既研究各物之特性，兼研究其位置，因此關係，卡魯司有言曰，『蒲豐不獨研究動物形構，且研究各物之居處之地，及其習慣與本性』（見卡魯司一動物學史一第五二三頁）。赫胥黎有言曰，『極端之專門分類家，以分類爲此項科學之盡頭目的，意不在乎能知其物，而在乎能名其物，以便於位置分類之中。此則爲蒲豐所反對。乎於是其副手多遜達（Daubenton）附載於蒲豐『自然界歷史』之後（見赫胥黎所撰之一奧文傳一第二章第十頁）。

及自舉謝（Jussieu）以至得康道爾（de Candolle）諸君，動物學大家，

如最著名之屈費兒，皆欲超出從前之範圍，推廣局面，以研究自然之全體。其所取之途徑，大略相同，以至於第十九世紀之初期。蒲豐之大規模，未能成熟，然能使從前枯淡無味之採輯標本及分類等事，化為有味，以發起常人之興趣。第十八世紀之第三季，有庫克(Cook)之航海探險，第十八第十九兩世紀之間，則有洪保德之旅行，皆有擴大學者眼界之功。然而形構學家之事功，則必要有特別之研究，以解決各問題。其發端甚微，其發展則賴有諸家之分題著作。

在此種著作中，以結晶學說（並自然結晶及人為結晶而言）為最著名，而有大潛力及於形構學。作者前文已提及阿羽伊及其繼起之人。金石物偶有自然結晶者，亦有由液體而結成者，其所成之幾何形體，則有結晶學說為極詳盡之發明。結晶學，今日稱為結晶形構學，〔原註一參觀一八九五年馬斯林所撰之結晶形構學〕有特別惹人注意之處，以其為自幾何形體及靜平衡勢之抽象科學，遞變為實在物形構研究之過渡也。在此兩種科學之間，似乎能令學者窺見理想上可以計算之物，與實有存

在之物之連貫，即謂理想可能有之物，與世上所實有之物之連貫也。於是科學家常有一種意向，引結晶學理想入於動物植物之形構學中。晶顆內之幾何平面，幾何軸，與其間物質小點之吸力，則常有引用之以解說有生命物之要素及形式者。此時各種臆度之類推，「原註」一此種嘵物與動物之相類耳。吾人似可不必過於推究，祇能作為至遠且足矣。蓋斯種比較，僅使吾人易於明了生命造物的兩時期之剖別學理也。所謂兩時期者，即化學及形構之創造與綜合是已。而自事實方面觀之，似覺植物無甚差別。若由本性方面考之，則其剖別異常明晰也。伯爾拿之「動植物學史」，論及各種之誇張，見第一七三等頁。又參觀薩克斯之「植物學」，原註一作者說及大得廉道爾時，今先於此略說所謂螺旋學說。在第十八世紀同時，即有波內，塞薩品那斯(Casalpinus)，曾注意於葉之橢柄，作幾何之位置。其後則有士金波(Schimper)柏藍(Braun)，以發展之。自從一八三〇年起，有三十年間，此螺旋學說，頗為德國所歡迎。其在法國，則有得廉道爾之有此有相關之，即螺旋學說，歌德之變形學說，及士金波之螺旋學說，皆包括於植物形構名詞之內。此則見於聖提雷耳(奧古斯德)所撰之「植物學」一八四〇年。何夫米斯忒(Hofmeister)者，原為化育學說發起人之一，極力反對螺旋學說。而植物學歷史家薩克斯形構學中為之發明，頗為重要。一九二七年

見其所著第一百八十頁」。參觀察亦 (Churcill) 所著之「葉序論」，頗可作一時見一所著第一百八十年出版之「新植物學者」第一册，第四十九頁。類似可以解說機體構造及機體之形之用，原註「初時發起細胞學說者，謂其液中之成造相同。隨後發明機體由於擴充生長，並不由於如結晶並置及外加。又有格累爾謨之揭露，發明細胞之增加，由於自分。格累爾謨又分造物為品質體，膠質體。於是格累爾謨之新發明，遂用以解說或表明機體成之手續。內革利 (Nageli) 即根據此兩種區別，以發起其著名之一細胞結晶學說。其所著「機械生理的傳種學說」，以爲發明之用（參觀赫特易 Hertwig 之「細胞論」坎柏爾 Campbell 譯本，一八九五年版，第五十八等頁）。此細胞結晶學說，不甚爲法國英國所歡迎。英法最盛行之普通意見，可以伯爾拿之語爲代表。其言曰，「有生命的萬物之理化現象，雖同係屬於物理及普通化學之公例，惟其特殊狀況，則顯非真實，而於純粹化學中，僅能供獻其形像之大概而已，且亦不能完全正確也」。其實並無大用處，亦如波斯科維赤之以力心及吸力拒力之曲線，用於算學、物理學，以作研究基礎，亦無甚大用處相同；因爲不能以之爲定準之推算，如算晶顆之角度及形格也。

因有實地暗察石層之構成，及水氣冰熱潛力之痕迹，於是有大局面之研究，金石科學與結晶學同時並起。其後則有研究古時機體所化之化石，以定地質各二二、大規模之

層之時期。其發起者，在德國則有偉爾細，在法國則有屈費兒，在英國則有斯密威廉，在蘇格蘭則有哈同，〔原註〕已見上冊附註。各從不同之觀點，以求得地上地下所有存在之形構之學說。此種研究形構學家，自不能不四出遠遊，在當地考究，在情形最相反之地考究。其出類拔萃之偉大代表，則爲洪保德亞歷山大。〔原註〕洪保德所著之洪一本，一大世界一之計畫，爲何發展，應參觀卜倫士之一洪保德傳一八〇八年英文譯本，一八七三年版。洪保德因受有兩項潛力，故立意展開一幅物理世界之圖畫，以示世人。此圖畫同時並發現其純粹物質觀方面，及詩人意境方面。所謂兩項潛力者，其一則發生於巴黎之科學舉動，其一則發生於德國之唯心學派之舉動。其最著名者，爲赫得，歌德，謝林。卜倫士之言曰，一洪保德所受並世學者之潛力雖多，真功業則唯有其一人所能成就。其意在乎探輯極多數之資料，加以最詳盡之比較。三：可謂第十八世紀末期之宗其學說者諸人之意想世界，立一科學基礎。三：可謂第十八世紀末期之兩大哲學派，組合於洪保德一人，因此同時並爲兩派所責難也。〔原註〕洪保德傳第二冊第三百十二頁。洪保德將其所瞻察之地理、地質、金石、之各種事實，及詳細情狀，以連合於天時、氣候、及動物植物分布之研究。〔原註〕洪保德傳一第三冊，載有各專門名家撰著，記載其研究天文、地理、地質、動物、植物之分布，氣候，及其他功業。其中及有數種研究，皆由洪保德所發起者。其中亞發爾特（Aegert）所撰之地質部，及格里斯巴哈（Griesbach）所撰德國科學家所稱之動物植物地理，最有意味。

之先，先有兩大著作，其一為「新大陸遊記」（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三四年共刊行於巴黎，共分六部），其一為「中亞遊記」（一八四三年刊於巴黎，共三册）。此兩大著作，所描寫自然景物，各有不同，即此可見洪保德心胸眼界之遠大矣。卜倫士之言曰，「洪保德，以為專在新大陸旅行考察，所見者自不免於偏於一方面，於是而有亞洲之遊，則不至於存有偏見。因親身之試驗，遂證明地球亦與其他物相同，無不有兩方面也。」^一云云。^二見本傳第二册，第二百十二頁。

如洪保德者，真可以稱爲有最大規模之自然形構學者。其所著之大世界內之描寫鋪敘之大景象，及其在先所著之自然圖畫，即爲其畢生事實之宗旨。因有洪保德及其友立忒之事功，

於是比較地理學始得有有價值之處置，且證明地理與人類之歷史，及文化之進步，在在皆有相關；因地球之形勢，與種族之分布，大有關係也。^三
^四原註見一大世界第一册第六十

研究物之形構，既要有如洪保德之大規模矣；然而學者所向來

不甚注意，不能覺及之細微之處，亦同一要緊，或者其潛力更爲重大也。第十七世紀，既因創製遠鏡，而人之意想經一番革命，則第十九世紀之創製顯微鏡，自亦能變動人之思想。伽利略發起其思想於前，刻卜勒、牛頓、拉普拉斯繼承於後，遂有完

年德國版。一八四五

善之遠鏡，隨之而成。五十年後，有顯微鏡之創造，於是格露及馬爾不基 (Malpighi) 始有胚胎之研究，開一研究之路徑。於是科學家，自阿米奇 (Amici) 以至於斯特拉斯堡，對於植物之授精受精，有多年之瞻察。

〔原註〕此等觀察，始於一八三〇年。是年阿米奇大改貢顯微鏡之製造，其增者，則為自花粉初墜於心皮尖，而入於子胚深處。其後有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之瞻察，則解除各項疑團，及各種未定。薩克斯曰，「阿米奇證明自始至終之一切事功，從花粉之在萬柱頭上，以至於結胎」（見薩克斯所著之《植物學史》第一四百六十九頁）。同時則有巴列 (Barry)，曉察兔卵內有精液（見革得斯及湯姆孫著作第一百四十二頁）。

植物動物同有此項結胎之事功。精液細胞入卵之說，先有巴列及馬爾不基主持之後，有德國之大名家比壽夫 (Bischoff) 以證實之。比壽夫並謂「巴列博士爲首先看見卵內有精蟲（或精子）之人。尤應注意者，則爲見精蟲在粗乳坡特及巴列研究蛙卵精蟲之經述一書，一八五四年版，第九頁」。

科學研究所宜注意者，則爲近至第十九世紀中葉，植物生命之變象，及其其他各科學之收有多數結果，及多數進步，似以一八五九年刊布達爾文之「生物學史」有言曰，「授胎學說之歷史，當以一八七五年爲新紀元。其時有奧厄巴哈 (Overbach)，伏爾等諸君，及其他科學家之發異采之研究，凡本尼登 (Van Beneden)，哈爾

是衆，爲父性之精液細胞核，與母性之卵細胞核，相與爲有秩序之交合，如一所研究之結果，亦證實植物之有相同結果」（見其所著「一百二十七頁」）。又有巴列、赫特易、福爾（Fol）諸家之瞻察動物，其研究之事功，則已到暫時之極點。分光鏡者，組合遠鏡與顯微鏡而成，爲天文學開闢一研究之大區域，此則非拉普拉斯思想所能到者也。

第十九世紀既然大有賴於發露揭現眼所不能見之極微極小之物，故作者自應略說此器之歷史。

二五、顯微鏡

顯微鏡之製造，由漸而至於盡美盡善之地步，其有賴於第十七世紀及第十九世紀解剖家之研究功勞，亦如解剖學之有賴於顯微鏡。一六六〇年，虎克首先創製一有用之複鏡。雷汶胡克則造完備之簡單顯微鏡；第十九世紀之初期，則有

阿米奇及力斯忒（Lister）

原註一阿米奇之改真顯微鏡，在一八一二年，力斯忒之改真顯微鏡，則在一八二六年。

阿米奇爲首

先創造水點法者，即以一滴水放於所欲顯之物（或蓋物之玻璃），與物鏡

之間也。此種方法，又名阿柏以改瓦之不用水點，而用與物鏡折光指

數在阿米奇之核轉。則謂水點法，先有英國普立折德（Prestwich）之提議，在第十頁）。水點法所用之各種改良，則由巴黎之兩大著名製鏡家所發明。消滅一切色差渾圓差。第十九世紀之中葉著名之植物學家如摩爾、內革利，亦有頗重要之改良。及本世紀之末後二十年間，則有光想像，用顯微鏡視物之理，光學玻璃之改良，顯微力限量之研究，及種種新說。此項新說，則有著名物理學家，如英國之斯托克斯、累力爵士，德國之赫爾姆霍斯，各研究其一種或多種，其統論全體問題者，則有德國之阿柏。

〔原註〕阿柏之功業，
自一八七三年起，其與著名製鏡之最新公司（G. & J. Co.）有關係，得以將其理想之研究，施於實驗。同時則有赫爾姆霍斯，獨闢門徑，以研究顯微鏡視物之理，及顯微力之限量。亞立亦有同樣之研究。赫爾姆霍斯及阿柏，則有更進一步之研究，計及浪動所發生之光浪干涉之現象，其尤為要緊者，則有

物之有極細刻紋者所發生之斜反射斜折射。阿柏之法，歷久無人知者。及察普斯基刊行其一阿柏光鏡製法學說（一八九三年），然後始有其學說之完全知識。於是有累力及斯吞尼（Stoney）之論文（載於一八九六年第四十二冊）哲學雜誌，以爲之繼。斯吞尼之著作，且有幾篇發明研究微小底弱之物，應如何運用顯微鏡及其附件，以免錯誤之法。此種光學儀器，獨能供學者嘗察之用，且能令學者審評解釋。此器若不知其製造所本之學能理，則不應用。動物學歷史家，及植物學歷史家，嘗告學者，謂在第十八世紀中，用顯微

鏡亦無大進步。

「原註」卡魯司有言曰，「因爲製造顯微鏡不得法不完善之見皆作串珠形，後來漸漸始知眼目爲光所欺，故有此種令人誤會之像也。」
「學史」第二百四十一頁。蓋其時德國之哈勒，英國之嘿爾茲 (Hales)，皆提倡研究植物各

部分及動物各器官之生理功用，於是學者不甚注意於研究結構及纖維。

「原註」

「此時之特別情形，即在考究細微之構造，常與元素器官之功用相牽製。雖謂如是則生理學與解剖學有相輔助之便利，而亦有其互相妨礙之害。」
「參觀薩克斯『植物學史』第二百四十頁」。又卡魯司「動物學史」第五百六十七頁」之言曰，「生理學之有進步，學者大賴於哈勒之事功，然下級動物之解剖學，因是而折入於生理學之下，是以阻止動物學之進步，因其使學者不注意於發明動物之形構，及各種分別也。」是以入第

二六、顯微鏡之 改良

十九世紀研究目所不能見之微物，極其退化：非有儀器之改良，則此項研究亦難望其有進步也。「原註」遲至一八二七年，得康道爾仍作下列之語（見「植物學官學」第一冊第七頁）：「在近時期中，米耳柏爾 (Mirel)、奇賽 (Kieser)、林克 (Link)、度特洛 (Dutrochet)、阿米奇等，對於植物組織精密觀察，曾為之刊佈，井附有多數詳細圖形。而在觀察時，以複式顯微鏡為惟一需要品，但此種顯微鏡，使用極難，是以雖賴上述諸觀察家之技能靈巧，而最難研究之中，令入不無遺憾耳。然無惟是既多用顯微鏡，則不能不操練如何解釋，如何

繪畫所見之像。薩克斯有言曰：『學者既有顯微鏡以爲之助，則學者之目，亦變成一種科學儀器，不能如平常之迅速流轉，必要常受紀律，爲有秩序之瞻察。』^{〔註一〕} 見薩克斯之『植物學史』亦如世人之以野外寫生爲消遣者亦不能不定睛審視物形，以練習其美術工夫。』

最奇異者，比沙（又稱貝查，是形構學家大領袖之一，又爲瞻視纖維薄膜大家）輕視顯微鏡，而其所創立之各種科學，則頗得此儀器之益也。

形構學之目的（與分類不同之處）在乎試爲實寫，若能作到，則試爲通曉及解說吾人所見自然物之形貌，及構造之相對類似，及其逐漸發生有階級之不同。此項學問，雖可以作大規模之研究，亦可以作小規模之研究，然而在微小之生物中，則學者較易於窺見其類似與不同之處。此皆可以採輯薈萃以爲研究，不失其本真，至於金石則不能，除晶顆及寶石之外，所採者只爲碎塊，非在當地研究不能。其後不獨以研究金石應該如此，即動植物學亦何獨不然；其始之建設，不過爲

植物標本室，其後則變爲植物園。其先博物院只有動物之骷體，及死物之標本，其後則有活動物園。至水族園之設，以研究當地水產之動植物者，皆爲近時之建設。

「原註」得拉日 (Delage) 分研究，有生命物爲四大時期。最初爲林尼阿及蒲豐研究動物植物之外形及其習慣，亦有詳細之剖解研究，不過爲附屬之事，豈以期揭露有何自然之類似而已。第二期爲昆蟲兒及其從考，則專恃剖解。第三期則有水族院。一余敢斷言，海岸水族實驗所之設立，實爲第三時期所組織之一種新制度。其重要之點，較之往昔，毫無軒輊，蓋四分之三以上之無脊動物，屬於水族。但其中大多數，爲科學家所不能查察，因科學家之查察之利器爲顯微鏡，有時斯鏡亦往往失其效能也。且其習慣與初胎發育之研究，決不能遠離海岸，此海岸水族實驗所之設立，所以爲割而不容緩之實驗也。查該制度之發起實爲拉卡瑟 (H. de Lacaze-Duthiers)。所以洛斯科夫 (Rostoff) 實驗所之創建，實爲各國各海岸同樣實驗所之先導也。一見一遺傳及生物學中之諸大問題一第三頁一。第四期則有顯微鏡以爲剖解，此則最盛行於德國。郎刻斯忒之言曰，「自從達爾文之一物種由來一論刊行之後，其研究海濱採來數種標本，以爲研究，即可了事。於是海濱試驗室之設，最早先則有科斯特 (Coste) 所建設者，在德國公卡努 (Concarneau) 地方，一八五九年一美國則建於新哈文 (New Haven)，建設一大規模，及試驗室於普里茅斯 (Plymouth)，其規模之宏偉，而經費又極充足者，則爲多倫 (Dohrn) 於一八七二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 (Naples) 所建設者。此外尚有設於的里雅斯德 (Trieste)，微爾大郎士 (Villefranche) 塞特 (Côte) 等地方者。」

冊，亦可以比那不勒斯一見所載之動物學一條下。其研究從前之所

謂形構學，或研究狹義之形構學者，皆專指植物動物而言。初用形構學名詞，即指此種研究而言。因研究有生命物之形，知其極為繁雜，於是發現兩種方法。其一作者前已提及，係因醫學而研究植物動物剖解動物，以瞻察其建構及功用，欲以類推於人體。第十八世紀時，生理學頗有進步。為便於研究起見，則當全體為各部器官所湊集而成，每器各有其功用；於是分為主動（又稱人主動隨意動）器、呼吸器、運血器、消食器、生殖器、神經器（又稱神經系）及主管耳目等五官。凡此各器，皆可為分立之研究，以研究實寫其機械化學、電氣之作用。此種研究，自英國之哈維、及德國之哈勒以來，皆大有進步；其後推用化學以研究呼吸及消食之事工，最後又有賈法尼之發明電流，則激動科學家研究生物之生理學。植物之器官及功用，比於動物，似乎較為單簡，較為易於瞻察。林尼阿則專擇植物之生殖器（以其較易於辨認故），作為植物分類之本；其後物學史（原註參觀卡魯司之「動）則以內

部之建造，爲動物分類之本，以心臟及血液爲區別之標幟。其所著之最後出版之自然分類，以生理之分別爲分類之本。其中有頗著名之言曰：『金石只有長，植物亦長，亦生，動物亦長，亦生，亦食。』此種思想，自是實寫自然物之第一步。自是以來，則略修改此種思想，以合於彼人略有改變之見解。其以生殖器爲植物分類之本，及以心及血爲動物分類之本，仍不過爲第二步，亦不能使學者通曉生物界之形貌，何以有各種之不同，何以一得其形貌，又永久不變。據事實而論，此時形構之研究，不過附屬於生理學之下，不過引以輔助動物及植物再爲細分類別之用。林尼阿亦自知其分類之法，純乎人爲，而非自然，亦自知其分類之法，近於武斷。惟是自然分類，則非與自然接近，得有較爲親切之知識——即非有外觀與內構之比較不可。此兩途之研究，皆有瞻察、細考、闡理之必要。第一途，則較易用於植物之研究，第二途，則易用於動物。舉謝則走第一途，遂爲今日實寫植物學之祖；屈費兒則走第二途，發起比較解剖學，久爲動物學家之祖。

法王路易第十五，酷嗜花木，遍植於特喇農（Trianon）離宮，舉謝爲之布置，

於是而引入於自然分類，原非由於理想也。其姪舉謝勞郎助之布置，以一七八九年，刊行所著之植物分屬，其所用之法，則其叔之法也。屈費兒有言曰：『此作爲植物學之革命；因有此作，於是始有按照其關係及其全體而研究植物。』〔見屈費兒之「自然科學史」，第五版，一八四五年巴黎版，第二九八頁。〕此著作並非如膚淺之瞻察家，專取植物之一種特別之處，以爲實寫；其所研究者，爲各分部或各器之互相關係，——彼此皆有其相依相賴之功用，然後能成其爲全體，——凡所有一切特別之處，皆爲之研究，視爲彼此相附屬。〔原註一得康道爾所著之「植物學說」，一八一九年巴黎第六十九頁，詳載舉謝叔姪之植物分類法。〕茲節錄如下，一舉謝書知暗中摸索之單簡制度，頗具可供特別注意之點，以其注重於本性之精神故也。舉謝書知暗中摸索之單簡制度，爲空泛無濟，並知各機官一致與機官之諸凡觀念，並非視爲同等重要，亦非永久不易者。所以次序之規範，定以各機官之性質之次序爲依歸。此種簡明宗旨之效用，而分類之惟一妙法，氏是以此觀念，而對於科學之進行，及萬物之普通計劃，爲最有心得之一人。是以得能撰成一種宏大學著作；名曰舉謝之書。而於觀察科學中心，稱爲極

盛時代，與所在實驗科學中之拉瓦節氏化學，同享盛名也」。自此以來，科學參觀屬費兒所著「自然科學進步史報告」第三〇五頁)。

三一、組織問題
家爲分類起見，以動物或植物各分部之有相互關係，及特性之隸屬之思想，介紹於自然科學。從前生理學及解剖學，大抵皆注意於分部之器官，此後則注意於組織問題，即組合各物性及各器官爲一氣之間題。布郎微爾(Blainville)爲舉謝著作所激動，視所有一切自然科學知識之發展，爲組織知識之歷史。〔原註〕布郎微爾事〔讀論第一，一八九〇年巴黎版，第一百五十七頁〕。得康道爾爲舉謝植物學繼興之人，爲十九世紀植物分類學之泰斗，著植物器官學，專實寫植物之器官。〔原註〕是書一八二七年巴黎版，共兩冊。赫胥黎有言而已，例如各種人爲分類是也。此則不過適於當時之用，或合於特別之用而已，「科學派之分類家，其分類有兩法，其一則不過作爲目錄，以便於日用，此外則毫無價值。其一則爲自然分類，此種分類，則以某某種之特性爲本，總論其所有一切相類似及不相類似，以部署之。若在形構學而言，此種分類必定只論其外形與內形。自然分類，或是建立構造中相互關係之經驅規律第一(見赫胥黎所著之「奧文傳」第一二冊，第二百八十三頁)。組織問題，在植物較易，在動物則難。在植物中，似乎只有一器或一組之器，有界限分清之發達，而與其他器有特別之不同——

即結果之器（生殖器）是也；於是林尼阿及其從者，即以此爲分類之本。至於動物則不然，至少有四五種界限分清之分立分組之器官，以此爲動物分類則難。屈費兒於是在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一七年間，致力於研究動物界之形構及解剖。對於擇器分類之事，頗游疑而不能決。作者於上文曾經言及，屈費兒最後於一八一二年，決定以神經系爲構成動物機體形格最要緊之特品。〔原註〕欲知屈費兒如何以漸而發展其分類法，宜觀卡普司「動物學史」第六〇二，六一二，六一四等頁。其言曰：「屈費兒以隸屬之說，仍是人爲。凡一器官之要索之處，只能以試驗定之。」雖然屈費兒仍宗此旨，而遲疑不能決。例如一七九五年，則以生殖器（「有此然後有動物」）爲最重，而有時又以血運器（「動物有此然後能存其生」）爲最重要，至一八一二年，仿效葛理（Giray）之法，決定以神經系爲準，謂此部保存，則他部俱能存在（「見「動物學史」第六〇二頁」）。在此之前，屈費兒則曾經採用拉馬克之法。〔原註〕動物於無脊骨類以示與有脊骨類之區別。血
〔原註〕「見「動物學史」第六百十二頁」。 拉馬克多才，在另一方面，頗留永不能磨滅之印像於自然科學中，從形構上分動物界爲兩大類，即有脊骨與無脊骨之分別。林尼阿所分之四大類之第一類，皆歸入於有脊骨類。學者若步追屈費兒分

〔原註〕「見「動物學史」第六百十二頁」。

類法之發展，則知其以外形及形格、外構及內構，爲研究有生命物之組織正經方面。屈費兒所抱守之主義，以有定形爲有機體物之循環復生之物品，與無機之構造不同，此則惟有一定之物質而已。〔原註一參觀屈費兒所撰之「阿羽伊傳讀史」第三集，第一五六等頁〕

自然歷史學家所抱持之意想。波內則因此意想而留不朽之名於博物學中，即謂屈費兒既明白發表其有定形之說，同時則拋棄前者大多數物，又見屈費兒「動物世界」一書。

有生命之物，可以作一種有等級之表，以部列之：其意想即組合所謂有階梯、及自然不躡等兩語是也。屈費兒則以爲此種意想，不能通行，遂棄而不用，而用分類規制之意——後來稱爲模範，謂生物皆按照模範而成。見所著「動物學史」第六一據卡魯司之說（原註）

一其學派居於屈費及聖詞提，始用於布郎微爾。六年，布郎微爾發明新法學動物分類宗旨，是爲第一次以動物之全體之構造，爲大部之分別。先分動物三大分派，即勻稱形，輪輻形，及不整齊形。此君似是極能啓悟學生之教師，他三人得其意想，頗有發悟，亦頗多效果。布氏孔德之一實驗（即積極一哲學），第三冊，幾乎全，是感激布郎微爾之意。孔德之一普通及比較生理學，一部書，孔德最爲稱賞，讚爲「近今生物學最進步，最完備之人模範」。此部哲學卷首，原是題兩人模範之名，以見一

實變化說，及其一部傳立葉，其一部布郎微爾。至於布郎微爾最先提及之物，一八八五年，第一冊，第三十六頁。此種模範，雖能有某某種之變更，而不能更變其大體。此各

種模範，稱爲『枝派』。有脊骨類、軟體類、關節類、射形類（可稱爲輪幅類），此皆有獨立之相近，而不成階級。〔原註】讀者所宜注意者，當屬費兒逐漸爲嚴謹脊動物史一時。巴黎一八〇一年所刊之一動物分類，可作爲拉馬克前書第一版，前書篇幅較長，發現於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二二年之間。拉氏並無模範或規畫之言。其分類有漸進之系，氏爲最早，然與屈費兒相反對。拉馬克之言曰：『造物之設施，當有一定拉氏序，勢必由簡而至複，自小而至大，決不能特世上動物，同時悉數造就也明矣。是以撰之天演公理，考之已往事實，知其首先創構者，極爲單簡，而逐漸益之，以達於複雜而後已。并將各該動物，組之以種種專有之機，官得以觀察其組織與性能力者，皆造化之所賜也。』〔見『無脊動物史』再版第四十二頁。又參看卡魯司『動物學史』第一六一五頁。〕

繼舉謝而起者，有得康道爾，其形構觀即另取途徑。得康道爾極有賴於屈費兒，然而其意想之成立，則受有另一項顯著之潛力。動物學家之屈費兒，從兩大難點之一，以想像此時自然存在之形，覺得無生命物與有生命物之相反處，而注意

於有生命物有穩固不變之形，而無穩固不變之物質，——即今日所謂動力之平衡也。屈費兒以爲漩渦即是生命之記號。得康道爾之研究植物，則注意於其內部成造之整齊勻稱。得康道爾之見解，成於極博大之躬親實行之實寫植物學，又久居巴黎，其受結晶學家阿羽伊潛力之大，僅亞於屈費兒。「原註」得康道爾所著植物學說，再版第

七十二頁有云：「對於關係改良植物學制度之原由，余嘗從事觀察，知其種數。一，動物分類所受之偉大完善結果，大都仰仗於屈費兒之哲理工作，蓋即施於植物學之數部分之偉大工作也。余乃幸而得以利用之。二，阿羽伊對於結晶定例之重要工作，有達到目的之可能。而由此定例，余亦得藉以造就下集書中之數種思想焉。」又參看「植物器官學」第二冊，第二三七頁。

得氏從兩位舉謝而知觀全體之重要，「原註」參看「植物學說」第一八十九頁，又第二一六頁。又從兩位舉謝及屈費兒而知特品之有隸屬原理之價值，及全體組織中分部互相關係之價值。「原註」此原理詳見於屈費兒所著「四足動物化石之研究」之序文（見第三版第一冊第四十七頁）。其言曰：「凡具有機關之萬物，均屬整個系統，其各部分莫不互相連貫，互相呼應。若一部分有變換，則全部均須同時變換。所謂聲息相關，舉其一部，即能知其全部也。」得康道爾專注重於深藏不現之整齊勻稱，研究眼所能見之各種植物，如何藏蓋此種勻稱之理由，亦如阿羽伊「原註」

參看「得康道爾一植物學說」第一一六頁。得康道爾將阿羽伊及得利爾(Rome Isle)之二種結晶學說，及相類之植物學方法，說明其相合之處。此種返本求原之法，每應用於其器官學中。其一植物器官學—第二冊第二三七頁有言曰：「第一種制度之推想，一如植物學者之視一葉一事，均為純一之整個，而其邊之截傷，則屬一種未知之原由。第二種制度，余嘗用作指南，得以證明植物器官的各種截切處之毫毛樣，蓋即其集成整個之各種方法與程度」。

之結晶學，嘗教人以辨認各種元始單簡之形體，以此種形體，因耗滅之變象而變也。生，原註一得康道爾一植物學說第一一八六頁云，與各部分之接觸，及其變種等，在有機植物中，不得謂爲有所錯亂，又不得謂爲不完善之擬想。而在結晶中，亦應有之現象，不得謂爲錯亂也。」

於是得康道爾對於

植物之種種未到時而發生、或退化、及結合之形、之學說，發揮極其詳盡。屢次有言曰：「自然之全體，可使學者想到，凡是機體之結構，皆極其整齊。又因有種種不同之先期發達力之結合，而生種種之不整齊，足令學者特別留意，亦足使學者難於組合。」原註一植物學說第一九十七頁，及第二三六頁有言曰：「普通博物學是一也。至於其他各種學理，不過襄助達到研究目的而已。」又一植物器官學第一冊，第十頁有言曰：「植物器官學者，實為有機萬物科學之共同基礎，亦即萬物勻稱的分類學理之原則也。」又一植物器官學第一冊，亦第十二三九頁有言曰：「已知之萬物之種類，愈益增多，則研究之方法，亦

愈為周密。而余大都為對應的或宣佈之植物。通類原則，亦因之而更覺可靠矣。蓋有機萬物，大都為對應的或有規則的。至於植物，外表之不規則處，對於恆常現象，實有一定限止，或各自存在，或集合存在，如某種器官之期前產生，及喪失變種，與同性或異性器官之接觸，及器官之增多是也。

及其為再進一步之分析，其整齊勻稱之故其所持之結構觀，更為明顯。發明結構之特品，全視各器之有無，及其多少大小形式，及其所居之絕對或相對之地位。

『原註』一植物學說第一四〇七頁有言曰：『器官勻稱之組織，厥惟下述數種主要原質，即生存，位置，數目，大小，形態，效用，時間，感覺等是也。至於各器之功用，與其他能以感覺之物性，』○原註一植物學說第一七九頁有言曰：『器官之效用，乃其構造之一種結果，並非起因也。乃不加深思之著作家，往往貿然言之，此種意識，余實不敢贊同。蓋在萬物生理學之研究中，器官之效用，無論重要與否，而在解剖學中，則其重要之度，至為微細，至在分類學中，則毫無重要之可言矣。』；『照余上述之器官效用之狀況，其感覺之於其構造，實為大約直接之結果耳。』則並非結構之因而為結構之果，是以在解剖上，並不十分重

要，與分類學更全無關係，其在生理學上之價值，則為另一問題。得康道爾又言曰：『由勻稱則可以設為有一種元始單簡之模範，是有普通秩序之明證。』』○原註一植物學說第一八五頁。又言曰：『自然分類，在乎注重於改變植物之環境，應另抽出，以發

露每類之實在，匀稱模範。」〔原註〕見「植物學」第一二三六等頁。得康道爾於是又引結晶學家及天文學家以爲佐證。〔原註〕參看「植物器官學」第二冊第二章。謂此兩種科學家皆抽出擾亂大局之副潛力，以求得元始之形構，及天象之眞軌道。是以『學者必要研究各不同之物種，作爲有定之物。』〔原註〕見「植物學」第一九五頁。此是『博物學家所應作之事，比於積聚各項可疑之案，以證物種之無定，較爲得體。』〔原註〕見「植物學」歐洲說第一二三頁。得康道爾與屈費兒之意相同，拋棄舊時所謂『梯級』之說。〔原註〕見「植物學說」第一二三頁。

○而恭維林尼阿之聰明，以林尼阿曾言植物界類似一幅地圖也。〔原註〕以林內(Linne)書中，僅一度道及。而闡發此義者，實不乏其人，如奇瑞克(Giseke)，在拔司(Batsch)，聖皮耳(Bernardin de Saint-Pierre)，來利基(L'Héritier)不蒂特都阿(Petit Thouars)等等是也。此層比擬，雖屬一種單簡之意像，然至爲正確，而其效果亦至爲充滿，有益於世，實非淺鮮，似宜詳細研究，以期有所闡發也。各類可方之於各國，各科可方之於各省，各屬可方之於各色，各種可方之於各城鎮，此皆可謂適當之比擬也。」〔原註〕見「植物學說」第一第二三頁。

一此項意想，一入德國法國數位植物學家之手，頗能多生效果。

三六、歌德之植物變形學說

得康道爾屢屢注重於植物界，尤稱形構之循環復現，及有各項之元始模範存在。得康道爾同時，又有一思想家，能明察自然，最注意於一植物中各部，或各器之類似，於是研究此各部或各器所由造成之模範，因而介紹『植物變形』之名詞於科學中。大詩人歌德以一七九〇年，刊布其第一形構學之論說，稱爲植物變形論。其後四十年間，所著之論說，屢屢論及此說；其意以爲此問題，不過是宏大之形構學中之一章而已。對於形構學有貫通之意想者，當以歌德爲第一人。歌德之意想，關於植物學並無大潛力，惟在思想史中，其思想則往往預先發表後來科學家之見解。今日之大著作家，常引其說。赫克爾及赫胥黎之形構學及天演論，尤爲好引其說。在科學之大著作家中，只有得康道爾一人，〔原註〕第一册，第五五一页，有一言曰：「每排或每環生植物之各部分，易爲最近排所傳染而變成其形性，所會將第一種變化，如自心皮上升，或直接變形。第二種變形，在皆有也。歌德或反其道而行，如自心皮而雄蕊，而花蒂者，在下降變形。」

形，確能窺見植物組織變化之妙。

實自，但臆斷之處，屢見不鮮，而於植物之組織，則聖提雷耳恭維歌德，關於

動物學之形構著作，歌德猶及見之。

版研究。聖院提，雷曾由於聖一提八雷三耳。一年度，討論之植。物一組織之參統第一，一為八現一頁人，類一八思想三之〇新年

見知赫物，胥而其奧文謐傳不忘之功績，則出九歌德所引語也。一最有害於歌德之眞

確預知者，則爲歌德反對衆人所承認之牛頓顏色學說，而事未成功。〔原註〕爾姆霍斯對赫

一於歌德之顏色學說於，有詳演盡之論集一冊，其兩篇演講，中則在其四十演年後，始於自

，一八九二年夏天演學，說在及歌工德能學會說中之演後講，○科在第思二想篇大中革，命赫。爾因姆此霍斯指明者更明能自明科學瞭界

而有所用之光色也。又老不帶純淨之罪。謂一其眼前，惟於並未有過淨潔。以純色於之光裏，是似以之不

此種光也。光帶不見能謂之光，以帶於光學諸學之大
家，如烏拉斯、斯脫、爵士，又有完善之儀器，三，倘且失敗也。赫爾姆霍茲所

姆羅斯一部盧斯脫分析日曆光記，一八五二年林林亂，第三十頁）。又見新舊

年而印於赫氏「科學論文集」，第二冊。

幸爲謝林及其門徒取去，而用於哲學之空幻理想，於是歌德之預先發起之學說，與哲學家之空幻理想，同歸埋沒。

屈費兒對於生存之物形，及石之物形，有最廣博之贍測，及歸納法之考察，於是提倡自然界有某某種一定之形，由是以爲模型而範造各物。得康道爾則存有幾何形式整齊勻稱之意想，歌德則以爲合於美術。薩克斯有言曰：『想像中之自然，以爲機體之形，即是（按照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之意想，所謂之）永遠存在之思想之接連不斷循環之摹仿。此種思想，混合心意之抽象於實在物之客觀特性。』〔原註〕參觀薩克斯「植物學史」第一卷一百八十一頁。

雖然學者不能不承認從歌德以詩詞發表之空泛思想，得見物形之變更無定，爲實事上同等之一要緊方面。〔原註〕論歌德（見一奧文）傳一第二冊第二九〇頁曰：『從表面觀之，並不見得此位聰明過人之大詩人，所造於自然科學之機會，比最下愚之割解者及專於命名者之機會爲較少也。在一百年前，以美術觀點研究事物者，頗有能使戶居餘氣之種學，植物學，復活之趨勢。當時沉於空氣中者，有各種大思想，亦要有此美術思想，使之得一定居處，及植物變形論之各項著作，即有此功。蘇克爾之諸大

創造記，亦皆稱讚歌德之功。參看赫克爾「自然」一八九八年柏林第九版。據事實言之，歌德只有一半成立之學說，徘徊於柏拉圖思想之元始模型及新近斯賓塞及達爾文所發明之思想之間，觀於其極注意於一八三〇年屈費兒與聖提雷耳在巴黎科學會之辯駁可知矣。此事即介紹讀者於下章所討論之各種思想中。

作者於未討論此事之先，必注意於形構學尚有兩方向之發展。其一則有時間處間之大規模之關係，即研究未有歷史前之物形，及地球之變形；其一則研究微小之物，以吾人之眼觀之，只見其處處相同，而從顯微鏡觀之，則能窺見有生物質之內部構造。

作者曾經論及第十八世紀之後半期，有大旅行家如班克斯（Banks）、拍拉司、洪保德之研究自然，跳出博物院試驗室之外，而遠出遨遊，以研究此時之世界，及從前之世界。荷蘭則有坎珀（Camer），英國則有罕特，曼洛，德國則有布盧門巴哈，日內瓦則有索緒耳，在第十八世紀之末，及十九世紀之初，始有採輯分散之

三八 古生物學

新發明及紀載，以彙成秩序。其刊布此問題之大著作，立古生物學之基礎，亦屈費兒之功也。

「原註」在屈費兒前之博物學家之功業，則見於布郎微爾原與屈費兒爲同好不同。布郎微爾則偏於哲學方面。當拉馬克未見知於世，且爲人所忽略輕侮之時，惟布郎微爾則重視之。是以布郎微爾之評論屈費兒，讀者要懂得鑑別。然而其科學事功及其演講，具有大潛力，以發展法國之自然科學之哲學方面，在古生物學一卷中（第三八〇等頁），對於坎珀，自然其所著之屈費兒論，在古生物學一卷中（第三八〇等頁），對於坎珀，對於孔德，伯爾拿諸人之屢屢提及其人，則可知矣。布盧門巴哈等，及其他大陸之博物學家，頗持公論。屈費兒受過德國教育，比其法國同事所知以上諸人之著作，較爲親切。布郎微爾之論屈費兒，有一令人注意之語，謂屈費兒是一採輯家，見第二四一頁。博物院其研究此問題，以多蓬通爲蒲豐之博物史所採輯之化石爲根基，並增加多種而部署之。此外尚有坎珀在荷蘭所採集者；又有歐洲各標本家所送與之圖說，而以所得於布盧門巴哈爲最多；又嘗有與布龍納氏（Brongniart）在巴黎郊外發掘所得者；屈費兒皆以爲研究之根據。一七八八年，嘗宣布其意想，欲採輯所有已知之化石；直至一八〇二年，方能實行彙集其歷年分起刊行之著作，以合爲一四足動物化石之

研究，至一八二一年，其資料頗有修改增加，此大著作始得告成。此在形構學中，最爲要緊，不獨有關於地球上已滅絕之物之多數確切實寫，且有著名之介紹文。
一部「原註」此介紹文，文中「第一冊第五十二頁」，又有一最著名之語，謂用分部相互通關係主義，若得一片保全完好之動物之骨，則能推定各物，如同得一全體之動物相同。布郎微爾論此事曰：「如罕特，坎珀。拍拉司，微克達濟耳，布盧門巴哈，齊麥靈（Scheiner），麥克爾等，自表面觀之，似係真實廣博之解剖學家。一經詳爲考察，則大有不然者，乃世人亦崇而信之，幾至屈費兒自身亦將無以顯其真才實學，而陷於困難之境矣。但此種斷言，乃不幸而恆出之於無知識者之口吻也。」屈費兒化石著作，頗有稱讚五十種乳哺動物（第五十三頁）。赫胥黎之論屈費兒化石著作，頗有稱讚之詞，見其所著「奧文傳」第二冊，第二百九十七頁。討論地面之革命，統論歷期相繼之災劫間景象之變，各有其不同之地質之造成，及已滅絕之生物所遺之化石。屈費兒之言曰：「吾人所能推定者，其一即是此物正在地面動物第四期之間；其二在爬蟲類後，在貘馬之後，在柱牙象，大懶獸之後，則至一時期，有家畜以助人類管轄地面，以種地爲生；其三在此時期後，在新近所成之沖積地、泥炭地、凝團地，乃能求得今日尙存之動物骨之有化石情狀者。」
一部「原註」參看「地面之運轉及其在動物界發生之變更論」，載在一八二五年之一四足動物化石之

研究，第一一第三版，第一此即屈費兒研究化石之總論，乃以辛苦求得者。〔余對於掘獲化石之查察，常耿耿於心，未嘗須臾或離。又於近時期內，所供獻於世人之掘獲各種化石之研究，似覺不少，而對於地球中古時代之現象，雖僅居一小部分，然於其他現象，則唧唧不絕，甚形繁多也。〕〔見前一變更論第一四〇頁。〕其結論之言曰：『予所辦別之要緊不同之處，必爲極大事變所發生，而非緩變之天時氣候及家參所能解說，必定有極暴烈忽然發生之『災劫』，然後能發生此種效果，此種驟變『發生奇災，屢屢擾害地球上之生命』，『斬斷事工線』，『非今世之自然之天時氣候等，所能發生從前之事也。』〔原註一見『化石研究』第三，第八，第九十四等頁。第二十頁中云：『吾人之可變之重言以聲明者，再四研究，終歸無效。倘於今日而欲求之，即如已知之恒等力，亦無從得其來源也。』

三九、屈費兒之學說

屈費兒以上所言，包有一種意想，後來稱爲『災劫學說』，使讀者心目中有相繼之形構變動，完全改換地球之景象。其撰作此說時，正在英國因有哈同之功業，逐漸發起反對災劫說之時。作者特於另章討論之。屈費兒之地質時期與生物

之各有模型之思想相諧。生物則現於空間，地質則關於時間，發現某某種界劃分清各自不同之物品——即謂有規模或大或小之某種有模範之形式，及有模範之構造，事物及個體之形態徘徊盤旋於此各種模範之左右前後，可使學者得而以科學法爲之分類及實寫之，通曉之。此後大陸及英國之地質研究，及博物研究，皆帶有此意味，歷時甚久。

學者研究此類形式模型、構造模型，爲自然所生，而又循環發現，既不離模型，而又不盡合於模型，有或多或少之不同；學者研究此種大問題，見其有秩序而又不盡一律，此種改變而不亂，此種形式不同，而仍有其大端尙同者在——往往有類似之新發明。歌德之植物變形學說，以其器官之類似爲根基，當其未刊布此第一著作之先，即由推類之法，揭露人類之上頸有內頸骨。隨後歌德及奧經（Oken）各不相謀，尋得有脊骨動物之腦殼，與脊骨條相類似，於是剖解大家麥克爾·斯匹克斯（Spix）、聖提雷耳等，即從此觀點以爲研究。學史一原註一休厄爾之「歸納科第三册」，第三六九等

一頁，詳論比較解剖學中之腦殼脊骨學說。赫胥黎之一奧文傳一中有言曰：『歌德奧經所提倡之腦蓋為改形之脊骨學說。及多數著作之討論此問題者，實與其發展之情狀，太不相合。一八四二年，已有佛格特（Voigt）頗疑其說。佛格特曰，『無論如何，以此法解釋腦殼，俱不成功』』（見一奧文傳一第二冊，第三〇四頁）。

植物之變形，及腦殼為改變之脊骨諸說，自然而然發生研究林尼阿及屈費兒之解剖學者之反對，歌德本人會表明其思想之所由來。在其紀載其研究植物之歷史中，學論文集第二冊（原註參觀其科）曾謂因讀莎士比亞及斯賓挪莎、林尼阿三大家著作，而發生研精覃思美術、生命、自然、三大問題。林尼阿之潛力，則在乎其議論激發歌德之反對。歌德之言曰：『林尼阿之區別，極為分明，極能啟發，其所定之例，雖清楚有用，而往往入於武斷，予研究之餘，心內即生反對。其所用大力以斬斷分開者，予則極力以連合之。』繼林尼阿而起者，愈分愈多，區別之處愈繁，凡是真實瞻察自然之學者，不免發生反對，與歌德同。反對派之學者，對於分類家之愈分愈多，愈區別愈多，則尤為注重於相類似之處。以歌德之美術天性，幾乎能揭露『自然之內幕』（此是洪保德之言）。文集第六冊（原註參觀歌德之自述一見此指

洪保德以所著最能啓發之植物地理送與歌德之時而言。一八九四年赫胥黎嘗

複述洪保德之言。

〔原註〕

觀上文所引，又見「奧文傳」第二冊，第二百八十八頁。

赫胥黎之言曰，一凡研究植物學者，若已經過分別乾草門類程度者，必熟習於同目之事實。瞻察植物之形構。花朵即形構學家之啓蒙課本，無人不知花朵有一樣（同式）之散模型，而有無盡之不同，一本而多末，亦如音樂中之短調，於長調中，有時若不能聞，而顧曲家則知其存在也。

一科學家好爲分

類，好事區別，意在乎異。歌德及所有其他美術家則喜其同，洪保德則有大規模之追尋自然之類似，及其相等合。亞發爾特之言曰：『洪保德有人所不能爭之功，在乎其遠遊以求相離甚遠之地之地質結構相類似，以證明大地成造，有其一致者在。洪保德曾指明墨西哥與匈牙利相離甚遠，而構造則有種種相同；其他之相類似比較，則學者有賴於洪保德之啓發。』

〔原註〕見卜倫士著「洪保德傳」一德國版，第三冊，第一百八十四頁。

屈費兒之友及同事，而同時與之抗衡者，有聖提雷耳，其思想爲歌德所宗，而有洪保德爲之代表。〔原註〕參看赫胥黎語，一文傳一第一二冊，第二九三頁。奧一八三〇年，巴黎科學會因研究自然而有兩大學說之爭辯。歌德最深知此爭辯之旨趣。其時歌德以八十一歲

老人，見科學界第一等人物，主持其所最得意之思想，極爲之動。

〔原註〕厄刻曼
〔Eckermann〕所撰

之一與歌德談話日記，曾載其事，日期爲一八三〇年八月二日。其言曰
論歌德呼予曰。予答曰，此大事如何。火山既炸，到處皆火，此非閉門發議
果爲福否？王室外，其他尚有何期望耶？歌德答曰，予好友，指學會中屈
會，予並非脫德國人民。予所注意者，別有所在。予首者，指學會中屈
費兒與聖提雷耳之大爭辯，此是科學界最要緊之事。予聞歌德此言，實
出乎予意料之外，予不知如何答覆。有數分鐘之內，予心理停止思想。歌
德又言曰，此事極有要緊關係。予聞七月十九之消息，心緒之感，非
子所能知者。我輩此時有聖提雷耳之同盟援助，法國此時雖有政治上極大
之擾動，而學會仍然開會，且赴會之人充塞，提倡組合新研究自然，只有進
此問題之注意。最妙者是聖提雷耳在法國，提倡組合新研究自然，只有進
行，而無退步。予專力研究此問題，已有五十年矣。其始研究，則孤
立無援，其後則有維持者，最後則有多數同志，樂不可言。此事之於我，
所有無限價值。我盡畢生之力以研究之學說，又爲吾
所創立之學說，今獲最後之大勝，自應歡樂。——歌德此事，頗與高斯之暮
會；二十四年後，忽有里曼爲之發明，高斯聽其演講，自不能不心爲之動。
〔原註〕參觀韋柏

於研究自然物闡理，各有不同。欲知其詳者，莫如讀歌德後來登於柏林評論報之作。其言曰：『屈費兒不辭勞苦，以致力於眼前之物，爲之區別，爲之實寫，極其精確，由是而得有大多數之事實。聖提雷耳則與之相反，默察生物之類似，及其祕奧難知之關係。』月，翻印於歌德文集第二部，第七冊，第一六七等頁。九屈費兒

與聖提雷耳共作同事者，有三十八年。屈費兒承繼林尼阿分類之事業，爲之建立更爲分明之界限，例如林尼阿將一切非脊骨類，歸於一大類。一八一七年爲最後之處置，分動物爲四大類——即脊骨類、爬蟲類、關節類、射形類，是也。其同事聖提

雷耳頗有助於屈費兒之事業，而日覺機體結構之一致，欲知自然，即以此爲鍵：

郎微爾在身後刊行之《屈費兒與聖提雷耳合傳》，亦有此辯駁之詳細記布載，見該傳第三七五至三七八頁，尤饒興味，因該傳追溯聖提雷耳之意，想於拉馬克（見第三五一页），而歌德竟未留意及此。

屈費兒所

見者，有四模型，聖提雷耳所見者，惟有一規劃、或一模型。一八一八年，刊布其大宗旨於一名著內，名爲推類學說，或解剖哲學。傳載一篇，載夫氏一傳說葉刊一，耳

四二、屈費兒與聖提雷耳

第二、二九至二八一頁。天虛龍是書曾引用微克達濟耳語，如下：「造物之動作，似乎專以自然及普通模範為依歸，間或稍越恆軌，亦屬萬不得已之舉耳。蓋到處均有痕跡可以追尋，而為考察之資，得以證明之也。」此兩種特性，似乎均造物者以為之映射於所有萬物者然。而所謂兩性，即模範恆等之性，及變換無窮之性是也。^一（見前書第二七六頁）。有發為正確之議論者，謂組織之祕奧，在乎一致之規劃，而兼帶各種不同之結構。古希臘之亞理斯多德知有此理，蒲豐則發表之，聖提雷耳則有簡括之發明。屈費兒研究者，為不同之結構；聖提雷耳所研究者，則為一致之規劃。若為關於自然物，要有親切之知識，及實寫其形構，則以區別辨識為最要；若為通曉自然及物與物之關係，則規劃之一致，生物之關係，及其倫紀與物種之變異，為最要緊，為最能耐人尋味。前一種是純粹科學事業，後一種是哲學事業。兩大思想家皆是，惟赫胥黎曾經證明兩家皆是，而皆不能盡是。^二（原註）
：「歷史上有令人不可解之事多矣，而以科學史為尤甚。例如有科學家等預料生物學界之前程，而苦心致力，因不善於遠慮，而自害其心得。同時又有人，其所用之法，為真確可靠之科學方法，反阻滯思想之進行，而抬高舊時所留傳之意想。近七十年間，知識之進步，能令學者得見屈費兒及聖提雷耳，既非盡是，亦非盡非。其實彼二君者，其用意是通力合作，並非途揭經也。」（見赫胥黎所著「奧文傳」第二冊，第二九六頁）。

惟因屈費兒以詳細之研究，而增加極多數之自然物之知識，學界自然以屈費兒所居之地位，較為穩固，如是者多年。至於歌德之未知審察，而又只有一半可實行之提倡，一變謝林、史蒂芬斯、奧碌諸人之妄誕理想，而得有令確切思想家望而生畏之發展。屈費兒見得有登高疾呼，速令停止此項夢想之必要，以其資望之全力而反對之，頗有大功於真正科學也。

〔原註〕赫胥黎論屈費兒關於物種定而不變之大問題，懷疑不決，有言曰：一當在早年研究之時，不見得絕對不承認聖提雷耳之根本議論。數年前，來伊爾胥士曾告予，謂屈費兒暮年，仍不實在深信物种之定而不變。予以為此大解剖家，並非無科學造想者，有人謂其對於融通意想，視為等閒，則是極不公之論。一赫胥黎又言曰：一惟是屈費兒晚年似乎極討厭當時所謂自然哲學派之妄誕，見其遺害於科學不淺，未免憤恨，而失其持平審察之常態。於是轉而維持一種學說，並不勝於反對派所持之學說也。〔見上文所引之一「奧文傳」，第二百九十四至五百等頁〕。

學者好為詳細之區別，實寫形構，分門別類，博採新標本以充塞博物院，以揭露為部署所未知或已絕滅之標本，在德法兩國然在英國亦然。其專從事於此種研究者，為時且甚久，即以此種事功而論，無有能過於奧文者矣，故此科學家稱為

英國之屈費兒。奧文及並世之學者，〔原註〕赫胥黎之言（見赫胥黎所撰之一
去一化石之研究——書外），其著作之富，無有能過於一八三七年至一八八
極多，又較爲真確，然而同時他人之著作亦不少。如布耶微爾之「骨學」
阿伽西之魚化石之大作，則經歷多少阻礙而後能成功，其中極多啓發學
者之思想，又遠爾之多數說帖，加以自製之圖解，此皆與奧文同時者。〔原註〕又立有奇功，即將屈費兒之觀點移植，使
學者可以窺見另一方面較爲遠大之自然情狀。第一層，既求得已經滅絕動物遺
骸而實寫之，即覺得有應歸入現存動物何一類之許多困難。〔原註〕參觀卡魯
六四八頁，及赫胥黎之「奧文傳」第二冊，第三〇九頁，赫胥黎曾提及奧
文之說帖，其題曰「一八三三年達爾文在南美洲所發見之乳哺動物」。
此即奧文所稱之 *Taxodon Platensis* 者是也。科學家所應留意，則在此說帖之題
目中，於種名之下，有數字云，一觀其牙齒，則屬於齧齒類，而與厚皮獸
類及草食類之游水類相近。「其心中固已表明 *Taxodon* 所處之地位，在于
今日存在而相隔甚遠者之間，此與屈費兒之厚皮獸類及貘馬相似，又證明
之模型有居間。

科學家以爲今日兩種或多種之相離甚遠者，不得不以居間之種廁
於其間。遂不得不發起今日所謂閏種（即居間種）之觀念。因有古生物之發現，
又不得不漸漸拋棄分隔生物種類之記認。種別相隔甚遠之生物，有其相類似之

處，屈費兒所記者，不過是偶然發現者；其後此項相類似之處，則漸見其多，令人迷惑。第二層，屈費兒所反對之學派，發展推類之思想，奧文則有較為劃清界限之發明之功。在奧文之前，法國德國之解剖家，曾用『同器異用異形』名詞，至是奧文則恢復此名詞之用。「原註」科學家頗重視此名詞。自然科學所用之名詞，既已複雜，又常常更改，學者見之，往往以為難知。類似與之同器異用異形，原有大分別。因為設立界說，及引例以發明其中之大分別與之故，博物學家，不得不認明所謂分別者有兩種，一為語言上之分別，大一為邏輯上之分別。欲明了此事，不如讀奧文之一項著作，名為『脊骨類體之元始模型』，及同器異用異形說。一八四八年版，是翻印一八四六年通告科學研究會之文。此作載有同器異形名詞之詳細歷史。在第十九世紀之上半期中，在三種各別之科學內，皆用此名詞，而各有其特別意義。是，在幾何學及化學中，此名詞之意義，極其謹嚴。及博物學家用之，則反相當一之部分，卷以同名者，專門名詞，以指相似式同等相等角之對邊或部，以指同形異義之學。幾何家用此名詞，以指相似式同等相等角之對邊或部，是，而極其空泛。奧文之旨曰：「見第五頁：一不同之動物，其同等。」即反分之有相等比例者。此名詞之用於解剖學，似以德國之哲學派解剖學家為始。聖提雷耳云，「凡知覺之機官，當可同為比類，德國哲學家曾言之矣。」倘該機官具有同一組織原則，及同一傾向，仍照樣發生者，則在其發展制中，當係相似焉。一奧文所著之一講演集，第一集，附有名詞注解，官表之，其中有此名詞之動物說乙。另一類似之或另一動物說云，「動物甲之一部分，是為一器官，功用相同者，是為一類器官。」

似之器官，有異器同用一種形狀不同，同器異用異形，是爲同器異用。於是進步而表露出「同器異用異形，有一普通一與一特別一等之分別」。思想史中所應注意之點，則在乎生物有相類似之結構，有相類似之功用，且有其他不同之關係，及其他比較上之要點。推原其故，大抵多由於發展「天演」。由是有關科學家預備化育及下傳學說，及此學說有明晰之發明時，則預爲此學說之地。如奧文者，反不歡迎。既有所此新學說發明，則舊派於純粹學思想的名詞，均應改造（詳見下章）。舊派學說，惟原同器異用形構學家所用模型，稱爲柏拉圖模型，因柏拉圖哲學，設爲有多數之意想模型，以解說實在世上所有各物之秩序。耶刻斯忒教授有言曰：「同器異用名詞，原是柏拉圖學派名詞，然而反對此學派之人，則用此名詞，毫不遲疑。奧文教授解脫此名詞，謂是不同之動物，其相同之器官，有種種形狀不同，其功用不同。但是相同之器官之變爲種種不同之形，及發爲種種不同之用，究用何法以證明之，如何研究之耶。此即爲研究同器異用，而不用天演學說之研究。但最大爲難。因爲欲解決此相同之間題，則於研究一類之機體時，既爲分別研究之後，吾人心中不能不漸漸有思想，模型之發生，然後乃能說及相同之故，謂兩動物皆有公共之意想模型者，其器官則可以謂之相同（見「自然史學年報及雜誌」第四部，一八七〇年第六冊，第三十四等頁）。又見亞塔爾所撰「奧文傳」第二冊，一八九九年版，第三十頁。又見湯姆孫

始思想，則純粹之結構分類，失其謹嚴，於是形構學變爲流行變化之形構學，而非之部分，或相當之器官，不甚以表面相似爲根據，頗以元始相似爲根據。若承認元

有定而不變之形構學。最異者，則爲奧文追究此路之闡理，而迷於奧經之神話著作，爲當時屈費兒以全力反對者，曾用嚴重之詞，以奧經爲笑柄。黎之一「原註」見該書「奧文傳」

三第一二冊，第
一五頁。

形構學之推廣，有屈費兒及奧文推廣於古生物學，有洪保德立忒以推廣於地理學，於是又有另一種之研究自然之學者，專研究節制變形之例。作者今討論最後發起之主持形構觀之學說，即細胞學說是也。

最初以顯微鏡研究有機體之結構，如第十七世紀之馬爾丕基及格露者，皆注意於動物及植物。「原註」見卡魯司「動物學史」第一六二八年至一六九四年間人「與他二人不同，其專心研究，只爲學問起見，並非求施於實用。卡魯司又言曰，馬爾丕基之解剖植物研究，已建築於凡有生物皆細胞所造之學說之基礎上。其後亦有研究以鞏固此學說，從此生物構造，得一界限清楚之起點，最後成爲化育觀之堅固基礎」云云。欲知此問題，及第十七第十八兩世紀之結構研究，與生理研究之關係，宜讀薩克斯「植物學史」第三五一等頁。但是此項研究，不久即落於專門家之手，其結果爲動物結構學（即解剖學），及植物結構學（即植物解剖學），有分途

之研究，其用意亦各有不同。高級動物之組織，從醫學方面觀之，較為有意味；其組織可分為器官，或分為系，以便研究，如一全部之機器之可分析同。醫學家自然最注意於各器官之功用，於是乎動物解剖學附屬於生理學之下者，為時甚久。生理學只研究功用，而不研究構造。其他方面之植物解剖學，則久遭忽略，有待於顯微鏡之大進步大改良。是以直至第十九世紀之中葉，動物之形構學，及植物之形構學，各自分途研究，彼此並無相輔相利之處。第十七世紀之植物解剖家，已發明一項事實，謂植物為微小之點所造成。當時此小點有種種之稱謂，最通用之名詞，即為細胞，以啤酒沫，或蜂房之小孔，或小管為比喩。「原註」得康道爾所著「植物器官學」一書，卷首有言：「植物曰：『自最強顯微鏡中觀測之，則其所見植物之密切性質，不同之點甚為希少，蓋植物之外態，雖極形特殊，而其內部，則有意想不到之相似處也。』

特雷宇納魯司，斯普棱革爾，路德斐，奇賽，度特洛社，及阿米奇等近人之見解，並稱奇賽所著之一植物組織考，查錄一書，為法國敍述德國所倡植物解剖學之惟一書籍。一德人於百年後，為最先恢復此項研究者。」得康道爾著作之第二章有言曰：「細胞組織，為共同之現象，而有一種膜之組織，由多數細胞或洞竅，嚴密封閉而成，如啤酒之泡沫或蜂房等，可以作

蓋亦真確無疑也」（見第十，一頁）。當時學者對於此項小孔或小管，各以

己意想像其形狀，而公認此項細胞有時伸長作管形，有時相結合則變為大細胞。所有當時之研究，及寫敘細胞之情狀，只注意於形式及其框架之構造，而不研究細胞內所容藏之物。植物學歷史家，直謂自一八〇〇年以至一八四〇年，為研究細胞框架時期，（原註）參觀薩克斯一植物學史（第二七六等頁）。此期之內為米耳柏爾。其事功則有極多數之德國博物學家，好以其從顯微鏡所觀察之形狀，且審評之。薩克斯又提及初時之植物解剖家，好以其從顯微鏡所觀察之形狀，且審評之。人所為之繪圖。此舉乃大錯，摩爾則不然，（須以本人所得之印象，繪畫成圖）（見第二，八一頁）。專注意於植物之骷髏（借用）。此項研究，極多數皆在德國，曾永遠解決一最要之點，即謂細胞為一切植物結構之元素。（原註）薩克斯論定發明細胞宗旨時期，在一八三一年，而摩爾之功為最多，當時其聲譽則頗為士來登之易於引人入勝之著作所掩。其首先介紹細胞新學說於羣衆者，原為士來登，然而不免於錯誤，隨後經多次之辯駁，

四七、士來登及司旺

始能漸漸掃除一切錯誤。然在思想史中，所以視此點爲有最高之價值者，則別有理由在；所謂別有理由者，因久已分途研究、不相聞問之植物研究及動物研究，至是又復合也。

〔原註〕十九世紀第四十餘年時，亦可爲一種時期，因德國法蘭西以物理化學方法，用於動物學植物學之解剖，及生理研究學。而薩克斯則警告學者，切勿誤會植物生理學，不過是實用物理學及實用化學而已。因當時此種謬解，頗盛行一時也。見「植物學史」第三九三等頁。

司旺則不然，極注重於此點，觀其大作之序可知。此作見於一八三九年，英國斯密爲之譯成英文，一八四七年息登喃學會刊行，書名頗長，曰

「動植物構造與生長符合之顯微鏡研究」。譯者且附載所譯司旺之「植物發育說」，此作最初則登於米勒一八三八年之「解剖學生理學記載」之植物學筆記，亦曾譯登於泰羅之「科

自士來登之新紀元著作刊布之日起，即由司旺

於一八三九年，立刻採輯所有一切已知暗察（大抵皆米勒學派者）之論，及動物細胞之創造者，用以發明其偉大之融通學說，曰：『毋論機體之如何不同，其元素之部分，只有一普遍之發育原理，即細胞之創造是也。』

〔原註〕見上文所引

或五頁。原作之言曰：『最初所見者，爲一項無結構之物，或在細胞之內，或包圍其外。接照某種定例，又有細胞成於其內。此種細胞有各種不同之發展，變成機體之元素的。至於現存之形之問題，可以交化育觀之形構元素或單位，即發育，

自然物之形構變化學，暫時作一結束，即如牛頓之吸力例，可以作為物理學研究發展之過渡，而有其分別，蓋細胞學說，並不如此吸力學說之謹嚴也。

四八、
研究發展

從形構學方面而論，以顯微鏡觀察考驗動植物之纖維，並不能對於體段較大、及生長已足之機體之形構之大分別，有若何明顯之劃分界限，反令學者深信其本來之相同。此各種分別，不能以純粹形構方法而為之解說，非如阿羽伊之追尋晶體形構之不同，由於分子之形式。形構不同之由來，要追溯至於生長之手續——即發展是也，即謂純粹形構之考驗，引入於發展或發育（化育）之研究也。且用顯微鏡考驗，又發露機體之構造，尚有其他重要元素在此種元素，似乎並無形式，否則是無定形。學者向來以為植物結構之構架，細胞之牆，及其分間，其所有一切幾何形式及部署，是機體形構之鍵，殊不知比於細胞內所有之物及細胞核，則降為次等重要。細胞內之物，其在動物內者，度札當（Dujardin）稱為元肉質；其在植物內者，摩爾稱為細胞體；細胞核則為布拉文所揭露。〔原註〕 布拉文及度札當之揭露細胞核，及羅伯

及當司旺，皆嘗提及。據事實而言，布拉文之研究，布德國學者頗知之，且推崇其說，非英國學者所可及。布拉文之著作，曾經多數植物學家集其各種創以解，以成為一部大著作，或發明新法分類，如舉謝及得康道爾之所為。若在八、二五年至一八三四年者，作五冊刊行。布拉文並未彙集其各項融通學說，往往見於其單題雜著。薩克斯則謂布拉文子並駕齊驅，其最有價值之。若道爾，更有進步，因布拉文有發展問題之領會，而彼二子者則無之也。薩克斯之一「植物學史」第一二一頁成。洪保德稱布拉文為植物學家之領袖，因與當日英國執政有舊，竟能運動成功，為布拉文求得每年二百金鎊之俸。即係於是學者尤注意於此無形之物，「原註」所謂細胞者，即有機體質之形。細胞內級生物，有細胞核，有細胞質，相反，度札。當稱此界說與度札當一八三五年之寫敘其擡胞登及司旺錯誤學說之後，又不甚理會度札當之說，不用元肉名詞，而用細胞體。關於此問題，學者之見解，常有變更，近著作，如得拉日之生物學舊稿。時之歷史，如薩克斯卡魯司之，作一，及新，近著作亦因之而異。學者宜參觀小，而變。從前所見者，不過是無形之物，以大力顯微鏡察，及顯微鏡力之大，而此名詞之界說不一，視動物機體之各種不同之曉鏡觀之，則見其有結構。胎論之承繼與重要問題一（一八九五年版，第十九等頁），赫特易所著之「細胞之一植物細胞及結實之理論與實驗」（一八九九年耶拿版，第十等頁），皆

視爲極其重要。一八四七年，遂發明一公論曰，「細胞生一切細胞」，而拋棄細胞自由成造之說，發明細胞之發生，由於細胞之自分，病體細胞亦在其內，而採用谷德塞（Goodier）學說，謂自立之細胞，有不問斷之承繼。近五十年間，普通生物學，及細胞病理學，皆有極多之爭辯，及特別學說。其中最爲難之一點，即是聯合細胞之自立，或獨立，於其承繼，及接連不斷，之生命之正確理解。細胞學說，雖經多少變更，而司旺之名，仍首列於各種生物學之著作，微耳和之名仍爲新興之病理學之初祖，以其推廣細胞學說於極重要之實用也。欲知對於細胞之各種見解，及見解之變遷，宜觀湯姆孫所著之「生命之科學」第一〇一至第一七頁。於顯微鏡解剖之外，加以化學之研究，以求如何化合。至是純粹之形構學觀之能事畢矣。生物之組織，在根本上只爲一元，今已證實矣；此後之各種分歧，又應如何說耶？欲研究此問題，必要另求方法，將於下卷討論之。是以在第十九世紀之中，形構學家所處之地位，頗有疑難，「原註」洛賓（Robin）於有機物體中原粒現象的機械之解剖失敗後，欲藉「解剖化學」一書以竟前功，是以對於一普通解剖學專書，雅不願從事著作者，真有以也。但生物學中，並未道及隻字，而生物化學之障礙，亦不若孔德及布郎微爾派，一再討論及篤信之甚也。——見法國「大百科全書」一卷爾曼所撰「細胞一條」。可比同時之有機化學家。其在大陸，則有屈費兒、得康道爾之動物學植物學舊學說，偉爾納、洪保德之地質學舊學說，皆有潛力。

轉移形構學之分類，及自然物實寫，至是則皆變爲陳舊而不適於用。從前之界限，分清之模型說，建造之模型說，及分別時代之創造（因其間遇災刴）之說，又皆無立足之地；僻遠地方及天氣，又發現形狀不同之植物，而極殊異之地，顯微鏡又發現各種生物。版一原註一普通結論，指明因有此種種新揭露，屈費兒之學說，年無立足之地。其言曰：「以予瞻察，及比較積得之結果，及予證實瞻察科學所得之結果觀之，不得不重新討論予前所信屈費兒之結論」（見第一百八十八頁）。予所研究者，極其廣博，亦極有耐性，不存成見，皆以歸納法爲之。倘若不免成見者，則以利於屈費兒之學說之偏向，而所得之結果，不能不拋棄直接或神妙創造之說，不能不承認一種自然例，或二級（即附屬）原因，由是有秩序之接連及進步之產生物種（云云）（一八四九年，第七八七頁）。又曰：「據陸續所得之地質學真理觀之，殊不能信地球遭災刴，而發生今日地球之現狀。當予研究化石及爲之各歸其類時，予則專注意於災刴之說。對於種類之何以絕滅，不能不承認此競爭失敗，爲滅種之一理由」（見第七九七頁）。奧文從此著作中之序文（一八六六年），援引此段，述生爭辯，評論家據此以證奧文承認達爾文學說。奧文則撰一解說，拋棄自然選擇（即自然淘汰）之說，並拋棄已植物之器官之變形，提倡於倭爾夫，而歌德則有較爲充分之證驗，至提雷耳及布郎微爾則宣布組織一致之說，士來登及

司旺則證明動物植物之要素構造，及其終極則相同。至於形格不同之生物之顯露關係，究竟如何解說耶？讀者宜注意當時所用之名詞，已含有解說之意，不過只有一二位潛修之自然哲學家知之。此「類緣」名詞（又名愛力）久已通用於化學，以指（而無解說）物之化合化分之神祕。其後用哲學的解剖學，以指動物之較深之相似結構，此種動物，乍見之則以為異種。此名詞原意是作有血統關係解，可以啓發血統相承（下傳）學說，科學家之極力反對此說者用之。「原註」參觀赫胥黎之一「奧文傳」第

○二二頁，第三

自然界有某種定形，接連循環復現者，而學者無滿意之解說。又有單起發現

之顯露之親屬，及顯明之變形。第一等形構學家，如奧文及其他科學泰斗，如英國之休厄爾，德國之柏籃等，對於此各項問題，不能採用舊時見解，及空泛之哲學學說，一八四八年，奧文發爲議論，「原註」參觀奧文所著之「四肢特性論」（一八四九年版，第八五及八六兩頁）。其所擯之一

「脊骨類體之元型及同器異用說」，其結論之言曰：「產生同質有生命之各形，此各形之不同，不能以吾人所知之物質之特性爲之解說者

力一，必由於一種組織之原理，由於一種有生力關係之特性，或由於一種元則發生反對之舉動，由是而發生物形之相似，及部分之復現，可以謂之創一組組織之記號。巴拉圖所謂組織之力，似與有極性之力，相競相拒，降伏有極性之力，操縱之，左右之，以爲不得不發現之種形之用」（見第一七二頁）。赫胥黎謂奧文，此種理想，頗受自然哲學派之奧經所潛移，從此方面觀之，則奧文離開屈費兒所發起而頗收效果之研究途徑。據事實言之，奧文雖反對達爾文，而與屈費兒不同，並不信特別創造之說，試觀科學家所常引奧文之說，可知矣。此說見於其所著之一脊骨頸解剖學」（一八六八年版），第三冊之結論，第八〇七頁。其言曰：「予既不能承認意志選擇之說，又不能承認內生衝動力之說，又不能承認在外環境有選擇力之說，予以為生物有一種自然而然與其父母型格異趨之勢，歷久遠之時期，然後漸變為異種，以此施用第二等（附屬）例，以爲『有一項有特性之組織力，有不得不甄陶以成爲特別形構者』。又云：『在人類未有之前，必預知將來有人類，因規劃元型之神聖之心，必先知此元型後來之一切改變也。』其結論又謂：『從地球之以前歷史觀之，自然之進行，有其款段之台步，在各種世界之毀壞場中，有元始模型之光以照耀之，指導之，使先在意想中之脊骨類，被以魚類之外觀，積漸改變，以至於成爲發露光彩之人形，』云云。

休厄爾在其所著歸納科學史及歸納科學之哲理中，則解說機體之形，必求於各機體之功用之研究。此則復將形構學隸屬於生理學，而得康道爾諸子則新近始擺脫開者。「原註」得康道爾使形構學脫離於隸屬生理學之下，頗有極明晰之議論，見其所著『植物學說』之第一七〇頁。其言曰

著作家，連任意言之，余實不敢贊同此等見地。蓋在萬物生理學之研究中，至不論其機官之效用重要與否，而在解剖學中，其重要之點，亦甚微細，於分類學中，則毫無重要可言焉。然對於吾人所未知之構造，亦則亦足以，故余以製蠻器比之。所以見光平花瓣面上，滲出液體，即知其為腺形部分，聊作研究之指南。

由構造推測而來也。

同時德國植物學巨子柏籃有言曰：『機體之生長時，雖受種種物理

之潛力，其型構上及生發上之特別之實在理由，則不受此潛力；其例則屬於其高級之實在發育，另屬於一界，在此界內，其有自生之自定能力，則顯而易見』云云。

「原註」見薩克斯『植物學史』第一八八頁所引。米勒·約翰者，曾為動物學、解剖學、生理學、立於確切科

學（如物理學、化學）之基礎上，並『設為有一種生力（元力）之存在，而此生力（元力）不與物理學及化學之力同，而相與反抗，此生力在機體中之作用，有

最高之能力，循一定之規劃，以節制各種變象」云云。

「原註」參看雷文「米勒紀念演說」（載雷文一演

五〇、形構觀之缺點

講集一第七冊，
第二一七頁）。

純粹形構學之實寫生物學，既有其缺點，搜求形構元素之能造成機體者，又無成效，不能如阿羽伊之求得分子之造成晶顆，於是思想家（計至十九世紀中葉爲限）又折回舊路，求助於陳舊之空泛思想，即所謂元型、及造成力、生力（元力）等說是也。其機械觀有所不足者，則有此諸種學說以爲之助。斯賓塞者，拋棄

此各種空泛思想爲最早，其後曾敍寫當時之爲難，在其一八六三年所刊行之生物學原理中，發爲議論。行，原註一下文所從引之「生物學原理」，原是分起刊

機物形構學一未發現前（刊行在一八六六年），斯賓塞似無轉移德國科學之潛力，惟是多數之德國著作之意想，則已爲斯賓塞此作發表在先。其尤爲重要者，爲一種意想，即謂生理之單位，居於化合物之分子與晶顆及細胞之間。得拉日，對於斯賓塞之多數學說，曾有極詳盡之審察，對於斯賓塞之各種生物學著作，有極高之位置。得拉日書曰（見其「生物學原理」）證明認識元粒細胞間之特別滋養，及微塊之有益於研究，惟其所造成者，誠爲初，亦各不同，斯賓塞多數著作持初

貢一之云，其思想之豐富，理由之充足，幸賴斯賓塞耳。從前之舊時學理，三陳六
式方法，均已悉數掃除矣。；現與之分析解釋，證至爲縝密，哲學家
理由，在同類物體中，實爲相同，而斯賓塞謂其樞官因元力之生物作用，當能形
徵塊，是以斯賓塞研究之結果，大有供獻於吾人之統一之生物學。蓋有形
一自行建造也。；斯賓塞之天演學說，可供吾人研究比較之十一種指南。此外另
一大學派，則爲達爾文之天演學說，詳見本書下文第十二章。得拉日論赫
克爾等派之學說曰：「彼等研究所得，至於動作之形式，或幾何本性，而欲達
代替以一生物學統一制度而已，至
到美
八六六年」中，雖若登天矣。特
湯品
姆孫及化學
作，在第
十九世紀生
物學家，以研
究結晶系
統說為引
知，見其大
榜之作之，
第拉日之至
大

斯賓塞之言曰：『學者若承認「極性」名詞，作爲無機單位所用以聚集成其特形之力，亦可以用此名詞以指有機單位所發現之類似之力。惟極性名詞，不過代表學者所不知之一種事物之名，然而旣無他名稱，則不能不用此名詞。』

既然則應發問，此種有自爲部署以成機體特殊結構之物性，究是何物。……從此方面觀之，此特殊之極性，不在造成有機體物之化合物中……因不能以之解說無盡數之不同形式之發現。從彼一方面觀之，此特殊之性，亦能居於粗爲區別之形構單位中。每一機體之胚胎，是一極小（只有用顯微鏡方能窺見）細胞，或是一種無形構之物，而發現生力者。……化學單位，既不能有此極性，形構學單位，亦不能有此極性，吾人不能不設爲意想，有一種居間之單位，可稱爲生理單位，爲有此極性。……吾人又必歸結於此種單位，一有輕微之不同，……即發生積聚而成之物之形構之不同』云云。

純粹思想家，只有兩路可通，由此以達到此項居於兩方面間之構造；其一方面即是晶顆或原子之分子部署之算學形式；其一方面爲似若無形構之細胞及細胞體（又稱原形質）。一路是用顯微力較大之顯微鏡，以爲此種極小極微之構造之再進步之分析；一路是以算學方法，計算從單簡形以至繁複形之平衡，此

平衡是原子或分子，變已知之各種力所能成者。顯微鏡之力已至於極點，似不能有所增加；至於算學一路，則吸力心及拒力心所成之極單簡形式連環之漩渦圈所成之形，算學已見其極大為難，此亦非容易可通之路。此種居間單位之繁複，遠過於最繁複之化學分子，其微小又遠過於最小而能見之細胞體之碎屑，只可久居於理想之列；既非目所能見，亦非算學所能計算，不過為科學研究之一種指示，而非真正向導也。以率直不求甚解之意想，觀察生物之形，以為有極多數之指示，有多數之美觀，有多數可以啓發心思之處；一經研究深入，學者且不能得有此種與生命有關係之各變象之知識，亦未能得可靠之標準，以為分類，無怪乎科學家且捨定形定格之研究，而注意於物形之何以有不同，何以有接連之換變。此種對於自然實在物形之科學觀點之變遷，與抽象科學之趨勢攜手並進。有多數之物，從前以為靜而不動，或所有之動，亦不過單簡之直線動，其後心目中則以為有極繁雜之動。例如顏色，是極小極快之有定準之浪動；氣體之死壓力，是無數小點速

動之衝擊；漩渦環旋動之奇異特性，已使學者習知所謂有動之平衡，極速之旋動，貌似停靜。在自然事功之歷史中，所謂停靜不變之形，似乎不過是剎那間之事而已；即生物之已竣工、屢現不已之結構，眼見以爲其有如是最後工事完滿者，不過因爲吾人見此景象之時刻，比較言之，則爲時甚短，且因吾人不知其中有甚慢之無窮之變化也。

五三、
形構觀之
時期

從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間，可以謂之以形構觀研究自然科學時期。此是接續專致力於分類及實寫之較爲單簡之自然科學時期。在此時期間，不獨有遠遊及考究古代，以推廣自然物形之知識，且有在生物所處之地，作當地之研究者。由是對於自然生物及其事功之互相關係，得有較深之知識，物形之類似，及同器異用異形之事實，留印象於瞻察者之腦海中。此外又有顯微鏡所發現之物內之結構，及有生物質之終極建造相同，又使學者知有極多數之微生物之存在，非用顯微鏡則不能發現者。形構觀又注意於各定格模型之有關係，及屢循環復現，

亦注意於所謂物種之定而不變，及相繼創生之特殊週期。科學家欲以形構觀而解說之，即是欲以抽象法（有時用幾何法，有時用美術法）研究物形，作為求得定型、及有循環不改之定性，而又有接連變化之性之各種知識之鍵。此種關係，大抵皆視為是意想之事，非實在之事。此種觀點，如何漸變，如何因研究發展，而引入於近日所謂化育觀，則於下章討論之。

一、生物之靜
力動力

第九章 以化育觀研究自然

大陸之科學思想巨子，如屈費兒、得康道爾、洪保德，及英國之奧文之大潛力，
施於播傳其研究自然之形構觀之時，對於眼見之自然景物之有定格，而循環復
現之形，或有大規模之寫真氣象，或有小規模而為詳細之實寫，其時則有另一派
之自然科學家，專致力於所有一切自然物所受之各種變化。前一派之科學家，注
意於定形之接連的循環復現（兼指幾何形、或美術形而言）；後一派之自然科
學家，則注意於所有物之不停之變。此派研究家所存之意想，並非自當日始，比於
前一派所謂模型及時期之意，發起較早，亦較為習聞；〔原註〕世界創造說頗多
自論及之。至於準確詳細可靠寫敘世界實在情形者，則後來始有。其最先寫
自然之全體，從寫世界之大規模起，以次及於地球之有生物及無生物之變
異，以至於人類之生命，則自洪保德所著之一大世界一始。讀者宜注意於
洪保德之躲避化育問題。有人謂洪保德之潛力，鼓勵純粹之形構研究，而
史不鼓勵化育研究，是以有多數以科學首先討論萬物之由來，及其發展之歷
史之作，來伊爾研究，一八三〇年刊行之第一版一地質學大旨一之，第一冊，有此

二、天演

爲時甚久。直至第十九世紀之中葉，始有將多數不相爲謀，各自發起之闡理，發展學說之零碎著作，團結爲一，然後所力求不停流之變之例，始獲得多少一定之效果，從前所謂空泛幻造無稽之說，乃成爲所有自然科學之主要意想。以此學說而論，亦以用新名詞而有較爲清晰界限，較爲分明之意想發生，此則與其他學說相似。天演 (evolution) 名詞，行用於英國，頗能以此研究自然事物之觀點，較易通俗；其在他國，則不如是。在英國尙無所知之時，則他國已知之，在先且通用於其科學及其藝文，是以不若英國之用此爲專門名詞，以指存在物之情形之相連接有秩序之發展。〔原註〕欲知在英國文學中，天演名詞舊時之用法，及今日之用法，宜讀第九版一大英百科全書，赫胥黎所撰之「天演」條。

後翻印於其論說全集中，題目爲「生物之天演」。赫胥黎謂此學，在第十八世紀之前半期，用以反對後成發展之說。此則關於當時生物發生之兩說較，其一則指先有造成之胚胎，其後漸漸發展（此爲先造成），其一則由比較純之不完全之粗胚，受分化而成物（此爲後來成造成）。哈維主持第二比布尼茲，反對馬爾丕基（亦作摩那吉）所持之第一說，稱第一說爲變形。來成懷爾夫，及今日新胚胎學派，及該派著名代表貝爾（亦作比爾），皆後

立，然而尙仍用此項名詞，此後以發育二字代天演一及發展之意想，雖不能發展，及 *Entwickelung*（德文），及發育等名詞，仍為一派科學家所用，以指生物發現之各種化育之變，然而並不按照波內及哈勒之思想，而用此等名詞。發展之意，較為廣大，其實即代德文之 *werden* 名詞，哲學之著作，為黑智爾學說所潛移者，則常用之，教人以動力之發展。由考察而得之變化之元始事功，亦如斯賓塞及宗其說者，則以動力之發展。由事物之遷轉（名學）發展，亦如斯平只有兩種，在英文則稱為 *becoming*，在拉丁文則稱為 *fleri*，在希臘文則稱為 *vivere*，在法文則稱為 *devenir*，在德文則有同義字，稱為 *geschehen*）。此項名稱，一方面指由外物之動，推其終極，至於原子之動。第二方面，則指休謨所謂意想之自起之動。若思想心注意於事物之變動，而不注意於其元始，於是發生分途之趨向，其一為意想的，其一為物體的，即名學的，及動力的之分途也。從前時候，已有學者屢屢分途研究，及第十九世紀，乃有始終用以研究，發展動力學說，則有斯賓塞，名學學說，及第十九黑智爾。在五十年之前，生物學所用之狹義發展（即發育）一名詞，法文則用 *transformisme*，德文則用 *Entwickelungslehre*，或用 *Darwinismus*（即譯者註一即參觀一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薩立所撰之「發育」條）。英國則指斯賓塞之特別哲學，其中見解，有多數與科學家之發展學說相符合者，此外則有特別見解，此後將詳加討論。作者因為要搜求一名詞，以便包括所有關於自然事物之變

三、化育

化，及其發展之科學思想，提倡即用從前之 *genesis* 舊字，〔譯者註〕原創世解。即稱此

種觀點為化育觀；大概言之，此項學說，即求解決萬物如何而有今日，其在時間中，有何歷史之間題。

〔原註〕此字用於舊約中，雖得有創世記之意義，其實希臘原文，並不一定包含此意，是以研究自然之化育觀，亦可以限於吾人所能曉察之實在變化，完全撇開元始思想。德文之 *Wesen* 及 *geschehen* 名詞，意義較少騎牆，範圍亦較廣，是以多數哲學家，仍喜用發

育名詞，而不

近代哲學家，最先以新科學之精神，研究自然物之化育者，為來布尼茲。

來氏因撰不倫瑞克本土古蹟志，推廣其研究於遠古時代，從當地之大山森林之地質金石之知識，得有意想中之地球歷史。又以研究地層及化石而得之事實及瞻察彙輯成書，名元化論。當其在世時，人只知其作之大意，〔原註〕欲知來

之元化論

入，與其所著不倫瑞克史（後來氏將此書擴充為「不倫瑞克邦年紀」，曾刊入《來布尼茲全集》之首三冊中）之關係，可參看其「元化論」之介紹文，及來布尼茲在其編史計畫中之言論。又參看莫倫堡（Mörenburg）《來布尼茲方法論》（一八四五年柏林版），及谷勞厄耳之《來布尼茲傳》（一八八四年版第一冊，第二〇五頁，及附錄中有興味之一段細註）。封特涅爾之《來布尼茲在創世紀之初葉，而加以揣度所得到之概略》，為斯文之主旨。如論文，循土譯其義，乃知本天然紀念，而加以揣度所得到之概略，為斯文之主旨。

古蹟等類，即可知其概略矣。一來布尼茲對於當時學術進步之貢獻，更可於其與瑞士博物學家瑟士則（Schönitzer）之通信見之，茲節錄如下：「以歐洲人之不努力，實令人失望，故吾於其地之地文事蹟，絕無可舉以告者。而英格蘭與蘇格蘭人之奮勉，實過於吾人。」見谷勞，厄耳前書細註所引。而最「元化論」第十七節，曾說及應用當時新發明之顯微鏡，令其從事研究已，如博物學家雷汶胡克之勤奮，甚以世人之意荒為恥。蓋今者科學基礎尼貝耳（Conybeare）之一地質學進步報告」。言之死後多年，以一七四九年，始有全書之刊行。其意以為先有水火之變，「原註」「元化論」第四節有言曰：「一以極高之熱度，驟遇最劇之冷度，一則經化，一上騰，重濁者漸以膠結而成固質，如金屬一塊之凝結亦同於此。」而後成爲今日之地球之外面，遂提議在其他各處爲相似之研究，「原註」前書第五一矣。然後可得普通之結論。其後果然有偉爾納、索緒耳、哈同、屈費兒、斯密等之研究。最後則有第十九世紀之全球履勘考驗之地質學事功。來布尼茲之理想之作，

五、康德之星
氣學說

刊行之後，表明彙輯各種當地之瞻察，然後能得地球之歷史。其後則有一第一等哲學大家，爲極大規模之自然物之化育之研究。大哲學家康德，因讀英人來特（W. G. E.）之世界學說，受其鼓舞，^{一見原註}外國著作集以爲來特之著作，極其五之作之能令人注意者，即因其能鼓舞康德，康德於是撰化育學說，一八五五年刊行時，不載作者人之名，歷久不爲人所知，同時有著名之算學家藍伯，刊行其所撰之一宇宙結構論（一一七六年），其中有數意想，與後來赫胥爾及拉普拉斯所發明者相符，而根據則不同。來特，赫胥爾，藍伯，三家之理想，可以稱爲形構觀，而康德及拉普拉斯之理想，對於宇宙之構造，則有頗能說得通之化育學說。散普孫（Simpson）有一著作，紀載來特著作之內容，且附以絕佳之圖。見紐喀斯爾（Neckarsel）古學研究會報告一第七冊，第十九頁。康德之學說，赫胥爾（Huxley）加以研究，見赫氏在哥尼斯堡之演講，題爲「自然力之交互作用」（一八五四年），載赫氏一演講集第一冊。他若非厄之「宇宙本原論」（一八八五年巴黎第二版），^{二見原註}一，倭爾夫之「宇宙創造之假設」（一八八六年巴黎版），皆對於康德之著作，柏刻之論（載一八九八年美國科學月刊），皆對於康德之學說，有作用純粹的理論，並承認星雲說之考證上，頗有許多困難之處。參看柏立天文學史（一八九八年版）第四〇九頁，倭爾夫一天文學袖珍大全（一七八九〇年版第一冊第五九四頁，達爾生一潮汐論（一八九〇年來比錫版）。至一八年版十一

九世紀下半期之熱力學與分光學，對於化育觀之資助，則作者當於下文詳辯論，惟與洪保德所研究之字宙問題，則大相反背。用牛頓哲學追溯行星系之成立之各階級來特之

作，全是純粹的幾何理想，使學者注意於恒星系之組織之統一，以天河有諸星團聚成爲一圍帶，以爲發明。又提論恒星全系有定向之動。康德則指出行星系與此相似，若在其中心點觀之，則諸行星亦居於一圍帶，有同向之動。康德以此爲根據，假設恒星系先已有一元始之動，及吸力之作用，則能解說土星之環如何成造；又進一步而解說環如何破裂，聚而爲衛星。康德並發明恒星系未成之先處間有散布各處之物質，因吸力之故，以漸而成恒星系。康德又研究及細目，討論潮水之阻力，有使地球自旋變慢之可能。〔原註〕一七五四年，柏林學會嘗懸賞以求科

爭得賞，使其變慢，若果變慢，其因何在。康德則作爲論說，其意並不在乎競中，其後翻印於其全作中，是爲康德最初刊布之作。在此短篇之末，聲明其所作之一字宇宙構造說一，其後一年刊布，名曰一天空自然史一。康德見其多數理想，其後皆有歸納研究之新揭露，赫瑟爾所著之一字宇宙構造論一

見一七八四年「哲學會報」，後有德文刊本，見於一七九一年，其中有引康德之作。康德之功業，歷久始有知之者，拉普拉斯並不知之，近代之著作家，如赫爾姆、霍斯及克爾文爵士，雖知之而不得其全，及既知其全，則大為讚賞。克爾文之一八六六年演講，曾發明康德為第一人，計算地球受潮水阻力，有可能之若干自旋速率之減少（見克氏「講演集」第二冊，第六十五頁）。克爾文與赫胥黎辨駁地質時間問題，屢引康德學說。參觀克爾文一八六八年之「地質時間論」演講（見「演講集」第二冊，第十等頁），又赫胥黎一八六九年「地質論」（翻印於「教堂演講」第十一冊）。英文著作中之詳載康德宇宙構造學說者，則有柏刻（Becker）之作，登於一八九八年「美國科學月刊」之第五冊第四號。

來布尼茲及康德所發起之地球及宇宙萬物化育之兩途學說，即表明研究化育問題之有兩途。此兩分途意想，直至第十九世紀，始有學者再為分途之發展——其一為地質學家，其一為物理天文學家。二派歷久各不相謀，並無互相轉移之潛力，及本世紀之後三十年，則始組合為一，引申其所得之多數結果，試為兼容之研究。作者將於下文詳論之。在康德之後四十年，拉普拉斯在其通俗著作《宇宙系統論》之末，發表其星氣學說。拉普拉斯似乎並不知有康德學說，其見解亦與康德大不相同；拉普拉斯之設想，以為在自轉之星氣中，有一有吸力之星氣核，因吸

力而凝結，因離心力與吸力相稱，則拋離而成爲行星及行星環。此不過行星系之可能之化育之略說，在拉普拉斯自己，則並不極力主持，不過視爲一種提議，而當時之通俗天文學，則作爲已成立之學說，如是者多年。^{〔原註〕}「余以爲此種行星系之始一大世界」，其中有頗詳盡之宇宙構造之詳論，得自拉普拉斯之意想者頗多，^{〔原註〕}「余以爲此種行星系之始一大世界」第六冊，第八頁。洪保德此大作，並不言宇宙之歷史，自稱爲宇宙之圖畫（即寫形）而非解說。化育學既之時期未至，康德及拉普拉斯之宇宙論，遇偶然提及而已。^{〔原註〕}不遇偶然提及而已。然而其潛移研究自然學者之心之力則甚大。

以上所引之各種之理想，只好稱爲幻想，稱爲虛構。作者今要討論實在之化育學說。此項學說亦可分爲兩路，取徑各有不同——其一爲英國學者所由之路徑，其一則爲大陸學者所由之路徑。英國則研究古生物學，大陸則研究胚胎學，雖各有不同，而有一共同之目的，皆在乎研究生命——其一則留存於地質之地層，其一則現有之生物——用爲大規模研究萬物之化育之指導。

作者於此不得不聲明，研究有生之物，以大概而論，並不引入化育學說。其中

七、循環觀

另有一學說，學者若乍觀有機體生物之初生、而長大、而老死，往往留頗深印象於心中；似乎在本世紀所研究之外者，尚有可以應研之學說在也。

此另一學說，可稱爲『循環觀』。此項學說以爲無一物不在循環中流轉，

〔原註〕喜太利（Whittier）君嘗以古代哲學家之論，及循環問題之書藉見示。據說發明世界之循環作用者，以古希臘之堅忍淡泊派爲最顯著。策勒所著之『古希臘哲學史』（第二版，第三冊，第一部一分，第一百三十六等頁），討論此學派之言曰：『世界先有元始物，按照一項內藏之例，萬物由是而發生。如此元始植物，既有創生及造成之力，則凡宇宙間所有之萬物，皆由是而生。如此動物植物之由種子，不得不發生相同。最初有者是火，火則變而爲氣，或蒸氣，從此變而爲水。有一部分下墮，成爲陸地，有一部分仍然爲水，有一部分化爲空氣，空氣復生火，從此四大（四行）揉合而成世界，以地球爲中心點。四大之分離而發生陰（消極）、陽（積極），即世界之靈魂，與世界之軀殼是也。然而既有其始，亦必有其終，元始物，以漸而銷燬其分出一部分之物質，及至世界終極之時期，於是又有淵漫宇宙之一火，焚燒萬有淨盡，又還原至於當初地位。世界此時已復歸於一，又有一次新世界同時發生，舉凡一切事物及變象，與從前之世界，一一相同。世界與神靈之歷史，經歷一切種種階級，週而復始，循環不已。』云云。策勒在此一講論之下，加以附注曰：『此種世界變化時期之說，屢見於古希臘哲學家之著作，堅忍派最初則得自赫拉頓利圖斯。至於其後繼起之世界情狀，與其前之一世界無一不同じ之說，則只見於學達哥拉斯。週而復始；凡變皆有週

期，皆是循環，謂世界上無所謂新鮮事。

（原註一）柏林版，第十至第十二卷，論，如

以發明曰：「其循環之意，專指人類之進化而言，並非指宇宙。其視宇宙，以固以爲一永久存在之局，有一定之中心物質，其外之部分，則有動中之平衡。恩拍多克利則有宇宙循環之學說。在其前之思想家，只以四大（四多克利之學說，則四大之分合，受制於兩緣，一爲愛緣，則四大聚合。第二期則爲愛緣減而惡緣增。第三時期爲惡緣完全用事，則四大分離。第四期則爲惡緣滅而愛緣增。策勒謂古希臘哲學家之意，以爲吾人今日之世界，正在第四時期愛緣日增之云云。」

哲學家詩家之發表此種思想者，不知凡幾，不過措語各有不同，未能或過於古代詩歌及宗教經籍之絕妙好詞耳。（原註一）最著名之詩歌，莫過寫黃金時代之復現，次則預言將來，申明其循環復現之意。其詞曰，
「古希臘之詐謀兮，」譯者註一按西曆十一二世紀前，希人圍攻脫盧城，十年不克，用某人計，製大木馬，與脫盧人相戲樂，伏兵出，因取之。所謂藏百年數十人於馬腹，脫盧人信之，開一門納木馬，而大木馬故事也。人漸忘。異日必更有非常之英豪兮，登阿歌之舟，而往征於高加索南，今爲明格里地，相傳其地有希有之羊，爲神龍所守護，而阿歌之英豪卒奪之去。必更有勇敢之阿漢里兮，」譯者註一即圍攻脫盧城之希臘王，爲侵略脫盧城之魔王，一斯（Clavins）之論循環（見「哲學文集」第三冊第一六七頁），曾引證於克拉維斯（Clavins）之論循環（見「哲學文集」，其首從略。又稱循環學說爲絕端的應用算學

精神者（見斯氏「循環之說所迷惑」，參看塞司論文，載一當代評論報第七十三期）亦極爲循環之一說所迷惑，參看塞司論文，載一當代評論報第七十三期。

以循環之說爲基礎。最深印於人心者，爲萬物之有生者，必有衰，必有死。週而復始，循環不已。〔原註〕斯賓塞所發明主持者，則爲發達進步，似與週而復始循環不已之說相反。然學者所研究者，皆有限之時間及數量之事，則純粹之機力組織，似乎不能逃出終極之循環。惟有假設爲一種無窮手續，則或無物質之物，不受算學之處置者，則或能逃出循環之外。讀者宜注意於斯賓塞所著之一，第一主義一，亦歸結於循環之說。其言曰：吾人不能不作爲結論，謂在眼所能見之宇宙間，大體之物之手續，與極小之物之手續相似。動與質既有一定之量，質之分布，受動物之手續，與極小之物之手續，相必有其限，至是則不能毀滅之動，必要爲反向之分布，由此觀之，充塞宇宙同時並存之吸力拒力，是生小變之往復，對於轉變，亦必生往復，然則所有化育之期，亦必有毀壞之期。如是則啓發一種意想，已過之時代，其間所有之級級相繼化育，與吾人今日所處之時代相似。將來亦有一時間一代，有其他如是之級級相繼化育，其大旨相共同，而結果則異。一見其所著第一主義一第一版，第五百三十六頁一。此外尚有一新哲學大派，欲求詳兼容機力觀及精神觀者，則爲陸宰哲學。其討論化育問題曰：「宇宙不若斯賓塞之觀爲若干面，若必變形以示意，然後以彼環相連，其相連之法，若有因，發展數相同，只是一法。若必變形以示意，然後以彼環相連，其相連之法，若有因，發展數相同，只是一法。」

歷史之必要，而有相當之秩序，然後發現所有堅結元素之和諧，則吾人亦必要各時期相繼之
秩序，使必成為一進步之陸續所撰之一小世界」（見密爾敦及準茲譯成英文之陸宰所撰「第四卷，第三章」）。近代之天文學，注

重於行星之週期動，及恒星系之穩勢，與其自有之調和整理之能。其通俗之解說，尤能為此循環觀增加力量。此外又有利比喜派之推廣化學知識，以用於種植及生理學，又有氣候學之開卷數章，皆偏向一種意想，謂自然之元素及力，皆有循環之動，有往必復。物種之定而不變，及各種創生物之相繼復現等學說，亦增助循環學說之力；是以至第十九世紀中葉時，循環學說為學者所主持，羣衆亦樂於承認。『原註』在德國則有佈雷克斯柯（Moleschott）所撰之『生命之循環』，以化學及胚胎學而撰為通俗之作，發表生命及發達之循環，頗有動人之句。其後英國則有福斯德（Foster）之『生理學』，寫自然之事功，以作循環之式樣。其言曰：『若以寬大眼光看動物界，則見動物之卵，或其同等之精蟲，即是一個物生存之惟一目的。亦見生命亦是循環，不外是裝卵之器。父母之生命，既已交付於繼承之後嗣，則父母之身體，變為拋棄無用軀殼，惟有候死而已，』云云。莫兒所撰之『地球史』亦有循環之說，討論自然之元素之循環流通。來伊爾曾引律刻特根（Crichton）所撰之詩，名『契特赫』（Chidhra），律刻特所撰之詩，亦發表循環之意（見來伊爾所撰之『原理』第一册，第31頁），阿刺伯古語所撰之詩，亦發表循環之意（見來伊爾所撰之『原理』第一册，第31頁），律刻特所撰之詩，名『契特赫』（Chidhra）。詩之大意曰

八、化育觀起而代之

拉斯並不知此問題)，又論及潮水阻力之效果，又知自然之動不能還原，與抽象意思中之完全能還原之動不同；其後則有胚胎原形之長生不死之學說，作者將系之元始，及其永久存在之條件，討論日之熱氣所由來，及至何時而熱盡（拉普

以研究循環流動中之一枝為界限，即學者所謂上進或進步之一枝。學者讀天文學，則知其研究恒星系或相似不無予之所問，以後是永遠存在。一事後五百年，予又至其地，湖海，牧場，皆何往矣？路人與其前相周。一〇又過五百年，予又至其地，又見城市喧鬧非常。我問路答曰森，從上古以來，此地原是樹木成蔭，我居此日久，以矮樹木生長，答曰森，從上古以來，此地原是樹木成蔭，我居此日久，以矮樹木生長，予問牧童且吹且答曰，「此樹叢，則彼樹榮，此地永遠是我不在，有若干年矣？牧童且吹且答曰，「予復至其地，只見有微波之一湖，有漁者自湖邊撒網。予立候其捕魚事竟，問此湖是何時始有？漁者且笑且言曰，一自從有湖以來，卽有人在此捕魚。」〇又過五百年，予復至其此，只見一派森林，有隱者獨居巖廬，以斧伐大樹。問此地有森林已有若干矣？隱者答曰森，從上古以來，此地原是樹木成蔭，我居此日久，以矮樹木生長，予問牧童且吹且答曰，「此樹叢，則彼樹榮，此地永遠是我不在，有若干年矣？」予復至其地，只見有微波之一湖，有漁者自湖邊撒網。予立候其捕魚事竟，問此湖是何時始有？漁者且笑且言曰，一自從有湖以來，卽有人在此捕魚。」〇又過五百年，予復至其此，只見一派森林，有隱者獨居巖廬，以斧伐大樹。問此地有森林已有若干矣？隱者

有討論所有此一切新學說，新觀念，皆發表『化育、發育、發展』各名詞之意，即謂包圍吾人之各物之較小舉動，較小變象，雖若循環，其較爲細微之變，雖有週期，其實皆以漸接續，有不得不然之有定方向之趨進，殊非循環去而復現也。

今姑且撇開此各項普通觀念（在第十九世紀已有顯明發表），讀者宜注意有數位自然哲學家之發起化育思想者，如何擺脫以上所云之諸項觀念。其首先脫離而介紹新法於學界者，則爲哈同，在十八世紀之末年，爲哈同派地質學家之領袖，極力反對大陸所輸入之意想。由是發生海王派火神派之激烈駁論，海王派以水爲地質變化之原因，火神派則謂是火。此種分別，雖深印於俗人心中，然而在思想史中，並不重要。哈同之特殊地位，則在乎其反對災刱之說，又在乎其堅持一種學說，謂地質之變，如岩石之衰頽，及其生殖，有純一均勻之永遠進步，——此說則反對偉爾納。〔原註〕哈同之廣博及創始之地質研究，與其反對災刱之說，及

其著作名稱之不妥。世人久已厭煩哈同之一地球學說，及根本問題之研究。正當瞭解精神奮興之時，有地質學會之成立，暫時無人理會學說之研

觀本書第一章)。克爾萬(Kirwan)得呂克(Deluc)又攻擊哈同之意想，謂與聖經之紀載反對，於是不喜改革宗教及政治者，皆不喜哈同學說。赫胥黎謂來伊爾循由門徑所創造之事業，以掃除陳舊地質學，頗為大規模研究自然化育之地(參觀來伊爾「地質學」演講詞，一八六九年版)。及赫胥黎之地質學(第一冊)，及偉爾納相信有元始岩石

之存在；來伊爾有言曰：『學者若有敢於疑及吾人之能否追溯從前之如何創生今日情形者，偉爾納則以元始岩石為證』云云。〔原註〕見來伊爾「地質學大旨」，第三版，第一冊，第九大等，九十一頁。哈同則毀壞此種學說(有多數人以為是神聖不可侵犯者)，並發明

世界無所謂始，無所謂終，都無跡像。但來伊爾曾聲明其地質學之大旨，謂並無透徹之完全發明，彼雖主持現在大陸之地層，從前雖在海底，成於在前之大陸之衰頹，〔原註〕見其大作之第八十九頁。彼意以為在先之老大陸之衰頹，所供給造成新大陸之材料，則有極暴烈之發動沸騰，推舉高出以成之。是以彼之學說，必需要有輪流暴發及寧靜之時期，又相信此為自然事功之步驟。〔原註〕見其大作之第九十二頁。如此學說，是揉合化育說及循環說之一種混雜學說。赫胥黎教授亦曾解說哈同學說，以為亦有似乎

矛盾之處，『原註』見赫胥黎之『地質學改良論』，及普雷非耳之『哈同學說發明』（一八〇二年）又謂哈同與來伊爾兩君，爲地質學之均勻派（亦稱今世派），哈同則受拉普拉斯諸人之物理天學之新發見所潛移。哈同之言曰：『觀行星之軌運，則得有接連運行之局。若自然系中有世界之繼起，則不能再求高過地球元始。是以吾人之研究結果，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哈同雖有地質學化育觀之發起，而其說仍有災劫觀之混淆，及來伊爾爵士之地質學大旨刊布，於是地質學之化育觀有進步。

來伊爾遍遊歐洲，以研究地質學，其時科學已有新要素輸入。此則偉爾納及哈同皆未及博采其用。此則以化石證明地層，——於是來布尼茲之元化論之規畫，始見實行，惟其時對於此種發明，雖洪保德亦疑信參半。〔原註〕有人責備偉爾納之歷史記載。洪保德所製之「兩牛珠岩石之累加論」（一八二三年）英文譯本，第五十二頁，有言曰：「今代之博物學家，對於空泛無定之意想，考驗不能滿意，謂埋藏各地層化石，有極大多數，種類殊不相同，曾經嚴謹之多種，隨累加之岩石而變異。」吾人應否從此所彙集之事實，作爲結束，謂所有地層，皆有特別之種，以爲其特別之品性耶？應否謂白堊，朱辣石，灰岩（Jura limestone），阿爾品石，灰岩（Alpine limestone），之化石殼，皆

所著之英國地層一覽表（一七九〇年），隨後更有英國地質圖（一八一五年），此皆其並無旁助，一人獨成之功業。來伊爾有言曰：『斯密子然一身，徒步遍行全國，履勘考驗，既無在先之瞻察家以爲之指導，亦無同志以分其勞』云云。〔原註見來伊爾大作第一册，第一〇一頁。〕

又有科學家之言曰：『斯密以一人而考驗全英國之地質，若在德國，不過一小部分之地，則需多數之享受大名之金石學家，需時至五十年云云。』〔原註此是道步松（G. Abbesson）之言，見來伊爾大作第一册，又見一愛丁堡評論報，一八一八年二月號。〕當斯密考驗英國地質之時，法國則有屈費兒及布龍納考驗巴黎。法德英三國各自分途研究地質學支派。來伊爾曰：『考驗金石質，發起於德之偉爾納；第二層之分類，則爲英國之斯密之功業；第三層之研究，則爲法國之屈費兒及布龍納。』〔原註見來伊爾之一地質學大旨，第一〇三頁。〕至於理想之解說，及闡理之正路，則發起於來伊爾。

來伊爾學說之鑰匙，則在乎研究現存之原因，即試爲發明吾人所見之自然，

其作用雖慢，足以解說相繼而起之變化。〔原註〕見來伊爾「地質學大旨」第一或現勢派仍研究進行之發生變化之名稱。原因伊爾學說，可稱為今世派，或無生命界」，庶幾能解說金石所成之岩之繁複外觀云云。吾人所見之地層及化石，指明此種變化是成於古代。其目的即在求得一貫之學說，以解明從前及現在自然情景。〔原註〕參看來伊爾著作第一册，第二四頁。一大陸派原以災刴為解說，又有二說，則是一種空泛意想，限定自然原因作用時期。來伊爾之意，則脫離此而說。〔原註〕來伊爾之言曰：「吾人解說之原因，或歷時甚久，吾人尚不能盡知其可能之效果」云云。〔見其人作第二册，第二四頁。〕此新學派，一方對於均勻派解說，一方對於地質學之計時間，往往有太過之處，因多數瞻察家，皆見今日尚有災刴之表示存在也。在其他方面，則根據物理天學、力學、熱力學（凡此各有獨立根據，以計地質學時間者），以為證佐之理解，尙未成立。〔原註〕來伊爾之言曰：「科學家久已有一種設想，謂全地球本來是一塊大火燒鑄之物，地心現時仍保存當初原有之熱星氣相似。此種星氣極其廣大，其中有可以充塞極遠之行星之軌道。」

爾著作第一冊，第一五、四等頁，又見第二冊，第二七、四等頁）。即或有之，亦未成熟，並無價值。見來伊爾「地質學大旨」第一冊，第二〇六頁，言及由樂又謂此事仍在討論中，各不相同。於是歷時甚久，地質學家只好任意在時間上想法，（原註）來伊爾「地質學大旨」第三冊，第三五八頁有言曰：「為時間所限之思想，則有阻滯地質學進步之趨勢，比其他成見為甚。」吾人非習慣無限長遠時間之存想，則不能免於錯誤之地質學見解，（云云）。即如從前因有成見，而學說不能為時所容。（原註）最先攻擊地質學之均勻學說，推用新物理學原理，於地質學及世界問題者，為克爾文爵士，其潛力則屬於達爾文時期之後，其最早之演講集（第二冊），從其第一著作之序文觀之，其疑及均勻學說之不確，則自一八四四年始。作者將於下文再提及此種理想。

以上所討論，為大規模之化育觀，分途為獨立之研究，其時則有研究生物生長之深藏不現之變象之科學之大進步。即偶然瞻察者，亦能見得其中有一定之化育規畫。在此各種科學，皆研究德文所謂「生育歷史」，英文法文所用之『胚胎學』名詞，則欠賅括。學者往往以為胚胎之發育之特殊事功，與較大及較為繁

複之機體之發育，爲有根本上之不同；此是大錯，學者久爲所誤，不能見及真實情形。破除此種誤以爲有根本上之不同，使對於此種事之思想融合爲一，在科學歷史中，爲一最重要之事，亦如破除以動物及植物之生長爲有根本上之不同，及以平常發展與非常發展（即生病）爲有根本上之不同之謬見，同一重要。將諸凡此類似乎不同之變化，融合爲一大問題，即細胞生長、及細胞分裂問題，此爲第十九世紀莫大之功業。赫特易之言曰：『學者對於細胞之地位，與未揭露細胞學說以前（在前一百年），研究家之對於動物或植物之全體相似。』〔原註一見赫特易所撰之一書，英文譯本，刊於一八九五年，見第十一頁。〕

此種貫通學說之預言，及駁括動物植物之胚胎學，及生殖生長諸器官發展之完全問題，而以一言蔽之曰，『一切細胞，出於細胞，』自從哈維以來即有之。哈維不獨揭露血運，且建立『一切生命皆出於卵』之說。〔原註一其最善發明哈維之意想者，則爲第九版一大英百科全書一赫胥黎所製之生物學中之發展（化育）一條內。〕

胥黎亦提及亞理斯多德之意想。其言書：一亞理斯多德所持之理想，以爲

三、
育及後成化育
及先成化育

在高級動物界所生繁殖之新機體之創造，並非忽然同時在外添生成長之粗坯，亦非忽然變化一種有創造力之物質，使為全器之外添生成長之器具，其實是後成化育法，即是先有一種比較上較為純勻之未完全發展之坯，相繼分化，變為成熟特殊之各部分，及各結構。此是亞理斯多德之學說。既主後成化育說，原在乎以直接觀察，維持發明此說。赫胥黎發此議論說曰：「哈維意想中之後成化育學說，雖打勝先成學說，但研究發展更進一步之時，及追溯胚胎之由來時，發展學說則與形構說較為相近，與後成其發育說較為相遠，則並非不可能之事功；；；從表面觀之，似是後成事功，其實是波內後來所修改變通之發展事功。所謂發展者，不過是按照定例之而已，一云云。」大哈維又發表一學說，謂胚胎之生長及發展，由於分出或分化，以加添或成造新部分及新結構。此說則為反對學說稱為 evolution (先成) 所掩。此反對學說，以為在眼所不能見之胚胎中，每形或每小點組織，皆成造在先，所謂生長者，不過使之脹大而已，猶如一小點之乾膠質，為水所填充則脹大。主持此項學說者，有著名之布尼茲、耳哈味、哈勒、波內；此諸君者，因不能想見有何自然之力，能生組織，不得不承認一種胚胎先成之說。此說在近日又恢復而稍有改變。

以真正科學法研究植物動物之化育，則衆科學家皆推尊服爾夫爲建立實

在基礎之人。

「原註」參觀前文所引湯姆孫所著之一「生命之科學」，第三五七頁附註。最要者英文譯本，見第四等頁，一八九六年刊。

其所著之生殖學說，刊於一七五九年。

其所討論爲動物及植物，其惟一目的，在乎反駁先成發育學說，而代以正確之後成學說。哈勒極重視此反駁已說之學說，而不相信。

「原註」湯姆孫教授「見定之。此一言曰：『哈勒之地位，可觀其一言以二〇頁』」。

服爾夫之植物爲細胞構造之說，

雖在法國爲米耳柏爾所宗，其形構學說，雖德國歌德並不知其說，而有相同之發

明，然並無何項潛力及於科學界，其及於胚胎學，則以一八一二年爲始，其時因麥

克爾譯其著作之一種，於是學者始注意於服爾夫之大功業。服爾夫以實在瞻察

動物植物胚胎之發展，以駁倒先成發育學說。服爾夫之植物學，埋沒者多年，卒之引出土來，登及摩爾之著名細胞學說，自從麥克爾再刊行服

爾夫著作之後，不久即有判得 (Pander) 之研究之刊布。湯姆孫有言曰：『其所著

一五、
判得及貝
爾

之小雞發育論所發明之變象，比服爾夫較為詳盡，亦較為確切，遂為後來胚胎學家各種學說之基礎。』『原註』見『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第

羅斯，其友貝爾亦然。』『原註』見『湯姆孫所著之『胚胎學』』條。判得生於俄

羅斯，其友貝爾亦然。』除在德國外，久不為人所知，亦不為人所理會。赫胥黎引其所作，此則在貝爾研究三十年之後。西歐為屈費兒學說所潛移者多年，乃知之所作，此則在貝爾研究三十年之後。西歐為屈費兒學說所潛移者多年，然後英國學者，其先則有判得，得令革（Döllinger），使自然科學擺脫屈費兒之潛力，而比貝爾之功為尤著。以地域而論，貝爾之功業，皆在於聖彼得堡及哥尼斯堡（其時哥尼斯堡大學，有數位大科學家，此大學由是得享大名，貝爾即其中之一）。貝爾為極欽佩屈費兒之人，曾為屈費兒製傳，亦宗奉動物模型之一人。其獨闢途徑之研究，亦以模型說為歸結。貝爾嘗發起三不同之分途研究，此則非屈費兒之所知，或非屈費兒之所好者。一為顯微鏡之研究，二為研究胚胎之發育，三為自然哲學派之精神。貝爾並不為自然哲學派之說所迷惑。其時德國科學，雖為自然哲學派之怪誕學說，及未成熟之融通所充塞，而貝爾則能避開，不為所惑，而重視此派特色之務求自然，所謂自然之造物，有一定普通之模型，變之以造成不同之物種。貝爾於研究型構學及發育學之時，仍注意於地型理，及人類學。此兩種學問，有洪保德及立第一或為代表學家。第十九世紀並重者，於以前，及自創始之自然科學研究，各枝派，

數君之研究，然後學界乃知之。由是最先之發起者之名，竟為學者所忘記。是以在法國科學，不甚見有貝爾之名，亦不為學者所重視。後來之著作，則記載貝爾之功業，及其為人，頗為詳盡。一八六五年，有貝爾「自傳」，一之刊行。一八七七年，有斯提達（Stiede）教授之大著作，名「貝爾傳」之刊布。一八九七年，則有斯多塞爾（Sostile）教授之大著作，名「貝爾及其宇宙觀」。此書廣引貝爾之著作，及其足蹟。一八八六年第二版。亦貝爾在自然科學歷史中，居特殊之地位。自然科學之研究，在屈費兒及宗其學說者之重要而過偏之潛力中，未免有極重要，刊分三集，一八八六年第二版。亦貝爾在自然科學歷史中，居特殊之地位。自然科學之研究，在屈費兒及宗其學說者之重要而過偏之潛力中，未免有

限於型構及比較解剖之範圍內，貝爾則於中發起發展之研究。貝爾自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三七年間，致力於最重要之胚胎研究，完全證實後成化育之原理。據事實而言，貝爾承認發展為動物分類之惟一根據，其時正是屈費兒與聖提雷耳在法國成為世仇之無窮盡之解剖學辯駁，德國正不為審慎之自然研究，而結所謂自然哲學及其他理想之蜘蛛網。〔原註〕此係赫胥黎論，第一科學筆記，新刻，第一七六頁。

貝爾在科學歷史中所處之地位頗特別，而有令人注意者。早年則有屈費兒學說潛力之閱歷，暮年則猶能及見達爾文著作之轉移自然科學，與其同時享大

名之米勒，則早已化去，尙在達爾文之名未播傳於外國前也。貝爾與米勒合力，而各趨途徑，以擺脫德國科學，使不爲理想學派所轉。比較其他博物學大家，貝爾爲最能確見研究自然萬物者，必有三方之觀點：一、某某項物形之似若一定，或實在一定（形構觀）；二、此項物形有其接連之有序之變（化育觀）^{〔原註〕一八三四年，}（貝爾有極重要之演講，題爲「自然發展之普通規律」，參看不倫瑞克版之第一冊第三九等頁。吾人從瞭解所得之資料以爲推斷，不能不謂動物之相繼生殖，有某項之始形之變化，此爲可證之事。不過此種變化，有其限度（見第六十頁），貝爾堅持此說，以反對操極端達爾文學說者（見第三十七頁）。）三、在變化之手續中，似有或實有規畫（規畫觀）。貝爾之研究，雖盡力於化育觀，然而仍維持發展其模型觀；氏雖善於運用機力學或確切科學之新法，而深知博物及研究自然手續，必瞻察其實行及生存之情形，^{〔原註〕參看貝爾所著「動物發達史」第一編序文。}不能只在解剖室或試驗室研究。宗達爾文學說者，往往以爲生物之形之用意及手續，可以機力解說之，貝爾則不以爲然。當其最致力於科學之時，其名只顯於德俄兩國；英國只有卡益特（Carpenter）及赫胥黎，使學者注意於其胚胎及

化育研究。自從達爾文文學說之潮流稍退，或不盡爲學者所注意，有多數博物學家，則折回用功於貝爾之著作。據事實言之，在達爾文時代之前之著作，學者若注意於自然科學之發展之哲學，而非注重於其歷史者，前項著作中，不過有限若干種可以讀而又讀者，貝爾之著作即其一也。貝爾對於自然變象之思想，同時並注重於型構觀、化育觀及原因觀。〔譯者註〕即指上文所謂規畫觀，亦可稱原因觀。因是之故，其革除時人想像之力，不若達爾文之大，然而此革除之事，則貝爾先已預爲之地矣。物形有化育之變，有其發展，亦有其似若之定形；貝爾並不以前說反對後說，而主持調停兼容之說。其言曰：『欲窺見動物之緣者，必要有組織不同之模型，與發展不同之階級之分別。』〔原註〕見貝爾著作之赫胥黎譯本，第一七八頁。又謂『動物之組織之變異時間，並不相等，實見於某項主要之形，而復有較爲下級之變異。』〔原註〕見赫胥黎譯本第一八二頁。由是『達到屈費兒所發表之動物之四大分類。』〔原註〕見赫胥黎譯本第一八三頁。一八二八年，貝爾之動物發達史，其中討論『上級動物胚胎，經過下級動物之永定之形』——此即

『個物之變形，與動物全界之思想變形相合學說也。』

〔原註〕參觀貝爾一八八年版之一動物發達

黎譯本第一八六六，第一八九頁。關於動物胚胎初期之發展，貝爾則大有所發明，『原註』湯姆孫之言曰：『貝爾為首先區別生命歷史之三大時期：（甲）化育；（乙）組織之以漸分代；（丙）見湯姆孫之一生命之科學』（第三二三頁）。貝爾此大作卷首，題判得之名，並聲明其起初研究，實有賴於列得及得令革兩君之鼓勵。貝爾之最為審慎者，則是事實與理想之分別，關於理想，尤為審慎，讀其全作可見。

。在其所著之屈費兒傳中，極稱讚屈費兒之不沉於各種發育學說。其言曰：『屈費兒少時，亦有化育觀，此則顯而易見者（如奧經其後所從事者）』。其後屈費兒以為不能作到，於是拋棄從已成之物之復摺中，求發育之情形，由是而至於原因（即規畫）一意想，其後屢有發展。德國博物學家，因予是發為統論，謂屈費兒並無哲學思想，尤以謝林自然哲學時代為甚。予以予觀之，屈費兒似頗有但求明晰之願望。其所以拋棄較為高級之事功者，因為其不能生出明晰之意想也，『云云（見貝爾所著《屈費兒傳》，一八九七年版，第七十二頁）』。自從達爾文或來伊爾以來，英國讀者始習聞化育觀。一讀貝爾之作，最有名之發展學說發起家，有極詳盡之審評，已有極審慎之承認，讀者

^翻 因貝爾在哺乳動物中，揭露其未孕之先，已有卵在；因其有此及其他揭露，是以為當時及無論何時之最偉大之胚胎學家。於是又進而研究動

物界各物之形構之不同之各點，可以爲高級動物之生長及發展之不同各點之嚮導者，至於若何程度。即是試求分類之事實，對於發展之事實，有何等曙光之發現；高級動物之變化之胚胎，如何以漸而經過下級動物，永保不變之形。貝爾反對分類或形構之部署，能成其爲一接連到底一線之思想。動物之所以不同者，由於其組織之模型不同。是以『脊骨類之胚胎在其最初時期，即是脊骨動物，毋論在何時期，不與無脊骨動物相同。』○原註又見譯本第二二〇頁。貝爾既考定有特別機體形之存在，於是又發生一問題，問在此形之界限內，能否求得一例，以規定此物之發展。貝爾信以爲能，原註見譯本第二二一頁。於是又進而爲解說，其措詞與近日最新之發展（天演）著作相同，可以不易一字。其言曰：『其較爲特別之式，發展於較爲普通之式，兩個動物之較爲不同者，必要爲較遠之追溯，然後得其相似。』並謂『所有由真卵而發展之胎子，皆有與實在之胚胎情形相同之可信。』又預言細胞學說，此則十年後司旺以瞻測而發明者。貝爾所啓發者，謂單簡之小

胞，即是『所有一切動物所由發展之公共元形，此是事實，從生育歷史上觀之，亦是如此，並非理想如此也。』^{〔原註〕見原著第二二四頁，又見譯本第二一三頁。欲讀此預言者，宜參觀貝爾後來之解說，見「演講集」第二五〇頁。} 貝爾再爲進步之研究，則介紹極能啓發之『分化』名詞。^{〔原註〕德文名詞爲 Sonderung，英譯胥黎譯作「分化」。} 貝爾又言曰：『動物之高級及低級之發展，與個物發展時期內之逐漸之纖維及形構之分化，絕對相符合。』^{〔原註〕見譯本第二二九頁。} 據事實而言，發展者，即成立不同之謂；『胎子並不經過其他動物之形，其所經過者，只是本形與他形無關係之情形。』於是從其思索所得，發爲結論曰：『某種動物形之個物之發展，有兩條件以規定之：第一，由加多纖維之分化，及加多形構之分化，以爲此動物之進步發展；第二，由較爲普通之形變，而變成較爲特別之形。』^{〔原註〕}

見譯本第二二〇頁。

貝爾之意想，雖與新發明之發展（天演）學說，有大體相同之氣味，然而其中自有分別。欲明白此中分別，及預備實在通曉達爾文之大踏步，則宜用新名詞。

所有達爾文及宗其學說者所創立之名詞，以務求俗人能了解其革命學說者，皆不現於貝爾早年著作。然而此種著作，則極為有用，因其能將達爾文以前之大博物學家之各種見解，劃分清楚界限也。自從學者習知習聞各種植物及動物之由來，及其變易之說，往往習慣不獨施用化育觀於自然有生命之個物之生長及發展，且推用於無論何事何物。貝爾說及發展時，謂發展歷史，是研究機體物之真正光源；其意所指者，為狹義之發展，即赫克爾所稱之『個體化育』。赫克爾另有一名詞，以指分類中之門別、屬別、種別之化育。貝爾於研究自然分類動物中之個體胚胎之發展步驟秩序時，其意想中並無此種由彼種所發育，且嘲笑此項學說，頗有今人之氣味。

〔原註〕見原著第二百頁，又譯本第一八七頁（一八二八年）

至
意
想
，
自
然
為
多
數
人
所
承
認
。
其
維
持
此
說
者
，
過
於
熱
心
，
往
往
不
就
其
相
似
切
細
微
曲
折
之
處
，
未
經
證
實
者
。
其
後
漸
漸
成
爲
習
慣
，
謂
各
種
動
物
，
此
則
不
過
是
一
種
想
像
事
實
之
法
。
最
後
則
宗
奉
此
說
者
，
似
若
忘
記
此
項
變
形
，
其
實

以岸彼，此相發展之如何，而覺得鰭之無用，因於此者。譬如說，今有一魚，遊向長腳。此魚之子子孫孫之鰭，於是變爲漸窄漸長。及數千萬年以後，鰭則變少千萬年，則有脚之發展，此則尤爲自然無足怪者。不過其中有一爲難之點，即是若干代之魚，只好不吸空氣。鸚鵡之長頸，則得自其祖宗之伸頸，捕魚之習慣。以此種武斷思想，作爲一條自然而生出之效果，即是各不同之動物之普遍進步學說之復活。此說從前極爲通行，其後則爲學者所拋棄。由是變形只有一路可通，即再進步之發展，或由個體之發展，即承認此學說。若一承認此項武斷之例，以邏輯法推之，自然不得不承認此學說。由是變形只有一路可通，即再進步之發展，或由個體之發展，或當作退後之變形，與鐵路相似，只能前行，或後行，而不能旁行，」云。
云。**貝爾**只當此秩序爲有系統的，並作爲意想的。(原註) 貝爾在其後來之著作，特別注意於純粹意想之關係。

謂集一第二版，第二冊，第38—6頁。

吾人可以謂**貝爾**所研究者爲系統學，而非系統化育學。其意以爲個體化育，可以發明生物之互相關係；(原註) 見其一八二八年刊行之一動物發達史，第二三一頁，又譯本第二二一頁。意欲以個體發育，以相助系統學。當時並無系統學名詞，然此名詞尙有其用，能使學者明白自然科學之改變，先有系統學，後繼以系統化育學之規畫。從前發起一種幻想生物

之自然秩序，即表示在時間之彼此發展之秩序，後來則有認真研究此說之理由成立。」（原註）貝爾後來所刊行之著作（見其「演講集」論達爾文主義一篇所研究到之大旨，以至於無流變），貝爾則極力反對，謂「無準定」。貝爾之研究，從定形以至於變化及發展之手續。參觀其論，達爾文之序之議論，謂麥克爾及奧經為最重要之發明一種極端學說之人，即謂人類之發展，經過動物界之各高等階級。此說貝爾自謂由其本人所先發表，亦為其本人所反對，又謂米勒在其第一版之一生理學（原承認此說，至第二版則拋棄之）對提，又謂在達爾文「物種由來」未刊行之先，本人嘗於一八五九年著有說帖。

物，其中有一段，主持一云云。在此之前，則並無此各項之理由在。

初時原有此種趨向之提議，在貝爾初研究此問題之前十年，（原註）貝爾（一九一九年其研究此問題，如何出於偶然，或偶遇佳運。亦會有人刊布一種極繁密之學說，即發展歷史，當時視爲解剖學家之最饒有資料之間題，其時在貝爾未刊行其較大之著作之前二十年。拉馬克所著之動物哲學

（原註）拉馬克之學說，經達爾文之著作而加以研究。拉馬克與聖提雷耳二家之學說，又因蒲豐之「自然界之世代一書而連合一起。讀者尤宜參看佩累（Perier）之「達爾文以前之動物哲學」，甚爲明晰，因其對於此種工作，極端重視，悉心研究，闡發新理，一切

疑難問題，非蒲豐之特殊聽頤，曷克臻此。而今日蒲氏學說，正在盛行之時，如再輔以宏大之統計考察，則一切懷疑之點，自可迎刃而解矣。又第十七十二頁中云：「嗣後繼續蒲氏之工作者，厥惟三大偉人，即拉馬克、聖提雷耳，及屈費兒是也。」關於拉馬克學說之歷史的關係，可參看第九版一大英百科全書「赫胥黎所著一生物學中之發展」一條。赫氏謂拉馬克之學說，在一七九四及一八〇九年間，有一大變遷。在實際上，拉馬克所以能在化育觀之歷史中，佔重要位置者，全賴其晚年所主之學說。以特創之意想，而發達如是之遲遲者，近代除康發見於一八〇九年。貝爾知有此作，並不重視之。貝爾之研究，爲最早個體發育之研究，拉馬克之作，則爲最早之系統研究。

當時之博物學家，受屈費兒之潛力，及其聲譽所轉移，盛倡其學說；然拉馬克以何理由，而發起極不同之說，以物种變異、及有系統之相繼下傳發育之說，以反對物种之有定形、及孤立發育之學說，此爲一有意味之問題。自其學說發現之後，則不甚爲學者所公認，其所著之動物哲學，埋沒無聞；當時反對其說之原因何在，亦一問題也。第一問題，則有其大作之序文以爲答復。其序文謂學者認真研究自

然歷史時，各門之動物，皆有學者研究，惟脊骨門，如哺乳類、鳥類、爬蟲類、魚類，最為學者所注意。

「原註」一中，一八七三年，馬丁再為刊行，附以拉馬克小傳。予所引者，即由於此作。拉馬克之主要思想，亦總括於其又一大作「無脊動物史」（一八一六年）。此大作則有米倫·愛德華（Mine-Edwards）等，於一八

三七年為之刊行，共三冊。

予所引者，即是此作。

大概言之，脊骨類軀體較大，部分亦較為發展，且易於考定，又較為有用，較為可怖，自然易為研究家所注意。其他大門類之無脊骨動物，最先由拉馬克所歸類者，大抵軀體較小，器官較欠發展，與人相離較遠，自不甚為人所注意。此門之動物較多，其中只有昆蟲類，在先世中頗有人注意，其餘則林尼阿統稱為蟲，直是紛亂無章，無人過問。

「原註」參觀「動物哲學」第一冊，第二十九頁，又「無脊動物史」第一冊，第

介紹文。

拉馬克原有多年為植物之專門研究，隨後博物院設自然科學各教席由拉卡那爾（Lakanal）提議，請拉馬克主任動物學，即大才如林尼阿，對於動物界之整輯分類，亦不敢伸手，况非拉馬克及餘人所素習者，是以其研究動物為事出偶

然。『原註』見馬丁介紹文，附載於其所刊行之拉馬克『動物哲學』第一册功制勝之際也。拉卡那爾亦開始教授於各講座，但在此樂觀時代，法國適多文武人才。聖提雷耳在阿羽伊治下，管理噴物學，時年僅二十有一。多謹通曾謂聖提雷耳曰：「汝之無經驗，余素知之，然余當為汝負責。余對汝有行使父執權之可能。汝其趨教動物學，終有一日，汝得造就動物學為法國科學也。」聖提雷耳乃從命而擔任高等動物。拉卡那爾深知動物界範圍廣大，斷非一教授所能勝任，於是聖提雷耳專司有脊動物，拉馬克則擔任無脊動物。此皆錯綜紛亂，為世所未知，而難解之動物也。拉馬克擔任任斯科後，即從事研究，終能將高等動物學編列有條，解釋詳明也。拉馬克苦心孤詠，獨具灼見，終能將高等動物學編列有條，解釋詳明也。

拉馬克擔任此席時，年已五十歲，^赫此即拉馬克本專研究植物者，忽而改事研究

動物之原因也。

『原註』此是一七七八年事。一動物哲學一書，名曰『法國植物曾將植物學推行於世，上等社會，不分男女，多有從事研究者。蒲豐命王家印刷局，刊行『法國植物』，共三冊。一拉馬克書伴蒲豐之子，遍遊歐洲者，因而得博物學者之資格。

其研究動物，則從極少希望、極少人研究過之方面下手。其效果則為有兩途，能使其富於創解之思想，定一特殊之方針。第一，能使其有融通眼界，以觀自然萬物，不以動物學家，亦不以植物學家觀點為研究，而以博物學家，生物

學家眼界，研究自然。

『原註』一物體得到真確之觀念，並求其詳盡而透徹之最優方法

成，部份之始當作全體，然後更尋求其本質如何，又與其他已經吾人湊體之原則之能啓示吾人者，皆是也。』又前書第三十二頁中云：『爲便於原物之審察，而注意於此等物體，及其最細微之點，以大部份之生物學而論，皆以此爲研究中之主要問題，此種注意之習慣，已爲人所公認爲必需要矣。苟於所觀察之物體，祇觀察其形狀，其容積，其外部，以至其最微末者，如顏色等；又凡作如此探索之學者，而輕忽於高尙研討之進取，則如尋求其所觀察之物體之原因如何，影及已經吾人了解之其他物體之關係易進步遲緩之真，亦殊非生物學拉馬克雖或非最初用『生物學』名詞之人，亦爲演講，曾聲明其有一著作，名『生物學』，爲地學物理學之第三部。此作並未刊行，大約已置於一動物哲學之內。參觀帕刻德（Prof. Packard）教授所撰之拉馬克論，名曰『發展』天演學說之發起人，及其學說功業，爲一人所通曉，且往往爲有名學者所歡迎，其廣引其著作，及其學說又不完全，爲一帕刻德教授之作，宜爲學者所歡迎，其俗人又往往視爲詭異，而加以嘲笑，年，所有引自其最早之著作及演講，此皆最早見者。據赫胥黎所說『生物學中之六

發展一條》，關於研究機體生命之變象，同時有三種不相爲謀之分途討論。在法國則有比沙，及拉馬克，德國則有特雷字納魯司。特氏之大著作『未竣工』，一名『一生物學說』，初撰在一七九六年，作者此時不過二十歲。第一冊以一八〇二年刊行，在拉馬克刊行其『水地質學』一年之後。赫克，爾之『自然創造記』，載有特雷字納魯司之意想。生物學之著作，亦云多矣，而此學界限，至今仍未定。歌柏爾(Coebel)教授曰：『生物學名詞，是近代意想，尙未得有普通同認之界限。有以爲應作生物之全部科學講者，以爲與純粹之寫見之枝派相反觀之生命變象之學說者，見歌柏爾著一植物學解第一冊第一頁』。拉馬克則謂生物學，只爲普通自然科學之第一部。其所撰之一水地質學。第八頁有言曰：『地學物理分爲三太種。第一種論質氣候，爲氣象學。第二種論地球外殼，爲地質學。第三種論有生命之物，爲生物學。』第二，則使其能從生命器官及變象、最單簡之方面，以研究動物生命。在高級及較爲發展之動物，其形構不同，有不能不令學者注意之點，在彼方面則無之；從此方面，學者所注意者，則不在乎大有區別之不同點，而在乎多數之關係，及無窮盡之變異及類似。此種研究，似乎易於『使吾人明了一切組織之起點，及其繁複與發展之起點』。『原哲學』見『冊

動物，至於高級動物之以漸發展，則自有本能，爲自然所賦與者。

「原註」一序言一

是以知造物於開始時，必須藉有生命動作之激發力，及不完全動物之作爲，逐漸組織，徐令此力移入萬物之內部，迨最後時期，方能將其置配於各物勢力之下。」又第十二頁云：「萬物若無內部之激動，則無以生存，而植物不能維持其動作，則多數動物亦必與之相等。余於此點，常不肯失此機會，每加十分注意。若欲達到同一目的，則造物應變更其方法，如斯而必要，則全對於此點，可以無須疑慮矣。」

及均能保持其生命

拉馬克以此意在其書中發表，自知此種思想，頗爲新奇，因當時學者狃於習慣，只許自然之各形，有積漸之改變，其對於意想之忽然改變，亦必大爲反對。拉馬克固已知之，其言曰，『與其有輕易公認、思潮極熱之人之造想，毋寧有積漸累久、

三、
哲學
（所謂自然）

始爲人注意之眞理。』『原註』見『動物哲學』第十五頁。讀者所宜注意者，則爲拉馬克並未想到『思潮極熱之人』之造想，有能力以推倒紓緩之習慣，而生忽然之改變也。物種之變異、及偶然變異，及環境轉移習慣，以上及遺傳潛力，因而轉移生物之形，此新學說反對當時通行之物種永定不變、及模型之循環發起之學說。拉馬克提倡此項融通學說，其對於自然變象及生命，有擴充之眼界，是脫離其本國當日風行一時之學派，而趨近德國所謂自然哲學家之學派，如謝林、奧經、史蒂芬斯是也。史蒂芬斯（歌德常與之過從）不甘於耐煩研究細目，而放任其心思，以幻造生命由來，及自然變象，自然手續之學說。其撰法國植物、及無脊動物史，及巴黎附郭之殼化石記，之作者之理想，與德國學派原有極大之分別，而拉馬克所撰之水地質學，並無事實以爲根據，而發起化學、地質學、氣候學之種種理想（不如其研究植物學及動物學，有事實爲根據），自然爲其較爲審慎之反對派所嘲笑。』『原註』

見所撰之一拉馬克傳，曾於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西蒙士德宣讀於學會，惟有損於拉馬克威嚴之處，均刪節之，如下一節。一此體

著作中實在部分，頗足供吾人研究之用，有造於世，實非淺鮮。但其泥而不以一告掩其大德，均不以爲有害，而莫肯施以攻擊行動，是以與化學理同一價值也。」又有一節，則指出化育觀最弱之一點，如下。一星學學流行，爲時甚久，其妄誕怪詭，層出不窮，久而久之，人皆崇信，而其勢力，日見擴張，是以所成事業，頗爲偉大。迨拉馬克之物理學出，其學理適與星學背道而馳，雖一時世人反對者，風起水湧，勢力日增，竟可與星學並駕齊驅矣。嗣後益自奮勵，實行發明種切新理，無違，井得賴以應付閱者之抨擊也。」是以拉馬克之富有創解之科學著作，爲學者所忘記、所輕視者，有五六十年，其後則拉馬克學說，在理想科學中，爲習見習聞之名詞，表示化育學說中之自然事功之大理想之一，——即謂活機體之發展，由於環境與適應（即適合境遇而遂其生，亦稱感化），及沾染之習慣。

在化育觀歷史中，拉馬克所處之地位，可以謂之補助貝爾所不足。此兩君者，皆轉從源頭上研究生物——拉馬克所研究者，爲最下級之動物，此各種動物之繁多，首先由拉馬克爲之部署，使成秩序；貝爾則研究較爲高級動物之胚胎，此爲首先對於此種研究，發一線曙光之人。此兩人者，思想雖各有不同，然而有其相同

之目的，皆因欲研究較爲繁複之物，由分化或特化手續而發展者，故先研究較爲單簡未經特化分化之物，以促進自然科學之進步。亦有多數之博物學家、及哲學家，因爲拉馬克之系統功業、及貝爾之胚胎功業所潛移，故專力於相同之觀念，以爲此項思想及研究之趨勢之助。亦不乏有啓發此路闡理之終極哲學的趨勢。惟是此項研究與奧經之物理哲學相似，恐反阻止而非增進科學家之公認化育觀，原是一疑問。

「原註」至「動物學史」第七二三頁，又貝爾之一科「學演講集」第二冊一八二九年等頁，居然有世系圖發見於考普（Kapp）之著作，名「歐洲動物世系圖」，貝爾有一令人發喟之記載。貝爾之歷史記述之結論有言曰：「大概而論，當博物學家注意於地球上動物植物相繼發現之歷史之時，一大抵先從不完全之機體，以至於較爲完全之機體」，同時亦有研究單獨機體發展所發起變形之說，頗爲學者所公認，「云云」。貝爾此說，似只限於當時之德國博物學家。惟學者應承認在最早時期，只有來伊爾之「地質學大旨」一冊，第二冊，第三卷，第一章至第四章，對於拉馬克之學說，有最持平之發明及審評。來伊爾曾討論從胚胎學所引伸之理論，載於替得曼之「醫之比較解剖學」，一八二四年，有塞爾斯（Senn）以證實之。於是得有下列之結果。有一，一切物種皆有遠，應（即隨遇而安之）之能形。二，如是引起自之性偶變，有一定例以節制之。三，應有若干項之習慣而得之之能形。

種，可以遺傳於後裔。四，與元型不同之無定限之趨異，由是而免。五，異伊當創造物種時，每種皆得有一性質及組織，使其有如今日之分別。其審評來哲論拉馬克，則不若來伊爾之慎重，因來氏曾經詳細研究拉馬克之動物說，可之分裂破碎，發見於普通藝文者。試比較科學界兩大巨子之說及拉馬克，來伊爾傳第一册，第一六八頁，自認極喜歡飽讀拉馬克之作，且謂其見解雖與拉馬克不合，然而絕不能說物種究有何等實在變化。達爾文向來是極小一心極和平之人，然而其說及拉馬克，則有「拉馬克胡說」（見「達爾文傳」第二十三頁）及「拉馬克之拉圾」（見第二十九頁）之言。達爾文又文謂拉馬克曾發某某種議論，而極其細心研究拉馬克著作，如帕刻德教授者，始終不見其著作有此種議論（見帕刻德之「拉馬克傳」，一九〇一年版者），第七十四頁。達爾文謂如此背理之言，不獨無利於此問題，且能害之，學者不能不與達爾文表同意，但是不能怪拉馬克，只能怪審僻拉馬克之五學說者，故斷章取義，破壞其文句（見達爾文致呼克爾（Huxley）書，一八五三年，載「達爾文傳」第二冊，第三十九頁）。來伊爾刊行其一地質學乃評論拉馬克之言為實見持平（見一來伊爾傳一八八二三年版，第二冊，知評論拉馬克之言為實見持平（見一來伊爾傳一八八二三年版，第二冊，第十五頁）。在此信中，來伊爾並謂四十年前（一八八二三年），風費兒之意，講一物种殊非，故此項理想屬於哲學，之學生，不過若不設為真確，則科學不能有進一步。

二四、
勝論之遺

歷史，不屬於科學思想史。此外仍有一事，不能不略為討論。

一八〇四年，有一著作出現，九年之間（至一八五三年），凡再版九次。此書

並無作者姓名，

「原註」作者隱其姓名，歷時甚久。當時雖有多人猜為來爾達爾文所著，學者大抵相信為辰柏茲·羅伯。

一八〇二年

至一八七一年間人一所著。其先作者並不公認，及至刊行第十二版時，第一作者之友人中之知其秘密者，惟愛爾蘭其人者獨存，於是介紹文中，第一作

者次揭露及評論報中之文，亦饒有意味。大概言之，以反對者為多數，之登於雜著及評論報中之文，亦饒有意味。大概言之，辨駁之文，從兩方原來

非真確，而並不研究，雖有其錯誤之處，至於大體是否有充足之憑據，足

以證明，則殊不過問。二，科學家及通俗著作家，則用學者所習聞之強辯

，謂此書既不合於宗教，亦不合於科學通理。總而言之，評論家只發露其宗

教派及科學派之武斷之言，及不容異說之意，且有發為極激烈忿怒之詞

一北英評論報一，則表示容納其說，且有一英國季報一，是也。後起之一自由

啟明進步白命者，則表露出其說，且有一光景報一，如一斯敏斯德報德報

一北英評論報一，則表示容納其說，且有一英國季報一，是也。後起之一自由

持平一見第四十三冊，第一三〇頁一。其言曰：「吾人一譯者註一著論者自稱一詳盡討論諸大批評家之各種反駁之大文之後，又經注意於諸大學

論以上各要點之後，仍不能不作為結論，謂凡此皆其小疵，殊不足以掩其最為重要之創造之次序，及其規制，計至此時而論（一八四八年），尤以此作為獨有最能包括之善於融通之學說。一作者以為此論，最能持評。至於以英國而論，學者須知在第一等科學巨子中，只有牛津之應厄爾。貝登及生理學家卡孟特（赫胥黎謂英國只有此君，深知貝爾之一發展史。貝登爾文傳第一冊，第三三二頁），其評論最為平允，此論登於後來出版之確一物種由來一之序文中。其言曰：「此作之初數次出版時，雖不免有不真確之知識，且頗有欠科學家應審慎之處，而文章則極其漂亮，極有力量，真足以銷行甚廣。以予意觀之，以此作能喚起國人，使注意於此問題，是為有功於世之作。又能破除成見，以此預為國人歡迎相似之學說之地，」云云。一見達爾文一物種由來一，一八七二年第六版，第十七頁。已在歐洲思想史中，應聲明創造遺跡論，在大陸並無潛力，其所以然之故，已略見於正文質。後來德國刊行一能力與物書名創造史之遺跡。此作有推用於世界、地質、及生物變象之極清楚，而能通俗使人易明之化育學說。此作之重要之點，不在乎原作之各項議論，而在乎其所激動之各項辨論。在此辨論中，有維持其學說者，有反對其學說者，皆有科學家及通俗著作家之極有能力之發明。辨論中往往追溯前人預言之化育說，從來伊爾地質學大作所引諸家議論，又別引其他著作，其中頗有

名著，亦有早爲學者所已忘記者——凡此所引，皆曾論及從單簡起點之生物漸漸發展，至現存之生物。自從此論刊布之後，十年之間，所積得之多數議論，頗有激動英國羣衆思想之力，預爲將來，有以大能力，不激不隨，詳盡發明此絕大問題之地。所亟應發明者，爲縮小範圍之定局問題，即動物種及植物種之定形，與其變異，及其歷史上之由來，與需時之由漸發展，或忽然發生而永保其不變之大問題是也。拉普拉斯所提倡之宇宙創造說，及來伊爾所研究而得之地球之地質歷史，胚胎學所發明之器官生長，及其發展之事實，似乎皆極其明晰，亦頗有可信之道，然而舊說所謂生物定形存在之間題，尙待解決也。科學家是否亦如形構學家之滿意於爲之分別門類爲止，而不再事研究，抑或因有日見其多之變異證據，而爲之解說，以證明生物實由下級而漸漸發展至高級耶？尤其爲重要之間題，則爲在此普遍賅括之發展規模中，人類爲最高級之物，則應如何處置耶？德國則有多數之博物大學家，已有化育觀之預備：

〔原注〕此語並非指歌德，奧經，特雷，字納司，及其他學者而言。自從達爾文一物種

克爾來論，爲之刊行以後，彼數子者之著作，及所謂自然哲學之融通學說，皆爲後以掃除之。動物學則有掃除淨盡。如植物則有摩爾爲領袖之胚胎學，內革利，何夫米斯忒，或謂一八八二四年至一八七七年間人之致力研究，在達爾文大作刊布前五一年之發展思想，完全改變，示讀者以一幅圖畫，發明顯花隱花植物之化育之相連關係，與當時通行之物種永定不變之信條，不能相容。何夫米斯忒刊布其一比較研究之後八年，達爾文之下傳學說出現，植物界之大部分類之類緣，既又如是之證據，及如是之根深柢固，如是之顯而易見，達爾文學說只需認明以化育形構學所證明關於此路之各事而已。見一植物學史第一五等頁。內革利之方針不同，先從機體之生長，及內部構造之機力學說，而化爲物理學，力學手續（一八六〇年），及內達爾文之法，化從前之純粹形構說爲化育。當時法國則無此大問題之激動，因觀相合之見一，植物學史一第三七三頁。

拉馬克及聖提雷耳之最能啓發之著作，並爲屈費兒之大名所掩。〔原註一：拉馬克及聖提雷耳之最能啓發之著作，並爲屈費兒之大名所掩。〕
說，在德國及法國所處之地位。其言曰：「其在法國，姑且不論學會及其他說，有勢力之會員之不欲成人之美，只論波夢特（Baudouin）及夫盧龍之勢力，及其彼此默會，絕不提及達爾文之此學說。」予並不記憶，一八六〇年，德國有任何著名科學學家有議論宣布。無論何人亦夢想不到，不過數年之後，達爾文光學說之發明一

化育觀。其後之著作，則發表其生理分工之宗旨，頗有效果（參見斯賓塞之《生物學》，第一冊，第六頁）。其在英國，地質學及博物學，皆為普通人所好事研究者，此問題則不止有科學之意味：普通藝文亦多據以發論，原註德國亦有相似之激動，此則發起於數種純粹唯物觀之著作之間，發

現之初起於一八五二年瓦格涅（Wagner）之「論生理學書」，及俾雷斯瑪（Bismarck）之刊布其一及「能力與物質」之後，因此問題而開會於格丁根。此問題自屬於思想史，有郎格（Lang）所著之「物質學說史」，有極特平極詳盡之討論，其趨勢則為顯然之唯心觀。此書有托馬斯之英文譯本，一八八〇年版，共三冊。予之所以提及此事者，因為德國及英國，同時皆欲以科學學說為根據，建立生命之哲學。此事在六十年以前，法國已有感覺派及唯心派流行之。自法國人繼之，舊母論英國學者或德國學者之辨論，都未見有何種新方面，有何種新理論發。舊時之老思想，於第十八世紀時，已為法國學者所抛弃，而代以科學所發。生之意通行之理，想哲學為新基礎，及恢復理想派之無效果，始引用科學。而法國感覺哲學之起點，發生於英國之陸克，德國之魯評（亦作評論）派，則發起於英國之陸克及休謨。是以英國之舊學派之根據，能以保留，直至第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始見動搖。一遺跡論之作者，雖存宗教精神，而以科學為根據，則顯而易見者，意欲為普通哲學之輔助，不獨為實用，商業起見也。英國科學界之此種舉動，同於斯賓塞為造乎其極，則與德國不同。英國頗為生物學思想所轉移，德國則有學希勒純粹力與物之極端理想所激動。自有達爾文學說之宣布，同歸於埋沒，可見達爾文學說之重要矣。及參觀郎格之「唯物史」即「物質學說史」，一八六七版，第五七〇頁，又赫克爾之「發展史」第一冊，第一九十八頁。其重要之關係，

二七、
英國之護
教著作

者。此種藝文，各人對之，各有不同之見解，然而極有發展英國人思想之大力，姑毋論其有無發展科學之力。予所指者，即所謂天道之證是也。第十八世紀以來，德國有一種科學道學，而昔者註此指宗教。以歷史研究及哲學審評爲根據，而英國則無之。凡與奉基督教者之崇信，與宗教經籍所啟發，與自然、及人類、及生命、有關連之各問題之答覆，必要有以辨護之，或解釋之。法國之教授科學者，是純粹無教職者之事業；英國則不然，教學問與教道德，並不分途。法國之福耳特耳無信仰，其言行又反覆，德國之著作家，如坎拍（Gebbe）之流，其稚氣膚淺之著作，又惹人嘲笑；而英國護教之作，則尙不至於如此，使人懷疑。於是有多數之誠篤君子，頗以科學所教者，與通俗之宗教示教，大相懸殊，且自信以爲能見及科學大勢之所趨，於是思有以對於流動而又有發展之科學，與停止而不能改變之宗教信仰，求能兼容，使不相衝突。其所試行之種種方法，有效與不效，如是之嘗試結果，必終歸於無效，即或有之，亦不過能解決個人問題。此種解決，若發生於詩人之神來之意想，或

代表極其罕見之有過人天才之人之信條，此則百年之間，不過有一兩人而已。隨後漸漸明白，科學思想與宗教思想，所出異源，往往此兩者相切觸，雖在所不免，然而研究其獨立不相依傍之源頭、及其歷史，與夫其不同之心理方法，比於關於兩者之理想，爲暫時不能久存之勉強兼容並納，爲益多矣。幸而英國有多數之大思想家，有少數之第一等思想家，能以真誠之宗教精神，融和於科學思想。衆人想及此種超羣榜樣，及欽佩其偉大，庶幾能增其相信科學與宗教，有終極兼容並納之可能，比依傍不甚能作扶持之汗牛充棟之護教著作，爲力多矣。護教著作，原爲與人以普通證據，其實見仁見智，惟有個人能決也。

作者於討論遺跡論中之所以提及此卷帙繁多之護教著作者，「原註」此種著作之規此模最大而最好者，（其在大陸，直可謂之無此種大學），其在第十九世紀，則有布立芝窩忒（Bridgewater）叢書，一論上帝創造萬物所發現之能力，智慧及善惡。此叢書因何理由而作，則見於第一冊之卷首。其時有布立芝忒伯爵者，繼其父志，用布麟德力（Brindley）之法，從其某處煤礦至曼徹斯特，及利物浦，掘一運河。其子襲爵，遺囑撥八千金鎊與藝術學會，請會長動用此款本息，選派學者，著作刊行一千冊如上所云之論說，——以合理

二八、
爾文 曼色及達

之議論，發明下列各事，例如上帝所創造之動物界，植物界，礦物界，之各物，消費之結果，及其後之變化，人手之構造，及無限各種其他理據，之又如藝術科學及藝文全部之古今新發明。」此幾者，有大科學家著作，如柏爾爵士，休厄爾，普牢特，巴克蘭，是也。上起蒲脫勒，下至德藍夢德，因爲遺跡論，殆爲護教著作之最後榜樣之能激動科學家注意者。此後亦有相似之著作刊行，雖在通俗藝文中有其地位，而不留何等印象於科學家心中。在第十九世紀中，大陸早已劃分科學議論及宗教議論爲兩事；在英國，則有兩著作爲最有劃分之力，其一爲曼色所著之宗教思想界限論，此作有不能答覆之名理（邏輯），其一爲達爾文之物种由來。即爲曼色之演講，即宗教思想，界限一之刊布，在達爾文之「物种由來」先一年，可見第十九世紀中英國科學家思想之趨勢矣。密爾敦·威廉爵士，由康德所撰之一純理審評一之途徑，以研究發展一宗教思想界限一所用之理論，登於「愛丁堡評論報」，其題目爲「無對待之哲學」。此則發起於一百年前，休謨之所謂尊疑之著作，此時亦有重視此項闡理者，則屬於本歷史之另一部分。讀者觀彼部分，則知此項質之分析研究，即藏有斯賓塞及赫胥黎所謂「不能知」及「不知派」之意想之萌芽。赫胥黎有言曰：「見一赫胥黎傳」第一冊相，第二四二頁：「凡是哈密爾敦，曼色，一旦嘗試自結蜘蛛網，予則笑之破壞議論云，予則達爾文者，一旦嘗試自結蜘蛛網，予則笑之破壞議論云，予則

文以瞻察爲基礎，以合理之推闡而發展其學說，悍然不顧，以此所推得之終極結果，處置一科學問題。凡一種極爲難問題，既經報章及通俗著作所討論而又討論，成爲陳腐，而居然認真研究，則非有膽識者不能也。在達爾文之前，研究此易動辨駁問題，原有其人，例如休厄爾、巴貝治、赫瑟爾、來伊爾、庖厄爾·貝登及遺蹟論之作者是也。此諸君之研究此問題也，則無不顧及從科學方面可能推得之結果，至是則無不寬緩其議論，不欲得罪世人之見解。〔原註〕在一達爾文傳第一，有一章爲赫胥黎所撰，其題目爲時人之對待「一物種由來」論，載有在達爾文之前之著名科學家對於此問題自處之地位。來伊爾之學說，最與達爾文之物種不間斷之相繼，下傳之學說相近。赫胥黎之言曰：「見一達爾文傳」第二冊，第一九三頁：「來伊爾學生最厭惡人類之初祖爲猩猩類之說。假使來伊爾能規避此說之推論（亦作系），則必維持現時仍在施行之原因，爲足以發生有機體界之情形論之說，且與其關於無機體界之情形學說，用相同之大力以維持之，此則情況無可疑者，一云云云。一八六三年，來伊爾著致書於達爾文（來伊爾傳第一二册，第三六五頁），有言曰：「予猶記憶，因拉馬克之推及於人之連結論，於三十年前，授予以大力，以反對其學說，最初深入於予心中之印象，一云云。撰生物學而與拉馬克同時之特雷宇納，書司之主持下傳學說，以及相傳能變之學說，則始終如一，深信高級物種則由植物（原形蟲）發展，並能發展高於人類之物（參觀特雷宇納書司所撰之生物學第一二册，並

至要學說爲盡量之發展。在第十九世紀初年之德國法國，則並無此種成見。○達爾文之盡量發展其學說，則在其後來所撰之著作，見於其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雷克斯書中，見一達爾文傳一第二冊，第一〇九頁。其言曰：「吾子問予，是否將討論人類。予固知此是博物學者之最高最有意味之大問題也，只好規避，不與討論，予固知此是博物學者之最高最有意味之大問題也，亦只好不作，任何結束，一云云。」達爾文以爲不事依傍之獨立科學思想家，宜以謙抑自居爲得體，只宜將其所研究之問題，完全單簡發明，不必攻擊或扶持科學界外、及科學之力所不能到之間題。此卽多數理由中之一，何以達爾文之作，在科學及哲學界中，創一新紀元，而以在英國爲尤著。

二九、
化育觀之
得勝

若從純粹科學方面觀之，物種由來論爲化育觀建立堅固基礎，於是形構觀、及較早之系統學、及分類學之研究自然物及自然手續，（譯者註亦可稱天工）皆失其根據。自從遺跡論之刊布，以至物種由來論之發現（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九年），其間有十五年；洪保德亦在此十年間，刊行其畢生精力所注之大世界，此亦讀者所宜注意者。洪保德之大作，實寫自然景象，卽予所稱爲純粹形構觀者。洪保德則

推展之，以發明宇宙大觀；以當時科學家心目所能見者，製一全世界之一覽大觀圖，以餉讀者；以魄力雄厚，氣象森嚴之筆墨，傳以采色，以繪此圖，而不使過去之歷史，及將來之發展，即宇宙之原始，及其生命與其究竟之大問題，發現於圖中。其時英國已發起用各種方法，研究自然科學所有之間題，洪保德之大作之所以不甚能引英國學界所注意者，大抵由於其避躲此發展問題也。讀者宜注意於達爾文終身受此大作之潛力，文之言曰：「予在劍橋之最後一年，極細心讀洪保德之『自敍』。此作及赫胥爾、約翰·斯密之『自然哲學』，激予奮志，為自然科學加增極少數之發明。此外一舉本著作，或合十餘本著作，其能轉移予者，皆不及此兩書之潛力之大。予嘗敍寫洪保德敍寫提涅立夫(Tenerife)島之大文，一云云。第一冊第三三七頁有言曰：『予不能忘予學生之事，告發起於當少年時讀而又讀洪保德之自敍而定，洪保德之大世界，是自然科學舊紀元之終，達爾文之物種由來，為自然科學新紀元之始。前作為研究既往，後作為研究將來。此兩大著作，皆發起於遊覽南美洲之近熱帶之風景及其生物，——洪保德則遊覽陸地，達爾文則遊覽大海及各島。

三〇、
洪保德之
大世界及
物種由來

觀者。與達爾文及來伊爾同時，尙有原世紀中葉之兩大博物學家，亦有同一方針之代表，化育兩君說亦爲遨遊異域研究動物植物所轉移。予所指者，即由此兩君所漸漸孕發，明之意想，即由此兩君所擴，對於兩君之功業，有明晰公允之論。在思想史中之記載一事，並承先志，研究植物。其先隨羅斯船長，赴南冰洋，求南磁極。回來之後，携一北印度大雪山日記（一八五四年），由是知名。自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五九年，在此十餘年間，達爾文常與呼克爾廣西往來，達爾文因而撰其第一部著作，窩雷斯之重要創解著作，則知之者衆。初，達爾文攬其一物種由來論，寄與達爾文，因兩人之見解相同，於是速行刊布兩人之作於一林尼阿學會會報（一八五四年）。達爾文本來亦有記載（見本傳之達爾文自傳，第一冊，第八十四頁）。始初發表自然淘汰學說，與當時人相對之嫉忌。此兩位博物學大家，彼此從無實備相待之不大方不公允。達爾文死後，窩雷斯撰有著名之著作，名爲「達爾文學說」，發起此學說者，即當時有富雷斯，雖同時有窩雷斯，而窩讀者又有應注意者，則爲達爾文刊布。

其大作之年，亦即創造分光解析之年，以純粹算理研究天文，致多數科學家輕視，稱爲不過是一個算理問題，然而自有分光解析之利器，於是天文學復歸於自然科學範圍中；有此以資研究，於是天文之自然歷史變爲大有進步，極能引人入勝之科學。從以上各門之討論觀之，自然之化育觀，在先則有研究天學之科學家，如來布尼茲、拉普拉斯者，先有預言；隨後則有學者，如哈同、來伊爾，以爲地質學之原理，有貝爾之研究胚胎學，而有更爲顯著之化育觀之發明；最後則學者公認物種之能變異，又公認動物分類、及植物分類，絕無劃清界限之可能，於是形構觀掃地：讀者知此，則知達爾文之著作爲最重要，亦最合時。〔原註一〕兩位發起自然淘汰說者，在後來之著作，皆汰
提及在前預爲之地之科學家，而窩雷斯又頗費大力，以解說此學說原有極好之預備在先，且有預言在前之人，何以當一物種由來論一未刊布之前，極以拉馬克之知識說之廣，開理之透，及一自然創造史之遺跡論一作者之較爲普通之發明，而不遂而爲一物種由來一之滿意解說。博物學大家，如聖提雷耳，赫伯特（Herbert），格蘭特教授等等，相信物種出自變種，每屬之種，仍觀爲「不能知之秘密」也。〔原註二〕第六頁。其第九頁有言曰：「達爾

三一、變異

文因揚露自然淘汰之例，又證明生物競存中有用之變異得以繼存之要旨，不獨關於整個生物界之發展事功，大發光明，且為將來之自然研究，立一堅

國基礎

。」因此作提倡特專研究生物界變異之事實、及其功能也。達爾文將變異、及

變異之可能大問題，置在前列，以討論變異之可能之效果。在達爾文之前，科學家只注重於生物之定形，及定形之循環發現。自有其大作出，凡植物學家，動物學家，胚胎學家，無不人人注視於物形之變異，及其過渡之變，與其化育，專注意其歷史，而不在乎實寫所見。在本國及外國，皆有大規模或小規模研究地層，於是生物之

變異例，及變異之理由，成爲一爲難之間題。——達爾文則居多研究此變異之事功，及其漸漸如何改變生物之形。達爾文嘗告學者，因讀第十八世紀末年馬爾薩斯 (Malthus) 所撰之生齒繁殖論，而得此例之重要之引線。「原註」此論初刊於一八〇三年，有所擴充改寫，即今日通行之本是也。達爾文之自傳有言曰：「見一達爾文傳」，第一册，在一七九八年十一月，即在予初爲系統研究之十五個月；予讀馬爾薩斯之一生齒繁殖論，以爲消遣。予此時已備有預備，知注重於無乎不在之

生物競存之事，則適宜之變異，自然有保存之勢，不適宜之變異，則絕

滅，其所著「創造記」中，關於達爾文得力於馬爾薩斯之事，有詳盡之討論，在曾引達爾文來信（一八六四年十月八日），謂研究多年，而不能通曉一生物如何能顯著適合於特殊環境，以達其生，後來適逢天幸，偶讀馬爾薩斯之「生齒繁殖論」，於是恍然大悟，而得自然淘汰（自然選擇）之意（見「創造記」第六章）。達爾文最初，登於「林尼阿學會報」之論文（一八五九年十二月），題為「物种在生存竞争中的自然选择」，即用「自然淘汰、名詞」，並引其所致格雷信（見第二冊，第五十一頁），而窩雷斯所用之名詞，則為「競存」（同前第十五頁）。

三二、馬爾薩斯

此名著之議論思想，頗能轉移經濟學之哲學著作；學者若只以個人或孤立之事為標本，而研究社會或自然者，則讀此大作，亦不能有所觸覺，因其所討論者，不在乎一物之自然歷史，而注重於一社會中，或一羣衆中所發生之特別及繁複情形，不獨可施用於人類，且可施用於動物植物。其實，此論即是生物經濟學中之一章。窩雷斯有言曰：『馬爾薩斯、達爾文、窩雷斯，皆非所謂試驗室之博物學家，對於纖維學、胚胎學、生理學、形構學諸問題，並不甚注意；此諸君所注意者，為物種之特殊之異同，及其分布與其類緣』云云。〔原文註〕引窩雷斯所著之「達爾文學說」序文，第六頁。 繁殖問

題，毋論其所討論者爲人口，抑或生物，凡在野外爲大規模之研究自然及人類者之科學家，無有不爲此大問題所觸動者；其專事採輯標本或解剖者，則無此觸動感覺。大地之上，如何有植物、動物及人類耶？究有何種力以保其繁衍耶？又有何力以止其過於繁衍耶？凡是有生之物，無不相依賴以成其爲規模極大之自然之一家，或成其爲規模較小之人類社會，其間必有一種節制自爲乘除之法，以位置個人、個物、及各類，使得各爲其所爲。馬爾薩斯則從政治方面研究此問題，以爲與人類及人羣有重要之關係，其實並可推用於生物。因爲無論在何區域，即在最荒遠及新近始探及之地，吾人所見者，一方面則爲自然之繁衍之大力，一方面則同時並見有極多數之爲難阻礙，以自限制其繁殖，其結果則爲循環發現之生物競存。學者若能愈深入自然之荒遠區域，深入於動物植物最繁衍之熱帶，或注意於下級生物異常之繁殖，則不得不深信吾人所眼見之平衡（「競存者註」似指「加多，不大減少。」即「「競存者註」）此種競爭排擠，比於馬爾薩斯所所以能維持者，實由於互相排擠。

論之人類競爭，則人類之競爭，尤爲渺乎其小矣。此種競爭，起於不可思議之太古，以至今日，必有非常之效果：是則值得研究之問題也。若放任生物之自然本性，則生殖異常之速；若其中無一自有之制止，則不必歷時甚久，地球將無容身之地矣。此重要事實，自有馬爾薩斯著作、及達爾文窩雷斯著作（此兩君之議論，範圍較大，亦較爲融通）之後，始爲世人所注意。「達爾文」自「一物種由來論」刊布之後，人曾先發表過之論說。其關於下傳及變化問題者，此章已提及之。自然淘汰之說，似於一八一三年，有衛爾斯博士之預言，登於其著名之作，名曰「露水及獨創二論」（一八一八年刊行）。達爾文之言曰：「在此著作中，衛爾斯明知有自然淘汰之原理，此是最早表示」，云云（見後來刊行之中一物種由來論）之歷史章。此外尚有一先已論及自然淘汰之說者，則爲一八三三年馬太所撰述之「潔草木科及種樹說」。不幸此君在一不對應之論說附件中，只發表寥寥數言，而又散見於其中。及一八六〇年四月，馬太始於「圖書報」中聲明，請人注意。此君確見自然淘汰之理之力，一物種由來（第十六頁）。一八五九年，達爾文並不知以上所云之著作。既已承認此說，則又有問題發生：此種發生之制止，究是何物？此種制止，發生有何效力？此顯然是闡理之一新途徑，爲前此博物學家所不知，即或知之，亦不過驟起驟止，或不成片段之研究；然而此問題則

引學者入於自然境域，與課室及博物院遠離；在課堂中學者所聞者，不過是自然力及自然例之抽象算理之發展而已。在博物院中所見者，不過是整齊陳列、無生氣、無競爭之死標本而已。一至自然區域，學者所見者，則為極激烈無已時之競爭，然後能體會此種競爭之發生無止境之變化。

三四、野外研究

在達爾文之先之博物學家，其出門在野外研究，或出於好奇；其採取新標本，或出於好遊、好探險，或隨因爲商業或求殖民地之考察隊，出外研究。自達爾文之學說出，科學家則不得不遠遊，因爲競存問題，非在自然區域中當地研究不可，此則其學說有轉移今代思想之大潛力也。從前之研究自然，全是人爲，因有達爾文之潛力，則變爲自然。思想史中，此項觀點，比於其所發明之學說及理論所生之效果，較爲偉大。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理論亦多矣，發生各種闡理之新途徑，在思想界中有特殊之發見，即創造多數新名詞是也。在達爾文之先，植物學家何嘗不知有變種，其研究『變異』及『變異之可能』者，有何人耶？又有何人提及『特性之

分歧』耶？牧畜家及玩鵝家，何嘗不知所謂『選擇』耶？

〔原註〕瓦特孫（Wattson）著一英國之息柏利（

三五、
擇性交選擇及自然淘汰

女神名——書，討論英國三島之地勢，及植物之分布。於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當『物種由來』刊布不久之後，曾致書於達爾文，有言曰：『予特告子，以予讀大作所得之最初印象，將成爲永久之印象，則可無疑者。予之主要原理，即自然淘汰，必爲衆所共認，爲科學中已成立之原理，此與其他偉大之自然真理，有相同之特色，即能化晦昧爲光明，化繁複爲單簡，增加新知識是也。吾子若不是自古以來之博物學之最大之革命家，亦爲本世紀之最大革命家，今已將新學說宣布於科學界中矣。予以爲最奇異者，莫過於如此多數之科學家，竟不能及早見有此途徑。例如來伊爾爵士，三十年之心力，關於物種及物種之繼承問題，又讀，又作，又想，然而始終誤入錯路，此何故耶。一云云。一見一述爾文傳，第一册，又

三六、自然分類
之意義

或變或不變，自然手續「萬物皆有天功」。或由是而暢行，或由是而遭阻止也。『環境』（新名詞），『境化』（新名詞），則略開新研究之門徑，同時所有分途之研究及闡理，則團聚於惟一大問題，即『遺傳』（新名詞）是也——此爲生物學之中樞問題。除新創各種名詞之外，博物學家及解剖學家所用之舊名，至是則得新解釋。自從林尼阿以來，系統家之試求自然分類，以別於人爲分類者，其用意雖不過在形似中爲分別，其實則有出乎形似之外者。達爾文之言曰：『所謂出乎形似之外者，卽上代下傳之接近生物之相似（只有此惟一已知之原因），此是爲各項不同階級之改變，此蓋藏不露之線索，以吾人之分類而有部分上之發現。』^{〔原註〕}

來見第一版「一物種由來」第一四一三頁。自經達爾文發出此一線之曙光，所有在其後之全局分類學，有重新之研究討論；究竟何項分類法，可以定爲有動物植物相繼下傳之正確系統，則爲時尚早。至於單獨之世系，如犀、如馬之世系，得地質紀載之助，則曾研究推求成功，所見之連環，忽然而出，意外發現。^{〔原註〕}當下傳學說，未有討論，或未爲科學家所公認之先，即有人用，惟

類之圖解，以代表人類種族之可能之系統關係，或動物之可能之類緣，以爲分行家拍拉司，爲首先發表動物之類緣者，關於此項記號，不止作爲記載類緣另有深意。及下傳學說已深入人心之時，此項世系圖，不作爲記載類緣之圖解，且用以發表膚度之下傳事實。赫克爾實爲首先用世系圖於動物學及植物學之人，或讚以爲有功，而審評家則謂赫克爾應負責任。在其所著之「有機物形構學」（一八六六年）及「自然創造記」（一八六八年初版），一八九七年第九版中，有多數之世系圖，用以指明各類動物植物之相版繼下傳。此項辦法，誠然可以令學者萃精苦神於下傳之意想，強逼植物學家審評此項膚度之下傳世系爲是否實有。格拉甫（Graff）之言曰：一赫克爾之所發表之世系圖，有不朽之功，因對於前數十年之動物形構學，有大革命之功也。」（見湯姆孫之一生命之科學），一八九九年版，第十五頁。」

達爾文學說，誠有功於使博物學家注意於外界，又能使無一定目的、無清晰闡理習慣之研究家，一見自然萬象之紛繁，不至於爲所迷惑，無所適從。此外達爾文學說之精神，尚有其大用處，因其各項著作刊行之後，宗仰其學說者及反對其學說者，則分途苦心研究，以證實或反證其說之是否正確，或欲修改其學說爲目的，由是而發生多數之著作，大增自然萬物及自然變象之智識。吾人之博物學大全，增加若干章，例如蟲類之拖帶花粉，使植物授精，百花顏色及百鳥羽毛之美，及蝴蝶

蛾子之翅之功用等類是也。

〔原註〕今且援引兩宗極奇異之事。花有所謂兩

於蟲類之成熟異時，或其其他理由，則以異花授粉者，於是有頗繁複之布置，指導蟲類採蜜，有毛以護花蜜，使不為雨所侵，而又不阻礙採花者之深入，又有其他布置，使蟲沾花粉——見湯姆孫之一，生命之科學第一九二頁。斯普拉姆革爾以一七九三年，刊布其論測於一本可注意之作，名「從花之結構及授精而窺見自然之祕奧論」。此君是一位最熱心之真正博物學家，一初時原為一純牧師，捨其羊羣，安貧度日，以教語言文字及植物學為生。無論如何最平常之植物，一經其發表議論，則無不變為新奇。無論花之一半，或其一頁。薩克斯謂「見一植物之化育，由於與環境有一定之關係」，云云。此作，為一最先試為解明植物之化育，由於與環境之第四四九頁。斯普拉姆革爾之著，據格雷教授所說，見一八七四年「自然報」第一，始由布拉文，聞此書之名。據格雷教授所說，見一八七四年「自然報」第一，始由布賴，則謂「布拉文與其餘世人，皆以斯普拉姆革爾之意全屬幻想」。此日書記曰：「植物雖有一雌雄花管同在一處者，是否受勢力於他樹」，云云。則有一物顏色問題及相似之擬態問題，有發明述爾文何深意。高雷斯之言曰：「即研究植物動千特，殊其顏色類，若有相似者，一定有時花樣顏色有時不與其同結構相合，異有時凡則此皆能使構學不者相

性最爲注意者也。是以不得不以顏色爲不獨物質上之事，且有生物之特殊之
演化及適用之原理」（*即註*）所介紹，見於其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宣讀於林尼阿學會之詞「
擬態蝴蝶說」，稱爲最可讚賞最能令人注意之作。初版之一物種由來論」，忽略
此問題，其後再版，則有此問題之討論，以爲證實自然淘汰之學說，最有
價值之資料。富雷斯亦有長篇討論此問題之作，登於一八六七年一章斯敏
斯德評論報」，翻印於其所著之「自然淘汰論」（一八七〇年版
，四十五至第一二九頁），又載於其所撰之「達爾文學說」。因有多數

生物有互相依賴、及與天時地利尤爲有關係之研究，於是舊時動物學及植物學
之分界，頗有廢棄之者。又因有達爾文新法研究自然科學，於是介紹準確研究之
精神，例如確切之量度，及煩勞之計算，與生存之數及淘汰之數之比例是也。由是
而有彙輯頗多統計，「原註」發展統計學之用以研究發展（「譯者註」
然歷史（「譯者註」亦稱博物學）。漸漸變爲確切科學。以統計學研究此問題以後，是否尙有
廣大之發展，原是一疑問。達爾文之長處，則在乎介紹一特別方法於自然科學界
中——即以折獄法而衡證佐是也。達爾文之言曰：『余書中所討論之各點，無有

不可以援引他事實、以反駁予說者，即所引之事實，似若能引入與予相反之結論也。是以欲得持平公允之結論，必將事實詳盡發表，將維持及反對每問題之理論證佐相衡。〔原註〕見第一物種由來一版第二頁。此法與抽象科學大不相同：在抽象科學中，必先分開所研究之事物，使其孤立，然後以算學計算之，至於繁複之效果，則用謹嚴公式通算而得之，即劃清界限特別各力之共同組合之效果。自然之全體，及舉凡一切變象，原是有界限之單簡事功所組合而成：此理原是最為精確。此項方法，雖適用於孤立之事，雖用於人力所造之機械，尤為有效，然而絕不能使人通曉大局面之變象之結合，亦不能使吾人體會吾人所接之萬物之全。凡是有算學知識者，無不重視算理計算之謹嚴及其普遍，亦無不知一旦推用於複雜問題，則失其用。以天功（即自然手續）與試驗室之人工相比，則知天工之較為繁複，與人工有天淵之別，即盡人力之所能至，亦不能以算學研究之。在野外研究之博物學家，必要用不同之方法，以研究自然及生命：科學家必要與折獄官相似，一案到堂，有極多

數之證佐，必詳細質問，審慎衡量證佐，又要心地光明，不存成見，以判決誰是誰非。如此等事，絕不能有算理之確切；只能有較為明顯、成數較高之判決。

因有達爾文之潛力，而科學思想得一新景象；評論家往往以從前之哲學家及博物學家之方法，與達爾文之方法相比較，予以為評論家並未能體會此新景象。有人稱達爾文為自然科學之牛頓，馬克斯維耳之稱安培為電氣動力學之牛頓，亦如原註，亦如有人稱楊氏為光學之牛頓。原註：「吾人要稱達爾文為博物學之牛頓，此二二者者，原有其相似之功業。牛頓之發明吸力通例也，化紛亂為秩序，為將來研究天文學者，建立穩固基礎。達爾文則發明自然淘汰例，及證明生物競存及適用之變種得勝之大旨，且亦能為將來研究自然者，建立堅實基礎。」如是持論，誠發一片之曙光，亦能為將來研究自然者，建立堅實基礎。譯者註：亦稱手續，此應稱達爾文為自然科學之牛頓，一云云。亦有其他評論家，以達爾文之法，與牛頓及屈費爾之法相比較，而貶達爾文。原註：此種著作之最要者，則為威根德（Wegener）教授所著至一八七七年版，共三冊。一見第二冊第十四頁。威根德意謂洪保德學派，不幸為新近之化育派所掩。讀者體此三冊書，當不至於改變現時通行之化育觀之思潮。今日潮流比二十五年前為更盛，亦不能減輕近日潮流之重要。然而此作亦有其價值，以其對於第一期十五年間所有維持及反對

達爾文學說之著作，皆有詳盡之討論也。其發表下傳（亦稱世傳）學說及生物種之變之兩大學者，皆在法國，然而當此十五年時期間，對於此項學說及集中之生物學諸問題，何項議論，推置前列。威根德之作，在當時並無甚勢力。近來頗惹人注意，此則留待下章討論之。讀者宜參觀得利喜（Drège）諸作，如「器官進化之解剖學說」（一八九四年來比錫版），及「生物學為一大獨立科書」（一八九三年），尤宜參看。

評論家之比較，有以自然淘汰例與牛頓吸力通例相比者。此兩例則大有不同：自然淘汰者，謂生物繁殖，各爭生存，其間則有自動之事功，能使最適宜者生，其不能境化適合於環境者滅，——原是一有定之公式。學者對於生物學之生長、化育、發展，其中之多數因子，不過能知此自然淘汰，為多數因子中之一；既是多數中之一，與吸力之為一項原動力絕不相同，因為其他存在生物之生殖及發展之各力，太過強盛，自然淘汰則阻止之，不令其過於繁殖。然而關於此各種力，學者尙無完全知識也。牛頓之新發明則不然，不獨揭露吸力例，且發明無所不賅括之動例之真確公式，即在吸力及其他各力所絕不入想之處，此例亦能通行。且牛頓之大功，不獨在揭露吸力通例，尤在乎其為力學及自然哲學

立普通基礎也。達爾文亦然，其大功不只在於發明自然淘汰之公式，尤在乎其介紹新思想於大規模及全體之自然研究，視為競爭及不停留之發展。研究自然之全，即以此時發起，〔原註〕達爾文指明先有洪保德預為之述。與專研究自然物、及自然手續者有別。至於自然界之變異通例、及遺傳通例（如牛頓之動例），則尙未揭露。在博物學界中，亦以達爾文為最令學者注意於生物世界中之元始動機，將「變異」及「遺傳」兩大問題，位置前列。〔原註〕達爾文後來之著作，尙有一極重要問題在七一年，書名為「人類之代傳」（亦作下傳）及「性擇論」（亦名「原人」）。原書之介紹文有言曰：「人類之分化為種族，頗與性擇有極大關係，在此意想已多年矣，在予所著之一物種由來一中，不過約略提及。及予以此觀念推用於人類，則不能不對於此全體問題，作較為詳盡之研究。自此一物種由來一刊行以來，只有赫克爾教授一人，在其著作中，有多數之極有能力之討論性擇問題，且能深知此問題之重要也。」〔原註〕見第八十七頁。」一家廟之畜，往往頗有殊品發現於一性，變為此性之遺傳。此種事實，或亦有可證之發現於自然。果爾，自然淘汰，應訖在於彼一性之功用關係，中改變此一性，或全無謂兩性之習慣。此則不依賴自然淘汰，而依賴雌性。動物之爭得其雌，此項競爭所

之淘汰之甚，並不是敗者死亡，只是後嗣減少，是以性擇競爭之烈，不若自然淘汰之云。云云。而據此說，則所謂性擇，可稱為性爭自然淘汰。關於性爭淘汰問題之著作頗多。大概言之，此問題並不在自然淘汰之列，而另有所屬。有數位專持自然淘汰之說者，例如富爾斯，則拋棄性擇之說，以為不必有。自然淘汰之特點，在乎其純為自動之事，時至今日，自然淘汰統計證據，已成為事實，毫無疑問。至於性擇問題，則無多數證出，由選擇之統計證據。欲明白性擇，或為之定界說，學者必先造成兩性命分化之理由，及元始之思想，然而無生命學說，則不能達到此項思想，而生命學說，不能專賴有過於繁殖，及物種變異兩大事業為基礎。例如兩個體發生多數學說。一八八九年，革得斯及湯姆孫所著之一堆堆性之天演論，頗有詳細之討論。在下章討論各種生物學說時，作者將再討論此問題。

讀者又應注意者，則並時之人以培根為依歸，而貶牛頓；其後又有以培根及牛頓為根據，而貶夫累涅爾及楊氏者。其貶達爾文學說者，亦猶是也，以為其反對培根、牛頓，及其他在達爾文之前之大思想家。凡此諸事，學者應不必以其學說之效果，而以其此項闡理之手續效果，以定其學說之是否可以接連採用。作者今不為過於詳細之比較，應謂牛頓為物質世界定一永遠可用之大例，以創造自然哲

學，達爾文則爲研究自然立一基礎（別於研究自然物及自然手續），發表自然界之生物部分之最大多數因子中之一。有此發表，然後大規模之化育觀（別於舊時之博物學，即自然歷史），始有思議之可能。此歷史名詞，即啓發其他相似之字。政治歷史在第十九世紀間所經之變，所經之發展，與自然歷史相似。政治歷史其先不過限於偶然、無方法、無審詳、不完全之孤立事變，及個人紀傳而成，隨後則漸有組合，漸有結構，以成爲完全之作，亦由於權衡選擇證佐，及頗勞心力之研究審詳而後成也。關於政治歷史，作者特於別處討論之。作者此時不過欲讀者注意於此兩種歷史，經過其相同之發展，而後有擴充眼界之研究也。學者從覃思考究細目及單獨事實，一旦起而有全體之關係，及經濟之研究，則不能不介紹兩項新要素於研究中，即臆度要素，及理想要素是也。臆度之必要，在乎實在紀載中尚有欠缺，不能不以臆度補所欠缺，以使紀載成爲一貫可通；理想之必要，則在乎學者所討論之發展問題內幕中之融會原理，不能不研究也。達爾文所創之自然科學

及自然歷史（別於自然物及單獨手續之自然科學及自然歷史），有臆度、有理想、以輔助之；亦如培植普通歷史科學，則有哲學臆度及歷史哲學之發異彩之效果，相與攜手，及得其助力。「原註」帕利教授有以今日之博物學家之專功，與所著，一八六八年倫敦版，第三六二頁。」又引此議論於一頭頸之形構——「帕利及貝塔尼 Battany 若讀暗碼，要辨認一張紙中已寫過六七次者三大。極似擦刮其最明顯之字之後（即指印度之羽毛鮮豔之鳥），則似在羽毛較為暗淡之松雞羣中。及將孚舊時，則見沙松雞及 Hunipod 之字跡，在予眼前。再往下研究時，將此擦去，則見有類科之形。此後予所見者為駝鳥，似是一種大個古字。再過則隱而不現，所見者似乎是海龍。其實深藏於下者，則為最單簡之禽獸中之魚，其形構之象形字，尤可追尋，云云。此項問題，作者將於其他各章討論之。

四一、哲學學說

康德、赫德、黑智爾、巴克爾所發表之歷史哲學，是否有實在之裨益於歷史，原是有多數答復之一項問題；至於以臆度修正及審評古籍，及其他古典之有大裨益於歷史家，則並不發生何種詰問。以達爾文學說而論，則所說之哲學思想，為大有造於達爾文學說。此學說之初宣布時，即有已先時預備好處之地位不同。凡是讀過關於此問題之日見其多之著作者，不能不承認發展學

之哲學原則、及哲學名詞，以配合於其學說，猶如預布戲台以爲出場演劇之地。予

所指者，即是斯賓塞自闢途徑，不相爲謀之著作。「原註」所在發展天演學歷史中（學說而論），尙無有相當之思想，注意，亦無相當之承認。遠在一八五二年之時，斯賓塞即有化育觀之思想，此則無疑者。試觀其是年所著之短論，可知矣。此論之名題，爲「發展理想」，登於當時之「導報」，翻印於其一集論」之第一册中。羅曼內斯（Romans）曾指出「見其所著之一達爾文及達爾文之後」第一册，第二五七頁，謂在達爾文之前，雖有多數發表化育觀之嘗試，然而化育觀之出現，及今學界特爲注意，則在自然淘汰學說發現時起。其言曰：「吾人若可可以用改變思想之效力，計算一種思想之輕重，則自然淘汰之意想，是最重之思想無疑。最可怪者，則何以無較爲在早之記言中（去聲），一云云。羅曼內斯於是略及衛爾斯與馬太之已爲人所忘之預言。又言曰：「其尤爲奇異，則爲斯賓塞，此君雖有極大抽象思想能力，又以其全力研究發展學說（其時此種學說，尙爲學界所輕視），竟亦不能命中，發明現在衆皆以爲極顯而易見之思想，一云云。發展思想之通例，在「物種由來」未刊布之前，已由斯賓塞發明。三十餘年後，因有自然淘汰之一定算學公式，或統計學公式，然後爲科學家所公認，其實亦並非專賴此謹嚴算學公式。自博物學觀之，此學說之所以能通行者，尤在生物種之普遍之發展思想。其宗信發展學說者，對於自然淘汰之功用，則見仁見智，各人之見解不同。參觀「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第八册，第七五一度，然後足以發生物種，此時尙不得而知。自然淘汰，雖或未必是發生生物種之完全之理由，其爲最重要之因子，則無可疑者也。」

後證明變異之能性，有其一定，有一定之方向，爲物之所自有，自然淘汰之說，亦不至受其影響也，一云，云。參觀一八九四年，索爾茲巴立(Solzberg)貴族於英國科學提倡會，在牛津開會時之演說，並隨後赫胥黎提議致謝之演說（見「赫胥黎傳」第二冊，第三七八頁）。其言曰：「予今請略說達爾文一物種由來」之大旨。此論所發明者，爲物種之能偶變，及生物由一祖先下傳（「譯者註」亦作世傳），種與種之不同之處，多於原種與變異種不同之處，云云。假使掃除一物種由來論，中之所有一切達爾文思想，動物生物之發展學說，仍然不爲此掃除所動搖，一云云。據事實而言，斯賓塞所最先發明之機力學發展之通例，因有一定公式之後，始爲科學家所承認。此項通例，或將比別例較能持久。由此觀之，則自然淘汰例，能與牛頓吸力通例相比，實爲擬不於倫，因其後各種所揭露，皆能更加證實其算學公式，可見其在自然界有極重要之功用矣。此外尙有與

四四、赫克爾

達爾文並世同享大名者，則有赫克爾教授，其在德國，尤爲著名，其所撰之有機物形構學及創造記，頗有介紹達爾文學說精神於德國之功。達爾文關於生物學之發展，及世傳之意想所公定之世系，有不能銜接之處，赫克爾其在兩大著作中，初次試爲以臆度而填其空處，使相銜接。〔原註〕後來出版之「物種由來論」（第六版，第三八一頁），有達爾文之論及赫克爾。其言曰：「赫克爾教授在其所著『形構學』（及其他著作之中，竭其智能以發表其所謂系統化育，即一切生物之傳世（下傳）譜系是也。」其所列之譜系，大抵依賴胚胎之特色，亦援引同器異用及不完全之器官以爲助，亦以地層中最先發現之各種生物，遺骸爲證佐。赫克爾可謂敢於發起

中之發展一條，第七五二頁）：「膽識不如赫克爾者，見其各種思想，雖免不懷疑。其約化發展學說使成系統之嘗試，及發明其為近代生物學之主要思想，不能不發生遠大之潛力，以轉移科學之進步，」云云。此項最初發起而有膽識之近是辦法，在今世之科學思想史中，應有其顯著之地位。赫克爾之製世系圖，頗注重於胚胎之發展，有較為清楚之發明，以為較高階級之生物之胚胎發展，與從下級而至高級之過渡生物，有其相似；此種相似，則見於動物及植物之分屬或分種。赫克爾謂此項相似為生物化育之大例，亦是個體化育，物種化育之大例，與本類化育及個體化育相平行。此項相似，已早經麥克爾、貝爾、塞耳斯諸君為有限制之發明，遠在達爾文下傳學說未刊布之先。〔原註一所謂「生物化育例」，一已發展一條（一八七八年「大英百科全書」），革得斯所著之生殖說（同前，見於其「生殖一條下」），得拉日之「遺傳論」（第一百三十三等頁）。早年之說之最重要者，則為赫胥黎所引麥克爾之「生物胚胎狀態圖」（一八一一年）。其言曰：「凡生物之元形，只有此惟一相同之形狀，毋論高級生物及低級生物，皆從此一形發展。其發展之狀態，則高級者皆經過下級者之永定之形，，以爲過渡程序，此則生理學家無不注意者也。亞理斯多德，哈勒，哈維，及其他諸君

生多數學者，亦有不過偶然說及者，亦有特別使學者注重此事者，從此得有
「五九年」，唯反對下傳學說，而注重於胎胚發展之程序，與現存動物及已
絕滅之動物分類之等級，有其同等（見湯姆孫「生物之科學」第一三四頁）
（折引）。此項相似，有時亦稱爲貝爾例，貝爾則極其慎重於措辭，以免俗人誤傳其相

似之說；此相似之名詞，只用於四大類動物之範圍內。

〔原註〕湯姆孫有言曰：

此說，則知貝爾劃爲多數界限，而後承認經過生育階級之說。貝爾不甚相信
此說，不如近日胚胎學家巴爾福及馬沙爾（Marschall）相信之深。（湯姆孫第一
三三頁）。在赫克爾未刊布其「形構學」之先，刊物衆之最清楚發表經過
三級學說者，則爲米勒。佛里慈，以一八六四年，刊布其著名之短論，名
曰，「維持達爾文」，一八六八年達拉斯（Dallas）譯成英文。米勒係居巴西多
年，孤立深藏，專致於科學嗜察。及其名作一出，達爾文極爲歡迎，以
爲由此是最有力之輔助其學說之作，稱米勒爲首先發表生物化育學例之人。
種由來一，屢屢提及米勒。得拉日謂米勒爲首先發表生物化育學例之人。
見「生物學之承繼」第一五九及第四六九等頁，此與赫克爾「創造記」
之第十三章之宣誓相合。雖然，作者不能不聲明，此與赫克爾「創造記」
物學家所喜。赫克爾自己，亦承認個體化育與系統化育之相似，不過指大
概而言，並非十分準確，有時有縮減之趨向。又謂後來之境化，可以遮掩
古時之形態，云云。參觀湯姆孫「生命之科學」，第一一三五頁。案齊格勒
(Siegle) 評評「下傳學說之今日地位」（耶拿版），一九〇二年第十ニ頁，

承認相似學說，頗不能盡副科

當時亦無人嘗試組合植物之系統化育於動物

四五

默克文組合
兩家拉馬哥

系統化育，使同歸一路。至赫克爾乃始爲之，以詳細世系爲大規模之部署，以界限未分，究爲動物抑爲植物之生物（「譯者註」）爲起點，從此分爲兩大枝——一大枝爲植物界，一大枝爲動物界——每大枝又爲小枝，小枝復爲小枝，以分綱、分目、分屬、分種、分變種，以造成其假設之實在自然分類；此則從薈氏及林尼阿以來，多數之分類家不知不覺所研究者也。因有此規模之著作，赫克爾不獨只用遺傳之境化例（即苗裔之發展，再發現祖先之特性是也），且用宣布較早爲拉馬克所指出之分類法，其實赫克爾組合達爾文、拉馬克兩家學說；其他博物學家則不然，往往析分爲二，由是而分兩大學派，所謂新達爾文派及新拉馬克派是也。「原註」然

之與牛頓吸力例同爲學界所公認，則發生此三個問題，亦一曾提倡深藏未揚之承受及遺傳問題。二，仍要追研究到底，以求自然淘汰之原因。研究變系及遺傳者，即從此路徑進行，包括達爾文以後之生物學之各種研究：此問題難解之時，期尚早，不過比吸力原因問題之後之解決，似爲較近。三研究，科學家之有大志者，期欲以此說，或修改或擴充，試以物。自從牛頓揭露吸力爲普適物理學說，有波斯科維亦及法國算理學派，試以物。難相吸之意想，作爲普適物理學說。其在

達爾文之先後之試驗其大志者，吾人可以斯賓塞，赫克爾，內革利足，為取要承認其他作用，而皆取材於拉馬克之能啓發心思之著作。此一部分之哲學著作家，皆以為拉馬克之原理，比於達爾文較為可以作基礎。以美國之博物學家為居多數，如柯普⁽¹⁾、海格特⁽²⁾、是也。此一部分是為拉斯馬克派。此數位之見解，見於帕刻德教授⁽³⁾所著之一發展學說之發起人拉馬克論一之末章⁽⁴⁾。今將其所行此派之開理，附錄於此。其言曰：「達爾文之自然淘汰，乃斯賓塞之最適宜者得生存，不過發表最後克論」之末章⁽⁵⁾。一年版。今將其所行此派之開理，附錄於此。其言曰：「達爾文之自然淘汰，乃斯賓塞之最適宜者得生存，不過發表最後

之結果。其已得生存之新物所由起之手續，或自然選擇所保存者，則用環境連同承受遺傳之力，以為之解說。上文所引之自然淘汰，及最適宜者得生存之語，往往為人誤認為原因。其實此兩語，不過簡單說出一串原因，可以照斯賓塞之意，稱為經歷改變之生成功之效果而已。此一串之原因，可以照斯賓塞之意，稱為經歷改變之生物所處之環境。是以一項大為近日科學揭露所修正之拉馬克學說，似若可以對付解決物种由來，及高级生物所遇之種種為難問題，一云云。讀者亦不宜注意者，則又有一事。富雷⁽⁶⁾斯雖非拉馬克學派，亦以為自然淘汰之說，不足以解釋較高級之知識。生命之發展⁽⁷⁾見所撰一達爾文學說一第四六三說等。

頁一 赫克爾之著作，雖其本人亦承認大概多臆度之說，而頗有推廣而又能使俗人易明化育觀之功，⁽⁸⁾原註一赫克爾之言曰：「吾人之系統化育學說，與其太古時代事變之原因及其趨向，使得相為連接，以成片段，而無直接之研究之可能。自太古以來，今日存在之動物植物，不知經歷無盡階級之變化，而得之下傳歷史，永遠不能完全，毋論有何多數之直接消息者，吾人賴實驗，而得之。」此既非疇察，亦非試驗所能得有直接消息者，吾人賴實

莫能相助也」（見赫克爾之「系統化育」，一八九四年版，第一冊序第六頁）。且吸收人類學及地理學於其範圍

之內；此即與重著洪保德之大世界無異，不過洪保德是純粹從實寫方面着想，此則從化育方面着想。吾人讀此種著作，及與其相類似之著作，即覺得在此一方面，已漸漸走出科學之深邃範圍，不獨已走入臆度區域（不入此區域，不能知上古），且入於哲學思想世界中；哲學之研究，與科學取徑各自不同，此則在另部討論。在彼一方面，學者果於自信，習用下傳及境化兩意想，則覺得所依賴者爲兩大事實——即生物之遺傳及生物之變異是也。此皆爲化育觀所依賴者，然而遺傳及變異兩名詞，尙無清楚界說，更無論解說矣。此實學者至此，已與生命問題及生命界說會面矣。形構觀及化育觀皆不限於生物界，此兩觀雖由是而發生，而可以從此推度，至於較爲廣大之無機體及宇宙變象。湊合於此多項大觀者，則有生命之變象，以三宗有定之意想以爲之助——即以細胞意想爲形構之基礎，或生命之單位，及承受遺傳與變異之兩種意想是也。〔原註〕一亦有博物學家，加上境化者，以爲因子者也，此則拉馬克及宗其

說者所發表。惟是境化是變異之諸原因之一，即如自然淘汰是其後效之一也。自然淘汰是過於繁複所發生之必要，至於境化，以個體而論，誠為不能不公認之事實，若以承受遺傳而論（即指種類之發展），仍是一個尚在辨駁中之問題也。此則由於環境潛力大問題之內，作者將於此後別章中再為討論之。其研究此問題之最有價值之作，則為斯賓塞所撰之論數篇，題目為「生物發展之因子」，登於一八八六年，之「第十九世紀報」，其後有所增補，以一八八七年另行。在此諸篇中，斯賓塞又發明達爾文在其後來之著作中，亦包括環境之潛力，謂是發展之重要因子（見翻印之第二十九等）。

（一）自從第十九世紀開始以來，即有一般學者，特別注意於此三宗思想，自稱為生物學家。此派所由之途徑，及所得之大概效果，作者將於下章討論之，稱為「生物觀」，用生物二字之狹義。因爲區別下章及本章與前章之討論，作者不用「生物觀」而用「生命觀」。〔原註〕從訓詁方面觀之，生物與生命兩字之意義作生命科學，此則只能在生物學中研究。惟是造成生物之元始物，與造成無生命者相同，其化學的及物理學的手續，亦大抵相同。因爲學者之科學知識（即指確切真正有用知識），皆得自於先研究無機體變象始。近今百家年間，生理學及醫學之大端進步，皆由此方面而來。其致力於此項研究者，簡直不必過問生命問題。是以在大多數之生物學著作中，頗罕見其有生者，自命為研究生命之作中，欲求其特別變象之異於無生者。此外則有少數之著作者，自命為研究生命之特性，與其特別變象之異於無生者。吾人則不

聲明不另擲一名詞，以區別此兩種著作。作者是以用生命名詞，惟是要先為此派思想家或流入於或先假設為一種生命原理，以研究生命變象，或歸之結果為毀滅玄學，即如康德之研究，其哲學亦得稱為玄學家也。最顯而易見者，則為形構學觀及化育觀，若不包括生命之形及其手續，皆不能完全。此兩宗學說，皆由此問題發生，亦由研究而引入於此問題，並皆假設為此問題已有解決。今試討論第十九世紀之試為解決此問題之事業。

當未討論此事之先，作者應請讀者注意於自從達爾文以來，化育觀所得於外界之助力——其尤著者，則為推用普通化學及物理學於地質學及天文物理學。「原註」謝林，奧經，斯華芬斯等之意，誠以大規模之發展學，應包括天地萬物（生物及非生物）。因為此學派往往發為怪誕議論，故其思想不為學者所看重。黑智爾以邏輯範圍之，以為可以補偏救弊，在研究確切科學者心目中，則又以為此大問題為黑智爾所完全破壞。其研究生物發展切究學之諸巨子中，只有其最偉大者比爾，為能體會謝林之大目的。外國之研究發展學，則限於胚胎學，其研究他門科學，則惟以靜力方面為目的。於是有退化之趨勢。而斯賓塞在一物種由來一未宣布之前，即鼓吹以動力方面為重要，較為有大功於科學。斯賓塞有言曰：「見其一生，物發展之因子」

其第五頁)：「少數改學者之宗仰連接發展之學說者，必真理由」，然而尙有多數未能以此學說為之解決者。予亦此少數學者中之一，然而前此只專心於與理由相合之事實，而不顧事實之與理由不合者，自今觀之，未免誣異生，一云云。斯賓塞似是最初用發展(天演)一名詞，以包括天地及有生命及無其後所宣佈之過於繁殖而有淘汰之說，頗為化育觀增加勢力，同時未免置生命大問題於後列。

四八、物理學及化育觀

上冊之第七章，研究物理觀及發展包圍『工能』之名詞之各項意想，作者會發明，在第十九世紀中葉，因介紹此各項意想而得一引綫，可以發見自然變象與時間處間之關係。在此之前，則有物質常住（即不毀不滅）之原理，以為各項研究之嚮導，無論物質世界中有何種變化，皆得以物質常住以解決之。化學既有一權衡以為之助，則以此常住之公論（公理）為基礎。及有邁爾、赫爾姆霍茲、朱爾之功業，於是在物質世界又得一物，名之曰『工能』，與物質相同，亦不毀不滅；於是發生兩大問題，『吾人若受工能，此工能究從何處而來？吾人若失工能，此工能究從何處而去？』學者既承認，吾人能依賴之積儲之工能，由於太陽之熱；太陽無

時無刻不有輻射於外之熱，有多少部分是用去者，有多少部分是無用而耗去者，有多少部分是儲於化學物。例如地球內之煤，此是積古太陽熱所化成者。於是科學家又發問，太陽之熱又從何處而來？此熱又是如何保存？拉普拉斯所提議啓發，及通俗著作家所發表之宇宙創造之說，只注意於太陽及行星系之物質，而不顧及其熱或太陽所供給之工能。〔原註〕克爾文爵士之言曰：「普雷非耳（見行星是永動，何以不想自問太陽之熱則何如，何以不問太陽是否一塊異物，受命發熱永遠發光耶？」（見克爾文一八六八年所著之一地質時間論）

氣學說，假設太陽系及他系（自遠觀之，只見是恆星），爲燃烈星氣類物質凝結而成。此項學說，創於未揭露熱力動學之前。不然，是不能假設星恆星之物質，其始不能一定只是烈火」。〔原註〕見「演講集」第一冊，第五十七頁。 地球外面之變化歷史，則幾乎全依賴於此工能也。赫爾姆霍斯之言曰：『但是物理各例，原爲心目而設，如遠鏡之能窺見已往及未來之幽深黑闇。』〔原註〕見「演講集」第一冊，第五十七頁。 在新發明熱力相生之學說之理論及試驗諸著作未刊布之先，已有赫瑟爾·約翰爵士在南非洲之南，

以試驗而度量太陽每年所用去之熱。其時法國則有浦耶爲獨立之試驗，所求得者爲極大之數目。

『原註』測量在一八三七年。所得數目，頗能相合。此項

學說柏立所著之『天文

學』第三九七頁。爲使俗人易於明白起見，則作爲地球外層爲冰所裹，爲

太陽每年之熱所能溶消者，其厚爲三十密打，即一百英尺。邁爾似是最早發問之人，其所發之間題曰：太陽所用之熱，既如其多，有何來源以供給此熱耶？假使並無供給，在太古時代，太陽之熱度早已大爲低降，而地面之熱度隨之，然而有歷史以證明，地球熱度並未低降也。邁爾之答復此大問題，則以熱之當值及動力工能爲

根據。按拉普拉斯之宇宙開闢學說，

『原註』邁爾發起太陽之熱之所由來及其保存，爲由於流火，似並未將此流火學說

說，及組合於康德及拉普拉斯之星氣學說。當其最初在一八四六年在巴黎學會

小行星，猶流厚冰雹，向太陽縱橫飛撲，迄近太陽，則其運行之猛力亦漸告消失矣。（見邁爾『書輪論文集』第二六四頁）。非厄謂邁爾因其意想

與拉普拉斯星系元始之學說相反，是以並未報告其所發起之學說，亦並未顯言。勒夫累亦嘲笑流火理想，因照此理想，太陽之所以能維持其熱者，並未由於早膳晚膳皆以流火果腹也（見倭爾夫之一宇宙發展論之榜樣，而不第二知解引，

想用熱力動學以爲之助。(參觀其所著之一論說集第一冊第一冊，題目爲「星氣理說」，則不難尋中真解，即所謂縮小學說是也。)假使當日邁爾將其意想組合於拉普拉斯之宇宙開闢說，則留待一八五四年，赫爾姆霍斯爲之發明。以爲太陽元始爲收集宇宙間之天象物質而成；此種物質，因受吸力而有極速之動，一旦收集，其動受阻，由是變爲工能，工能則變爲熱。此項收集流火物質之事，自古至今，未嘗停止，太陽得此供給，以賠補其輻射所失之熱。赫爾姆霍斯其後研究工能之常住，亦致力於此問題，一面亦承認邁爾學說之若干部分，(原註一亦以此時研究此問題，先著爲「太陽系之動能說」(愛丁堡皇家學會報告)，又附載於湯姆孫及退特同著之「自然哲學」。證明邁爾式，及高忒斯登(Waterson)獨立所發明之流火學說式，又印於第一冊之通俗演講集，又見第三六五等頁，又見第三七三等頁)。證明即使無流火等物之收集，只以太陽之氣體物由吸力而縮小，亦足以發生源源接濟之熱。又曾演算表明太陽視徑之減短所發生之縮小，自太古以至於今，其數甚微，不能爲吾人所覺。學

界皆大概公認赫爾姆霍斯此學說，以爲適用於解說太陽之所以能維持其熱。克爾文爵士云：『以牛頓及朱爾之原理爲基礎，足以解說太陽之已過及其將來之時期之歷史。』〔原註〕見克爾文爵士（即湯姆孫）或廉所著之一通俗演講集（第二冊），第三一頁。

五〇、光帶分析

自一八五九年創製光帶分析術，則有他法以驗明此學說之正確。當時證得三棱玻璃所成之光帶，所現之各色，能使學者得有發光物之特性之知識。學者從光帶，則能知該物是否本物所發之光，抑或反射他物之光；能知發熱光之物爲何物所造成；能知其是發熱光之實體，抑或是氣體；又能知該物之是否行動。星氣學說以爲行星系之元始，由於發熱光物，或是發熱光氣體，因受吸力而結集，成爲各中心：自有熱力動學及光帶學之新揭露，則能使學者擴充及修正星氣學說之不足，且能供學者以較爲細微之研究。其假設爲元始分散處間，結集而成爲吸力中心之物，不必一定要是發熱光物，或發熱光氣體；即或是冷而實如塵土然亦無不可；因其動被擋阻而變爲熱，於是發熱光而熱度升，隨後有若干時間則收集外來

之物，或漸漸縮小，得有接濟以維持其熱，惟是在可能計算之時間，此熱則漸漸輜
射散失，則遺下一個冷而重、無生命、無光之物。『原註』參觀赫爾姆霍斯『演講
集』第三版，第二冊，第八十八

等頁

吸力之作用，有時發現冷物之存在，其密率頗大於地球，如天狼星之附屬

（行星）是也。分光鏡且能發露星圈或星氣之發展不同之程度，此則合於行星
系化育手續之說所啟發者。此項科學議論，其中自有多數之臆斷，及不能視為定
準之處，學者得有蒐集而未完全之多數事實，可以任意鍊鑄成種種學說。其試

撰宇宙歷史者，法國則有非厄，

『原註』見其所撰『宇宙本原論』，一八八五年巴黎刊第二版。作者因拉普拉斯之宇宙創造

學說，與科學之實情不符，則採用笛卡兒之臨場學說，以發明恒星系原始
情形說，不適用於現在情形。其序文中有言曰：二十年前，世人多有深信
開闢世界之制度論調者。若考之近世太陽學及星辰運行學之記載，即可知
其詳矣。而今日世人之觀念，則較前大相懸殊，蓋因熱力學中，已將日球
所儲之熱氣，證明而規定之也。又對於遠距星辰之內部組織，在虛怪學中
，已曾詳述。而古時生物學一書，亦能使吾人詳知地球上四季不分，氣候
不定之時代之狀況也。一
英國則有羅挈。

『原註』行星系中有數座行星，有反常之行
動者，非厄則用巧妙之法，修改舊時始創之星氣學說，以解說行星之有反
常行動者，且試以解說熱力學及古生物學記載，所發現之失熱及供熱之

變化學及電學之變象，而有近十餘年之精力，創立一特別學說。由分光鏡所發現而推得之，太陽及其他恆星之質料，不能相符。羅翠試以其所創立之學說，以調擊之學說，則以其本人之曉測，及以上諸家之曉測為根據（其著作中頗引以上諸家及餘人之著作）。其理想具見於所撰之三書中，即一八八七年出版之「太陽化學」，一八九〇年出版之「流火理想」，一八九七年出版之「太陽在自然中之一地位」。其後有彙集所有憑證，撰為一極能移人之作，即名曰「以光帶研究之無機體化育論」（一九〇〇年刊行）。此諸著作之主要思想，發起於一八七三年。其時羅翠有言曰：「假使吾人承認化學家之原云云。」見一無機體化育論，（第七一三頁）。此種絕交思想，頗為學者所評駁，非有歷時甚久，及極耐煩之化學及天文之間之顯脫研究，不能有穩固之成立。羅翠又言曰：「化學家並不注意於天文之間之變象，而天文學家又不能有不注意於化學之世界。」予所研究之區域，皆在低熱度之區域，全是以分子之分佈為主。研究之後，則居多為高熱度之區域，在此區域中，水銀之變象與恒之變象相同。據而言之，光帶分析所研究之事變，其發生之熱度，比平常化學事功之熱度，有天淵之別，（云云）。讀者宜注意，自生從絕交之理想發表之後，則有多數另闢途徑之研究，而引出相間之言曰：「人類是再要進步以研究原子，學說是也。」柏德樓於一八八〇年所記之言曰：「人類是再要進步以研究原子，學說是也。」柏德樓於一八八〇年所記之言曰：「人類是再要進步以研究原子，學說是也。」

行！若欲另創一字，具有一種特別建議法，則亦甚困難。惟層樓等間，以點綴之也。一見其「無機體化育論」（第二十八頁），是為初大證實絕交學說，即見於克魯克司之皇室學會演講。羅挈之言曰：「克魯克司在此演講中，發表其逐層之關係，引生其思想，謂此有種勢之分子羣，經過所謂破分手，發表，而破為要素」（同前第一一六頁）。克魯克司已於一八七九年，暫時承認絕交學說（第七十四頁）。門對雷葉夫之週期律，原有反常之處，賴此學說以爲之解說（第一六七頁）。其後他科學家之專研究此問題，如布洛狄（Brody）及勒德堡（Rydberg），亦有同意之發表（見第一六四頁）。以上諸說，及新近湯姆孫·雅各之電學研究（見前文），則維持普朗特曾經草擬之說，即謂學者所稱爲原子，其實是化合物或湊聚之物，或繁雜之物，爲有電氣在，故有相似之微點接交所造成（見「無機體化育論」第一九八頁，及第一九〇頁，又見於湯姆孫所著「經過氣體之放電說」，第一九一頁）。此兩君所試爲之事，即赫克爾在較爲有限制之區域，所已作之生物歷史之事。雖有多數科學專家，以爲此項嘗試爲時尚早，「原註」作者操論持平，理據之也。士愛那在其有價值之著作中（美國有譯本，稱爲「天文分光帶學」，刊於一八九四年），對於諸學說，頗有重要之討論（見序文），及德國版之第二部，第一章，論流火學說。其所著之「宇宙構造論」，及一九〇一年來比鎔版，則並未討論各項化育觀。較舊而極有價值之傳

雷夫所撰一天文史一(一八七七年)出版，及天文學大冊，共二冊，為有可能研究之問題，而為難殊甚(見天文學大冊第二九八頁)。亦不無兩節。新近刊行極佳之柏立一天文學史一(一八九八年版)，亦不論及宇宙之發展，只承認一宗普通根據確固之說，是以在十九世紀之某年，是否應詳論天學之星化育說，見第四〇九頁。是以在十九世紀之某年，是否應詳論天學之星化育說，見第四〇九頁。

問題，誠為一疑問。以科學思想而論，則不同。有多數之大思想家，對於宇宙物理學，頗主持化育學說之理論，及其推闡之法，亦與對於討論生物學亦相同。純粹科學家，雖以為建立天學之化育新學說，為未到成熟時期，且亦未免冒昧，然而以化育觀研究自然，則從羅挈著作，以分光鏡光帶分析發露之天地之物，則只得有極有力之援助。三十年之前，克爾文爵士有言曰：「其始以為分光鏡只能研究太陽及諸恒星之化學，今則全體諸例，皆可直接研究。用此有極大力量而又極靈妙之證驗，學者已能窺見諸恒星之發展歷史矣。」從前只有太陽及恆星化育學，今則有太陽及恆星之生理學。(一八七一年英國科學提倡會會長演說)。然而頗能以大規模或小規模之觀——通俗演講集第一第二冊，第十八〇頁。

化育觀，深印於今代之思想中。

第十九世紀間，科學家從不同之各觀點，及各闢途徑之闡理，以發明天學，地質學、博物學、之化育學說。一經發展擴充，則相接觸，各家學說有相合者，有相矛盾者。其以地質之記載，及古生物學之揭露，發明物種之歷史及其發展者，則相合；據

胚胎學家、動物植物系統學家、及古生物學家所發表之自然歷史，則日見其互相證實，互相發明。至若以地球而論，其從地質記載觀點、研究所得之效果，與用熱力動學所得之純粹底數，則不能相合。克爾文爵士曾經發明，〔原註〕此問題之始於一八六八年著

已二月二十七日，克爾文在格拉斯哥地質學會之演說，對於地質學之均勻學說，為審數言之反對。此演說之發端，數語曰：「今日英國之通俗地質學，與自然哲學大相矛盾，」云云。其後又言曰：「今日英國之通俗地質學，與自然哲學大相矛盾，」云云。此兩篇著作，翻印於「通俗演講」第一冊（見第十頁），第四十四頁。一八六九年，赫胥黎在地質學會演講，則為地質學辯護，翻印於「教堂演講」，一，一八九一年版，第一九八頁。是年克爾文爵士在格拉斯哥，反駁赫胥黎之演講。同時指明，近日通行地質學，視地質時為「有無限之既往，有無理限之將來，」云云。此引佩治Perceval所著「地質學」。又謂克爾文之理論，亦含有無窮期之時間，以使自然淘汰得以受此時間內之情形，以爲之進行，因自第二期後部分起，達爾文曾謂總要經過長過三十萬萬年時間，一云云。一物種由來第一版，第二八七頁。又指明哈同及宗其均勻及學說者，誤信太陽系為有穩固不變之勢，而不顧及工能虛耗，以爲今日發展學說之新思想，亦不顧一圓從前輻射及變冷，更不想及工能虛耗，以爲今日發展學說之新思想，亦不顧一學家，牛頓，及其他較爲在後之地質學家之舊思想。自從此問題有如是顯著之公布之後，天學家，舊物理學家，同前，地質一學家，不獨「如赫胥黎所求得地球之能存養生物，已有若干年之近是數，生物學家加引理據，以求得地球之能存養生物，已有若干年之近是數，生物學家

物亦因是而修改其公定之均勻相連接，此原見於達爾文學說。此各項生物學及修改其公定理研究之處。在英國則有貝蒂孫·威廉 (William Bateson) 之大作「名研變異之載」，並不相連接。其在大陸毛煩圓之迅速發現，或忽然發現，早已習聞，並非新意，雖關於一七八八年，變種之遲發現，或忽然發現，早為學者所忘記。聖提雷耳則研究此問題，可參觀得拉毛煩圓之創解，早為學者所忘記。新近數年間，則有荷蘭植物學家得甫里日發斯 (De Vries) 調停不變種及變種兩說，又調停地質記載及生物記載兩說，而另起偶變 (Oscillation) 與恒變 (Steadiness) 之試驗。蝴蝶及遺傳期，及異種受精之變結與個體相同。提及斯坦佛斯，則主持忽然變形 (Suddenness) 之說。又謂每種皆有其始，皆有其終，則必有若干乍變期。其結論曰：「自元始以來，則必有若干乍變期之存在。」又謂最要之化工，是由單位造成。高級千作，可見得兩個乍變時期，相隔有數千年，始見一數目，約有數論植物，當有數論，其言曰：「此種計算，雖不能免於受人批評，然而有殊途同歸之效。」結論定一，有可更改。地球之有生物，已有二萬四千萬年矣。吾人即以此數，以千作，為生物年之方程式，吾人當能計算高級植物之元始。

里登斯在漢堡之德國科學會演說，又見「十二論」，第六十六頁。密爾斯另從一觀點研究，又見克爾文，第二〇二等頁，又見「研究」，第六十六頁。密爾斯另從一觀點研究，又見克爾文，第二〇二等頁，又見「研究」，第六十六頁。

接之事「外觀却有，其實未必真有」，此說則可以解說天工亦有其斯義不相違者所公認。此語為來布尼茲所主張，近代思想家則大不以為然，謂是舊道學派之陳言。〔參觀得拉日之一生物承繼論一，第二六六頁。〕謂自

從來伊爾以來，地質學家所習用之不可思議之無窮期時代，並不為吾人近日所得之地球變冷之時期之知識所維持，如是則生出一難題，使自然哲學家研究——即如何調停地質學紀年及熱力動學紀年——研究化育學者，當必以為極有意味之間題也。其比此問題較為重要者，則是上冊第七章所提及之工能虛耗（或散蕩學說）——克爾文爵士先於一八五二年，已見及此題之與動力及宇宙之重要關係，此則科學思想所未能融通者，流俗思想更無論矣。

物質常住、工能常住兩學說，則令人發生以自然是永動不停之機器，物與能俱不毀不滅；以為亦如吾人習慣處置之純粹機械構造，有還原有掉轉之可能。惟人為之機械，與天工不同，細心考驗則能知之：物與能雖皆不能毀滅，而物之化育，或物之歷史（即物之相繼發生之變象，及其手續與變化），則專依賴於工

能所存在之情形；工能之普通趨勢，不是失去，是變爲無用；變化及作用，即物之生命所依賴，使不同變作相同，如水平及熱度之有高低之不同，如動之有快有慢。此即天工與純粹機工之最大分別。此則可以解明天工之不能掉轉，不能還原，即以計時鐘錶之不能令其倒行，天工只能行一定方向，無倒行之可能也。此項天工之特性，有多數學者試以機械法爲之解說。此項特性似令學者發生意想，以爲天工必有其始，亦必有其終，在此始終之間，則有自然之生命，或自然之歷史，而同時所存儲之工能，則不免於慢慢下流，慢慢退化，由有用工能變作無用工能。

此工能之散蕩或虛耗，或工能退化學說，不獨能引學者再進一步，不獨實寫天工，且實寫其祕奧。有科學家發爲議論，謂學者所研究者，不過是存在之物之小部分，不應以受束縛之瞻察爲根據之意想，推展於宇宙萬物之全體。例如工能輻射，散於處間者，吾人究不能知其此後如何變化。此語宜爲學者所常存於心。又有科學家提醒學者，謂通俗天文著作，所引之第十九世紀初年，所發表當時所謂行

星系之穩定勢，不過是近是之說，學者不宜忘記。然而另從一方面，吾人則每日必見眼前較小局面，即有永遠循環之自然力之躋高及降低。此指自然生物而言。吾人因為瞻測生物之生死循環，因而想起自然全體，亦有生命，亦有歷史也。學者不知不覺為其所引，而研究生命，研究萬物之化育，有大規模之研究，亦有抽象之研究，然因研究化育，而忘却眼前進行之生命。形構觀及化育觀，原皆以生命為起點，而學者漸漸忘記本題。學者應從此回頭，研究生命，試觀在第十九世紀期時代，對於研究生命（此即真正之生物觀）有何進步。此為下一章之間題。

